

年

卷

期

18

1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二六一號)

(民國十八年三月)

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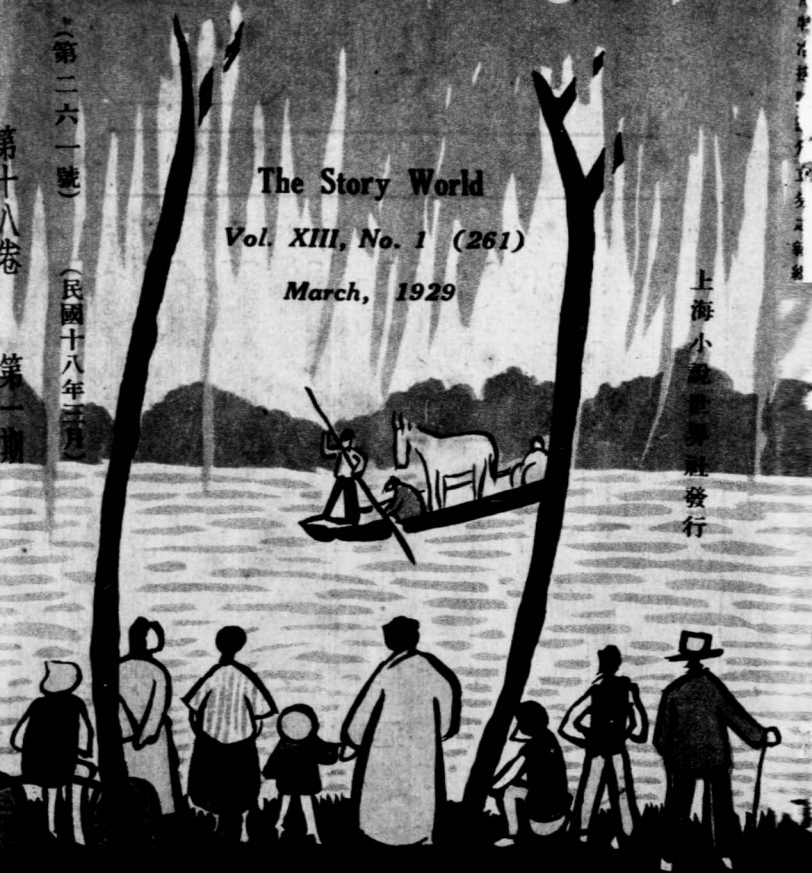
第一期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1 (261)

March, 1929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開學用品

商務印書館
發售

教科書及教授書

大學院審定

新時代教科書

(初小)已出八種

(高小)已出四種

以上教授書齊備

(初中)已出五種

(高中)已出二種

新學制教科書

(初小)已出十種

(高小)已出十五種

以上教授書齊備

(初中)已出二十種

(高中)已出二十八種

(商科)已出十一種

(工科)已出十三種

(農科)已出十五種

現代教科書

(初中)已出十一種

(師範)已出九種

新撰教科書

(初中)已出十種

其他各種教科書

中西文具

毛筆 徽墨 鉛筆 鋼筆
自來水筆 石板石筆
墨水 墨汁 膠水 漿糊
繪圖器械 畫筆 顏料
書包 書夾 字帖 紙簿

學校設備

理化器械 化學藥品
標本模型 運動器械
孔雀牌 風琴 英文打字機
樂府牌 風琴 英文打字機
國語留聲機片 複印器具
英語留聲機片 學校表冊

最新批到

和平牌 自來水筆 歐洛克足球
德國複印器具 繪畫用品
化學用玻璃器 測量器具



小說世界 第十八卷 第一期 目錄

圖畫

- 波上馬嘶看棹去柳邊人歇待船歸（豐子愷作封面畫）
- 檳榔嶼山頂鐵道（兩幅）
- 馬遠畫孤艇
- 中國小說家冷血肖影
- 湘君像
- 顧印伯寫蘭亭墨跡之七

短篇小說

- 困厄……………芳洲女士
- 情證……………沂孫
- 五平翁的失策……………唐小圃
- 俘囚……………碧漪女士
- 澡堂瑣談……………唐小圃
- 白澗田
- 董家深
- 情場的失敗者……………董家深

雜文

- 南社掌故續錄……………秋山
- 九華山紀遊……………蔣竹莊
- 黃山紀遊……………蔣竹莊
- 文學中的桃花和桃實……………呂伯攸

劇本

- 隱瞞……………張舍我

長篇小說

- 換巢鸞鳳記（二十九）（三十）（續）（完）……………俞天游

另外一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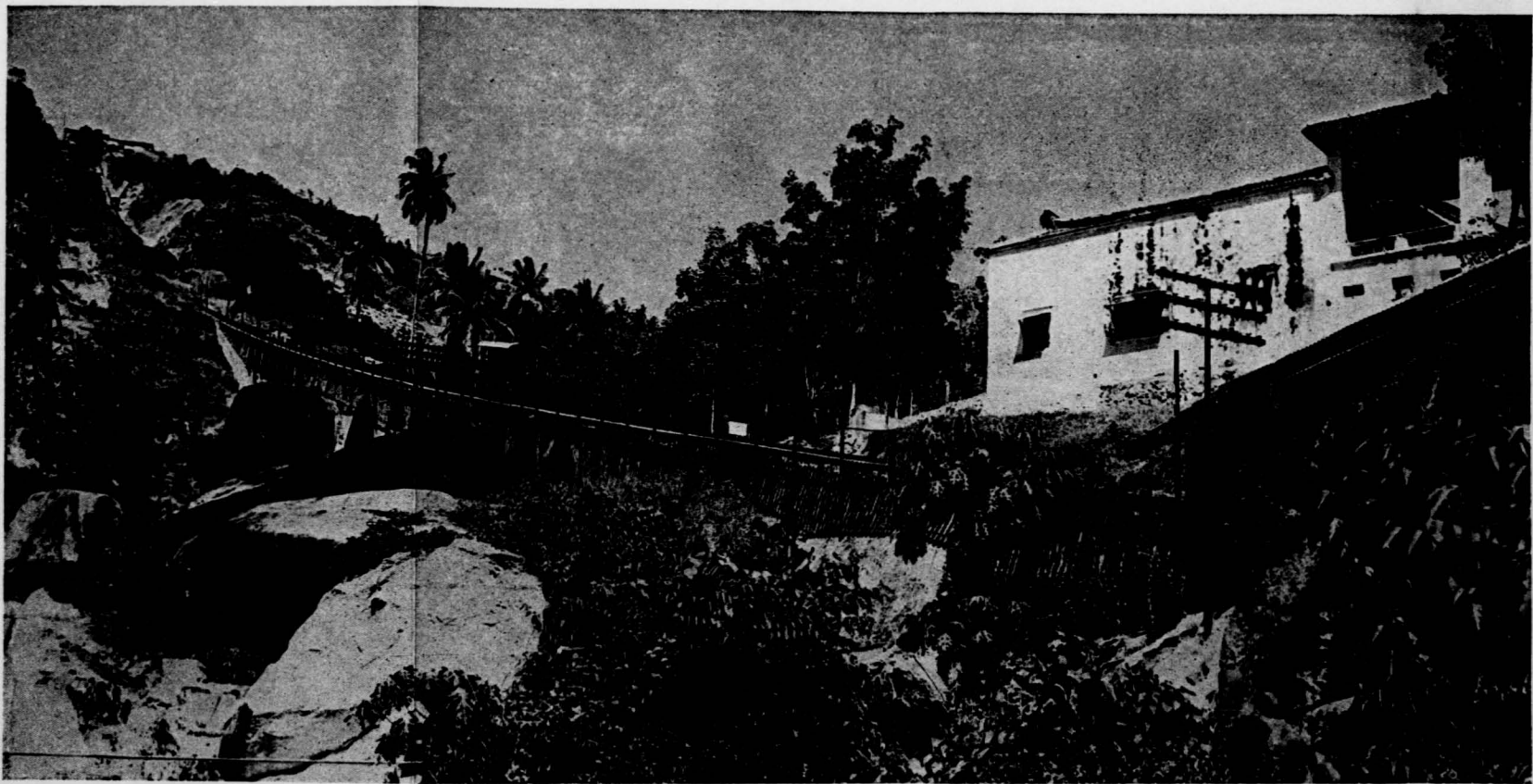
- 黃山僧……………蘇雪林女士

補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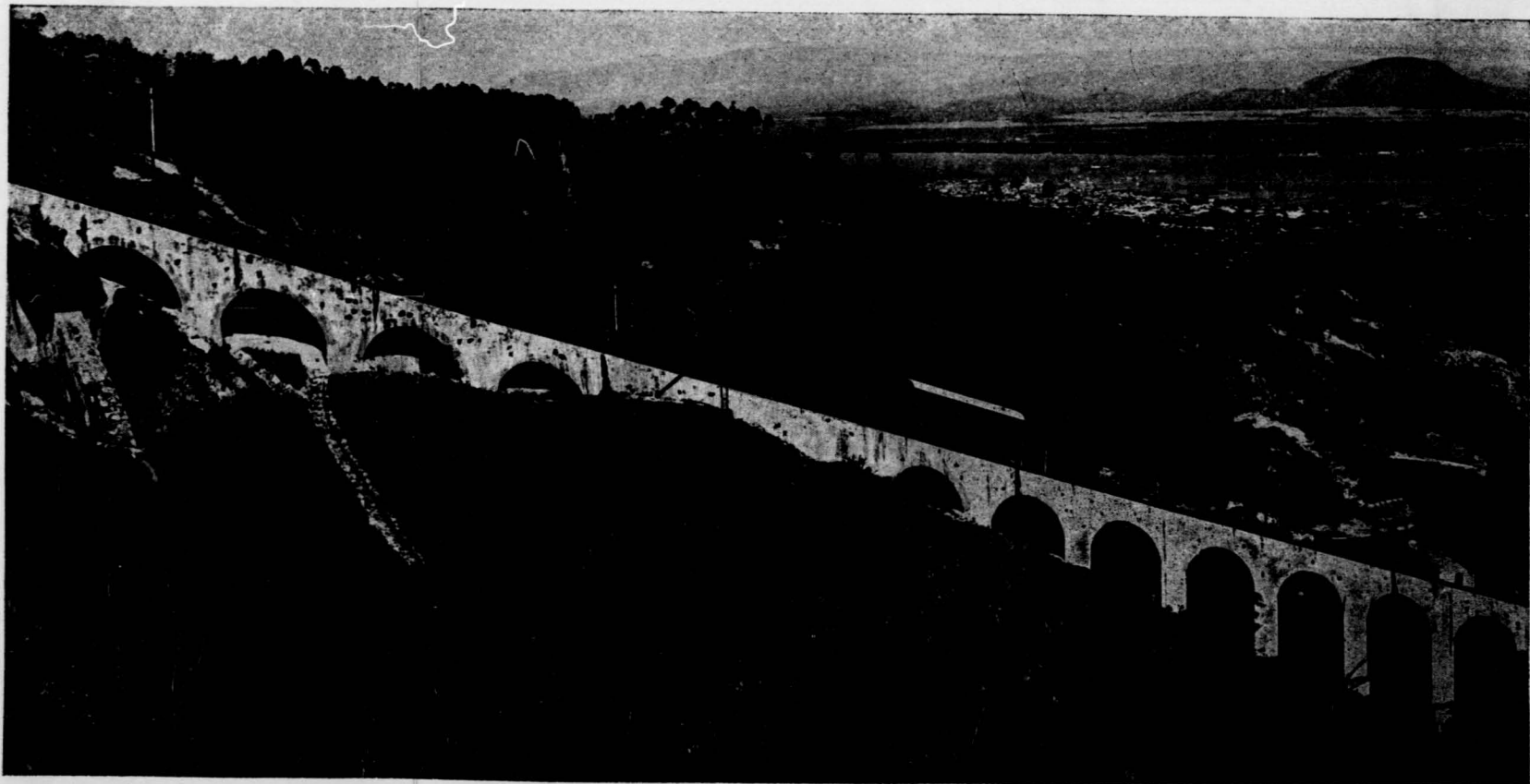
- 雪花
- 賣菜傭
- 寂寞
- 買菊
- 守歲
- 早春郊行
- 中國最早之國文教

810.5
598.5

科書 □蚌埠的金龍四大王



(贈 生 先 翰 屏 張) (一) 道 鐵 頂 山 之 嶼 椰 權 洋 南



（贈 生 先 翰 屏 張）（二）道 鐵 頂 山 之 嶼 榔 檳 洋 南



馬遠畫孤艇



像肖血冷家說小國中

江妃二女神圖



湘君湘夫人像

(據圖書集成影印)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
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
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
將有感於斯文

(卷前續)七之跡墨序亭蘭寫伯印顧

編者曰

這又是本雜誌十八卷的第一期了。今年取材，編制等項，大概和去年差不多，不必多說；只把這一期應注意的幾點說一說：

困厄，是芳洲女士描寫家庭生活的一篇小說，看似平淡，實是一篇描寫極精細的作品。
情證，是從法文本譯出的。原本曾被大夏大學採作法文課本，譯文也極流暢，譯者沂孫先生就是王西神先生的令兄，法文原文與譯文均佳。特為介紹於讀者。

長篇小說換巢鸞鳳記已登完，下期預備另登「長篇科學小說」。

本期雜文的南社掌故續錄，是繼前卷二期南社掌故而作的。讀者讀了前卷上的南社掌故，

不可不讀這一期上的「續錄」。

第十七卷第三期退翁所譯的怨一篇，其第十四面「伊終不會拉他回來的」句以下脫去數句如下：

伊寧死也不要他回來。伊把馬瞎鞭一頓。「快跑，老女，我們要來不及的。」
特爲補錄於此，以當更正。



最新運到

德國手提箱式

複印器



▲此為複印器中之最進步的出品。外觀無異手提行篋，其內有機架、機牀、鋼板、蠟紙、膠棍、油墨等件，均裝置於適當地位。

▲此器特點甚多，擇要述之：(一)形式玲瓏，便於攜帶。(二)蠟紙質料極佳，一紙能複印二萬張以上。(三)鋼板網紋精細，用以墊寫蠟紙，字跡勻稱明晰。

▲此器為最簡便最耐用之宣傳工具，凡公署、學校、公司、工廠、通信社以及公共團體，亟宜購置。

目 價	
元 十 三 具 全	
購 添	
油 墨 每 管 一 元 二 角	鋼 板 每 塊 三 元 六 角
	鋼 筆 每 枝 二 角 五 分
	蠟 紙 每 盒 七 十 二 張 三 元 六 角

◀ 理 經 總 國 中 ▶

省 各 館 書 印 務 商 海 上

人 定 勝 天

勿 委 妻 孥 之 康 健 幸 於 福 命 運

但 用 韋 廉 士 醫 生 紅 色 補 丸 及 嬰 孩 自 己 藥 片 均 有 恢 復 其 康 健 之 可 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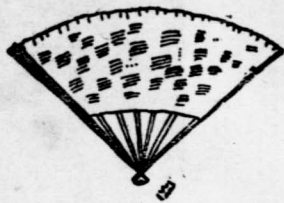
不信且看浙江黃巖官煙局會計兼企成印務局副經理楊君宇平來書便可知矣楊君云一內子因產後失調致氣血虧損飲食日減精力日衰起居不安形神瘦削雖服中西各藥終乏根治之方鄙人至此束手無策後即見功不效乃有友人以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薦予姑試之不日果有神效服數瓶其病若失且身體頓形肥胖起居安寧精神充足始信



(楊宇平夫人及其公子)

角每六瓶大洋八元嬰孩自己藥片為兒童專藥治嬰孩腸胃百病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士醫生藥局函購不取郵力收用郵票
 寄不誤

奉送小書書名『今日中國之所需者』如蒙片索詳明姓名地址當即照



困 厄

芳洲女士

——秋儂的日記——

七月三十日

今天是老楊滿工之期，國英出門恰恰是十五天了。老楊這幾天忽然變得和顏悅色起來，前天他聽見我要辭退他，很不高興，洗碗時故意將器皿碰得叮噹一片響，關門時也重重的一聲，每將壁上糊的蠟粉震得霏霏散落，我因為他是要走的人了，所以諸事忍耐一點，不敢去說他。

現在他忽然變和善了，而且中午時菜的味道也比平常好點，總該有個緣故罷。

傍晚時老楊走來對我說，他已經託朋友在上海替他找事，明天就去碰碰機會，家小一時不能

帶去，暫時寄居這裏等他尋到事，就來接她。

果然我知道他臉色之忽變和善，是有些原因的，但我也沒有法子可以拒絕他的要求，只得答允他。

但是，他又說，若這裏請不到僕人，我也碰不到機會，師母可以寫信叫我回來，我的通信地址，可以問我的妻子。

也好，我若真的請不到僕人，自然請你回來。

我快快活活的開發了他一個月工錢，另送他四塊錢做路費。

這回他真的走了！

聽他的口氣好像料定我另外請不到僕人似的，哼！世上會做廚子的只有你一個老楊，我請的女僕明早十點鐘一定可到了。

八月一日

早晨自己到廚房裏去，冷竈無煙，盃盤錯亂，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用稻草燒起一把火將泡

飯煮熟，和阿崙同喫了，等到十點鐘，女僕仍然沒有來，或者走錯了路罷，再等等看，等着，等着，一直等到十一點鐘了。腹中餓起來非自己煮飯是不可的了。

煮飯真怎樣難？我要試試。我的姊姊從前也不會煮飯的，現在不但會煮三四個人的飯，也還會洗三四個人的衣了，無論什麼事不假磨鍊是學不出來的，現在女僕不來，正是我磨鍊的機會。

況且，喚奴使婢是貴族的生活，我是抱平民主義的，我應當由我自己的勞力維持我的生活。

天氣真熱，到炎炎赤日之下，汲了井水上來，已經是一身汗了。米裏糝和的石粉太多，喫了不合衛生，須多淘幾次，但沒有飯籮，不知老楊從前是怎樣淘的？老楊昨天還留下一束青菜，幾個馬鈴薯，一大片醃肉，就煮了當今天的菜，女僕今晚不來，明天定然是要來的，她來了，便好教她上街去買了。

鐵竈有點奇怪，老楊在時不出煙，今天煙竈裏像有東西塞住，煙只向竈外亂冒，迷得人兩眼難開，好容易同煙火奮鬪了半天，將菜炒熟，飯鍋裏不聽見骨突骨突的響，該是熟了吧？揭開蓋一看，米是變成飯了，然而白色泛了黃，焦味觸鼻，已經是澈底焦了！

晚上女僕仍然沒有來，胡亂在火酒燈上將午間的殘飯冷菜熱着喫了，火酒燒得不少，飯菜只

得半熱。明天當和阿崙到薦頭行責問，他原答允我送人來的，沒有人就不該誣騙我，不然，我也不至於冒冒失失的打發老楊走了。

八月二日

早起爲怕鐵竈出煙的緣故，不敢下廚煮粥，教阿崙上老虎竈買了壺開水，幾個燒餅，暫充早點。早點用過後和阿崙到西街某薦頭行責問女僕之事。薦頭說現在天氣甚熱，兼之正在農忙的時候，誰願意上城來幫人呢？

既然沒有人上城，你前天就不該誣我，更不該確確實實的說十點鐘送人來。

誰誣你呢？我原想着有人來的，來了就於十點鐘送到你那裏，現在她們不來，怪誰？

我們貴國人說話是素乏明確的觀念的，尤其是無智識的下等人了，他們能將「想」當做「事實」我同這種人還有什麼話說？好在薦頭很多我再去找幾家罷。

有的答應明天上午送人來，有的答應下午送，口氣都很確定，但我上過一次當，對他們實存了戒心。後來找到一家，有一個肥胖女人，新從人家歇工下來，說願意幫我。我看那婦人神氣頗強悍，不

過軀幹這樣壯偉，總該有點力氣，雖然工資比普通女僕貴一點，但我正在少不得僕人的時候，便將就些吧。我當時和她議定了做工的條件，教她同我一路回家，但她說有點東西要收拾，准於明天上午來。

也罷，總算讓我找到一個女僕了。歸途買了點罐頭菜，兩個麵包，同阿崙喫一天乾糧，明天那胖女人來，我們就舒服了。

八月三日

今日天晴，悶熱似的雨意。早起喫了開水燒餅後，同阿崙將房子收拾了，寫了一封信給英。英出門後已有半個多月了，再過半個月，或者可以回來。

我和英的感情極好，但爲家政問題，不知嘔了多少氣了。英常常不贊成我教書，更厭見我讀書，要求我管理家政，他說；管家是女子的天職，一個女子縱有高深的學問，但不能管家，不能使丈夫舒服，他也是不喜歡的。我常恨他思想太舊，說他的腦筋裏還充滿了賢母良妻的舊觀念。我又覺得男子都是自私的，那怕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子，仍然脫不了這種傳統思想。

但今天我想，英的思想也不見得十分錯罷，人誰不貪圖舒服呢？我記得從前在中學校時代得着一個頂親愛的朋友，她待我真好；早起替我梳頭，洗臉替我舀水，甚至代我鋪牀疊被，洗滌衣服，一言蔽之，她事事照應我，比同胞姊妹還周到。我那時候並不覺得安適，但一旦離開她就如失左右手了。後來我想念她，眼淚不知流了多少。我也往往幻想；假如我是個男子定要娶她這樣的女子爲妻，因爲她真能使我舒服。

提到待國英，我難道沒有愧色麼？我愛他，我愛我的靈魂一樣的愛他，但他的襪子破了，教我補一補，我卻接過來隨手拋在門角裏，另拿一雙新的給他。買來一打襪子，不上幾星期都穿遍了，歸根仍舊穿破的襪。往往因爲一隻襪子破孔不能卽補的緣故，愈裂愈甚，終於連那隻不破的一齊拋掉。遇着洗浴的時候，要換衣服我正沈酣在書裏，他接連的叫喚聲，竟充耳不聞，等到雷霆般的震怒從浴盆裏發出來，我纔拋了書卷慌慌張張到衣櫥裏扯出一疊衫褲來送去，當然衣褶都不平貼的。因爲櫥裏衣服太塞得多了。

至於喫飯問題，爲了老楊的奸滑，我的顛頂，更教他生了不少的氣，我之所以決心辭退老楊，決

心親自來練習烹飪，雖然有別的原因，一半也是爲的要安慰英。呵！親愛的英，學問是我所好的，但能使你舒服，便犧牲我研究的時間。也甘心呀！

胖女人到十一點半鐘還沒有來，又有點蹊蹺了，今天只好再來喫一天乾糧，不過天氣這樣熱，沒有青的蔬菜下肚，心裏實覺難過。

八月四日

今日胖女人仍然沒有來，定然又中途變了卦，無知識的人，我同她講什麼信實？這樣熱天，我實在不願意再跑去找薦頭了，本地請個女僕，真比請個皇后一樣難呵！

兩天以來，喫乾糧委實喫得我生厭，今天又自己來燒飯，燒飯的訣竅，倒讓我探到了，並不難，只要聽見骨突骨突響時，將鍋移下烈火，放在小火上緩煮一刻，就會好的，我今日煮出的飯，居然又白又香了。

不過菜還弄不來，今天喫的仍然是罐頭，講到做菜我不得不恨老楊；老楊烹調的手段很不錯，又會做麵包，烘烤各色各樣的小餅，英常教我向他學，但我一到廚房裏，老楊就做出不高興的神色。

來，而且言語之間，似乎笑我不知道享安逸，偏偏要學婢僕之事，我也知道烹調是他的祕密，祕密讓人窺破，還用得請他做廚子嗎？

再者材料多寡，也是做廚子的一種祕密，主人自己下廚，就將察出他不符的賬來，這又於他有妨礙的。英從前逼我查賬，不知查他人的賬容易，查老楊的賬卻很難，第一，我們初到此地時，他就將舊主的刻蓄，對我們痛痛宣布了一回，語氣非常怨毒，其實他的舊主人我也認得，爲人並不刻蓄，老楊之所以如此，不過是恐嚇我們的一種手段罷了。我也真無用，果然中了他的計，從此不敢查他的賬，怕他對人談我的壞話。第二，我對於算學的根柢極淺薄，從前在中學時算學是常考不及格的，老楊窺得我的短處，查賬時他就大洋，小洋，銅元，左扯右扯，常弄得我頭腦發昏，便索性不去查他了。

總之老楊雖用盡心機措我們的油，結果還被我辭退，若他老實一點，我們一定永遠用他的，奸滑的人到後來總坑陷了他自己。

八月五日

幾天沒有新鮮的菜蔬喫，心裏像有烈火燃燒，十分躁悶。我因身體不大強健，日常要喫點富於

滋養料的東西，肉更是少不得的，我曾將東坡竹詩改爲『寧可居無竹，不可食無肉』又常笑說古人的『蔬食布衣』布衣我可行，蔬菜便不慣，但這兩天以來我的胃口，大有變更；我想喫青色的蔬菜，比什麼還想。可恨售蔬菜的市場遠在里餘之外，教崙去，他認不清道路，自己提籃上街又覺不慣，撞見熟人也覺不雅。

老楊從前在園裏種了一畦紅蘿蔔，我去拔，畦裏草萊已長得密密，好容易拔着幾顆蘿蔔，又細又小，但我已經如得異寶了，又尋得一根小絲瓜，連忙兜回家洗煮起來，胡亂喫下，蘿蔔硬如樹根，絲瓜爛如破絮，味道非甜非酸，非鹹非苦，但我喫得很有味，把一罐子湯都喝完。

晚間所享用的仍是可厭的麵包乾糧。

八月六日

鐵竈裏的煙，愈冒愈盛，白鐵的鍋一架上火，鍋底就厚厚的結一層煙灰，我一下廚，便弄得手上也是煙煤，臉上也是煙煤……我想鐵竈多時沒有刷掃，已被煙灰塞住，燒火時煙不能上升，故有此現象，今天我決心將爐竈內部整理一下。

將竈的蓋打開，果如我所料，將小帚將煙食一一掃了，還有轉折之處，小帚不能通進，只好用手去爬，煙食之爲物，質輕而富於沾惹性，此時不但我的手變成鬼爪，全身都黑了，向鏡中一照，臉上熱汗淋漓，和煙食混在一起，那副尊容，直教我又好氣又好笑。現代文人整天喊着「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我是「走出安樂之園，一交跌入煤灰坑裏」了！

現在要叫我做文章麼？一個字也做不出了，我的靈感，全給生活壓死了，元遺山詩云「情如春草池塘句，不在煤煙糞火邊。」我相信他的話。

八月七日

連日來七夾八的不知喫些什麼，身體本來孱弱，飲食不一調，便要生病。況且整天燒火，汲水，一番一番的煤由樓下搬上樓，喫完飯又忙着洗鍋滌碗，一頓飯要忙四個鐘頭，一天三餐，至少要在廚房裏勞動十個鐘頭，晚間睡在床上，渾身痠痛，竟發了失眠症——我是同普通的人相反的一疲勞就不能熟眠——今日自己照照鏡子，不但瘦了不少，而且臉上額色也變得似青非青，似黃非黃，或者即古人之所謂「菜色」罷。看阿崙時也同我一樣的憔悴，呵！再這樣的拖幾天，真要索我們於枯

魚之肆了！

我本想逃回上海，但阿崙的學校考期在邇，而且我已經答應C女士留在這裏爲她補課，所以一時不得脫身。Z先生允許替我尋覓女僕，說明後天或者可以來，忍耐一點罷，好孩子，有了女僕，就不再這樣苦了。

八月八日

我病了！不知是什麼病，只覺渾身發痛，胸口像有一個鬼在裏面亂爬。我想喫新鮮的蔬菜，但園裏蘿蔔是沒有了，絲瓜只開着滿牆頭淡金色的花，瓜是尋不着一條，提籃上街買菜還是不好意思，怎樣？這日子我過不去，我病了！我要死了！……

八月九日

早起望着園裏青青的草，真想摘來喫！……

八月十日

傻子！一個人有腦筋爲什麼不會想無怪吳常常笑我笨，自己不會燒飯，難道不可以上館子去

喫的嗎？況且館子也不遠，離我的寓所，只有小半里路，每天跑四趟並不算什麼麻煩。

和阿崙到附近飯店叫來一盤加利雞，一大盤炒青菜，喫完，又用了兩盃冰淇淋，覺得心裏好過了一點，但身體還很軟弱，精神還很恍惚，好像久離開水的魚，雖放在淺水盆裏，還張着雙鰓儘喘。

回家後教阿崙溫習算學和英文預備考試，大學附中的功課頗好，但每學期學費雜項共需八十餘元，我下半年的職業問題，尚未解決，實在沒有力量供給他在這種學校讀書了。聽說本地某省立中學辦得也還好，我想教他去轉學，前日寫信給姊姊，也已得到她的同意。

阿崙人還老實，天姿也算聰敏，我本想將他好好培植起來，但我的擔負也太重，下月姊姊的活費不知出於何處，紐妹又來書告急了。姊姊前日說想把阿崙送店學徒，不過她自己也很悲傷，因為她也想把這一個兒子栽培成人的，我想到姊姊那天提起阿崙前途時，眼淚汪汪的神情，便覺有無窮的隱痛！

爲了種種的擔負；我不得不拋棄管家的責任來教書，我不得不千方百計的刻苦，挨了下人的怨罵，我到不在意，傷了英的感情，便真教我難堪，人生的問題就是這樣纏糾的，上帝呵！你教我怎麼

樣？

八月十一日

今日又在飯館裏喫的飯，辭退老楊，本想自己練習烹飪和省錢，不意烹飪沒有學到，反而天天上起館子來，錢不是更要多花麼？但也沒有法子，身體比什麼還要緊，再喫幾天乾糧，我的胃真要出火了。

接佩姊信；上次四篇稿子算都出脫了，二萬餘字共賣了二十六塊錢。還有幾篇論文，想投一個有名雜誌的，卻被退回來。我讀了她的信並沒有發生什麼感想，只回信教她將稿費送到我姊姊那裏就是了。

靠賣文掙錢，真要餓得直直的，我下學期的飯碗問題非從速解決不可，但口城某中學正鬧着劇烈的風潮，恐怕開不去，便開了，也是一味欠薪，像她們這樣等着我的錢去買米下鍋，那裏經得住欠薪呢？

八月十二日

飯館裏人料定我沒有別處可以喫飯似的，飯菜便驟然壞起來，肉片是夾生的，蔬菜是煮得黃濁濁的，喫了真教人作嘔，說他也不理。我這幾天，以來起居大改常度，身體疲乏，肝氣頗旺，幾乎想將飯菜向地上潑去，但想同這種小人計較什麼，只好忍氣吞聲地受他的股削。

乙先生回信說女僕難以覓到，我的希望又成了空，回上海呢？離開阿崙的考期只有三天了。咳，早知本地女僕這樣難請，我不致教老楊走。

八月十三日

阿崙偏偏病起來，我也同他一樣的病了，半月以來，泡茶洗浴都是他去跑老虎竈，他病了「喫飯」問題沒有解決，倒又添上「用水」問題了。

我們的病大半是飲食失調，而飯水不潔，亦為原因之一端，本地雖然多河，而居民不知衛生，常將垃圾傾入河中，到夏天來西瓜皮像浮萍一般蓋滿水面，臃腫的死貓死狗，也以河水為歸骨之所。我那天在河上走過，看見一個老婦人在石步上將滿滿一桶糞倒入河中，轉眼間又來了一個男子，挑了兩個大桶來汲水，他只將桶向水裏擺了幾擺，便汲着走了。

韋端已的詞說：「人人都說江南好，遊人都向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我從前讀了這首詞常神往於江南的風景，現在纔知道江南是這樣一個江南，春水卻是這樣的水。但除了江南以外，中國何處不是這樣呢？

阿崙說老虎竈上的水是城外船裝來的，也許是罷，但城外的水又何常潔淨？今日晝間汲起井水用火酒燈燒滾，勉強解渴。晚上天黑了，我自己上老虎竈買了一大壺水，幸而沒有撞見熟人。

八月十四日

阿崙昨天大瀉了幾次，今天倒爬起來了，明天要考，小孩也知道着急溫書了。可憐的孩子，我希望他能考取，他讀書的機會系於此一舉呵！

八月十五日

今天陪阿崙上某中學去考，下午他還要考英文，所以我先回家了。接到國英的信，說一星期內就要回家，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者可以同他相見，憂者老楊辭退了，女僕並沒有請到，他回家怎樣生活呢？

八月十六日

昨天晚上，睡在床上儘管思量；老楊是好滑的，每月領去六七十塊的火食錢，卻不肯做好菜人喫，又喜歡浪費主人的東西，他在這裏，煤每月要燒一噸，米每月要喫六七斗，鐵竈是無日無夜的紅着，喫不完的飯常是一鉢一鉢籌着，我起初不知道他爲什麼如此，後來知道煤米行都有所謂「回扣」，多叫一次煤米，他可以多得一點便宜，這就無怪他要這樣了。

說他幾句，他便骨都着嘴不高興，真的要打發他走，他又小心翼翼，像一條狗的馴善起來，獅子頭，炒蝦仁，炒腰片……凡是我們愛喫而他怕麻煩不做的菜，竟接連供上來了，飯後又恭恭敬敬的捧來一盤水紅菱或者幾個香噴噴的甜芋，賬也不五千六千的亂開了，做完廚房裏的事，還替主人擦地板，收拾花園……

只要主人的氣一平，他就故態復萌，他的措油主義，好像是他的天經地義，無論如何，是不可以改的。又好像秋天的大花脚蚊子，牠要叮你，總是要叮你，你扇子搖得劇急時，她暫時耐一耐，扇子一停，便立刻搶過來很很吸去你一口血。

英只噴我不會管家，但像老楊這樣人，教我怎樣去管。便是英自己也有些忌憚他，有時菜做得太不好，盛氣想訓斥他，但一見了他的面，話便說不出口了，老楊狡獪而冷靜的眼光，和一副瞧人不起的神氣，實有制止主人的能力。

我現在好容易將這奸僕辭退，如再叫他回來，豈不啓他輕視之心，以後的駕馭，豈不更難了麼？然而，怎樣呢？女僕請不到，英就要回家了。

八月十七日

天下真有湊巧的事，我正想叫老楊回來，但不願先向他妻子開口，他妻子卻跑來找我了。她拿了一封信，笑嘻嘻的走來，說她的丈夫到上海後並有碰着機會，如果師母願意更用他，他就回來。也罷，我說，我們這裏女僕一時難以請到，你丈夫在上海等事難免要花錢，倒不如回到我這裏帶幫忙帶等的好了。

我的話說得很活動，這英回家之後，我們如尋到女僕，仍可以打發老楊走的，這是我失敗之中最後的一籌小勝算。

八月十八日

老楊的信，已由他女人託人寫去了，明天他總該可以到，回想他臨走時，仍有重來的希望，我以為他這樣想罷了，誰知……

八月十九日

今天下午老楊果由上海回來了，我見了他，不免面有愧色。

自他去後，至今恰恰是二十天，這二十天中我同烟火，同烈日，同穢惡的河水，同勞苦同一切一切奮鬥。整日半飢半飽的挨着，人是變得又黑又瘦，像害了一場大病。錢不但沒有省，反而用得更多。許多預定要做的文章，一篇都沒有起草。這真是一種噩運，我平生第一次所經歷的噩運。

本想於暑假中換個僕人，將家政好好整理一下，使英回來時，發見家中改變一個局面，使他以後不更和我嘔氣，然而結果一切如舊。那真是我夢想不到的事。

將來的事，不必想了，十餘日以來，人真餓壞累壞，老楊初回，還有討好的心，總該肯做點好菜給我喫的了。

購運風琴 免予重徵

啓者敝館發售孔雀牌樂府牌大小風琴業奉 國民政府財政部第七千七百廿八號批令准予先行按照機製洋式貨物稅辦法辦理於運銷內地時由經過第一關局分別徵收正稅及附稅各一道沿途免予重徵於運銷外洋時免納一切稅釐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商務印書館謹啓



孔雀牌風琴

孔雀牌風琴有箱式、

檯式、妝台式、裝鏡、平頂、及牌檯式、客廳用等三十餘種形式新雅堅固耐用定價每座自二十五元至二百六十元。

樂府牌風琴

樂府牌風琴計分四

種：(一)書架式，可陳列圖書，奏樂時無須將書移動；(二)寫字檯式，兼供寫字及藏納書物之用；(三)手提箱式，可以手提，箱內附有活動琴凳，極便旅行攜帶之用；(四)禮演講檯式，專供學校教授及會場講演時用，附活動坐凳，並有抽屜，可以藏匿書物，即家庭中用之，亦無不宜。

「孔雀牌」樂府牌「風琴」種類繁多，製造精良，琴簧選用上品，風箱構造精密，故快彈輕按，發音清朗，無漏滯啞澀之弊，木材乾燥，漆色光亮，歷久如新。

△另印「音樂用品目錄」贈閱



雨後初放之花

鮮艷奪目芬芳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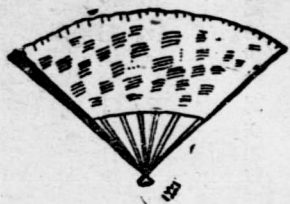
美女牌香烟

彷彿似之

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

NO. 8 14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情證

沂孫

此書爲法人哈雷維所著。原名愛情之結婚。中述新夫婦二人。互出會晤時之日記。以證明彼此愛慕之忱。心心相印。不謀而合。藉此闡明愛情真諦。行文亦悱惻溫馨。頗見結構。滬上大夏大學。取爲法文課本。去夏。族弟鞠麟。與予同車赴寧。對坐爲一西女。方出西文小說如千冊翻閱之。縱橫滿桌。鞠麟亦出此冊溫理。以資消遣。西女一見。卽取己書互易。閱之醇醇有味。不覺車之已抵埠也。予知其內容必尙有可觀。鞠麟以予暢解法籍。囑爲譯之。卒卒未果。今春里中苦兵。蟄居無俚。乃遂譯排閱。初作文言。照原書直譯。攜之赴滬。似不合時宜。後譯成語體。且於接拍處略加增

損。以適國情。有如某人所語之前。冠其名氏。實與原意無甚出入。先轍具在。借鏡攸資。或於今之談戀愛者。不無裨乎。錄竟。書此以誌鴻雪。 中華民國十六年夏六月沂孫誌於滬西寓樓。

現在男女平權。戀愛自由。固然是好。但是夫婦的結合。既以愛情做惟一條件。愛情是蘊藏在心靈中間。不可捉摸的。怎樣見得是真愛情。怎樣見得是雙方的戀愛。怎樣見得他們的愛。可以永久不變。這事漫無標準。頗堪供人研究。法國有一對少年夫婦。他們的結合。其間有一段小小歷史。香豔溫馨。可說是愛情的正宗。也可說是愛情的證據。如今把他寫些出來。倒可供研究的談論。或是參攷的資料。原來這一對少年夫婦。到做書中之主人翁的時候。結婚已經兩年。夫名萊鄔奈。婦名瓊男。萊鄔奈是一個軍官。他在軍中記載日記甚勤。朝夕沒有間斷。不過措詞極其簡略。差不多如用打電報的文法來記他的日記。日記冊上。印有精細的目錄及日次。開端是在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月三日。年纔二十歲。冊上所記第一句的細字。是說什麼呢。他寫的是這天我被任爲二十一聯隊的少尉。一直記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年終。他便將這年的日記。藏在抽屜裏。明年他又換了一本。繼續下去。瓊男也有日記的。伊的記法和萊鄔奈不同。專心致志。詳詳細細。日記本子是用藍摩洛哥皮裝訂。很覺文雅美觀。

保藏也極其嚴密。伊寫日記的時候。正在少艾。年方十六歲。開始是一千九百零六年五月十七日。第一句寫的是。今天我第一次穿我的長袍。一直記到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十七日。伊出關的那天。便憂然而止。從此藍摩洛哥包皮小冊中。沒有伊的記載了。不過伊對於以前所記的日記。非常寶貴。嚴密的保藏著在抽屜裏。他們倆既為夫婦。萊鄔奈結婚的日子。當然也是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十七日了。但是他仍舊逐日記載。毫未間斷。所以到現在做書的一日。可以在他的公事房抽屜中。發見十三本的小日記冊。冊上所記。文情雖不免枯燥些。然而一天一天連續的記載上去。事情卻極其準確。萊鄔奈到空閒的時候。常常抽取一冊。翻看十頁或二十頁。藉此回想過去種種。玩味當年情事。當做消遣品。這日是一千九百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從前的年輕少尉。已做了甲必丹。任步兵中隊的隊長。他到晚上十時出署。回到他的書室。一個人坐在室中。用手托着腮。想到了一樁事情。自問道。這箇奧匈聯運的組織章程。從前曾在軍報上公布。已記不清是在零八年或是零九年的春天。他要解決這箇問題。便立起來尋他的日記冊。檢查公布章程的日期。剛抽開書桌的抽屜。第一本就是。一千九百零九年的日記冊。揭開一看。翻了幾頁。忽然停止。細細讀這冊上所記的事件。一面走到窗前。坐在沙

發上繼續讀去。方纔要尋奧匈聯運章程的一個回憶。已經忘卻。現在是另有一事感動了他的心靈。發爲微笑。感動之極。眼中便流出汪汪微淚。屢次的拿指尖來揉掉。他正埋頭的讀日記。書室中的窗簾。忽有人輕輕拽起。窗上現一很精美帶棕色髮的美人頭。這時那美人正思量着。以口問心的說道。他坐在沙發上做什麼。已經睡着了嗎。從前在這時候。他必定有半小時做他的工作。我若在旁。必定要阻止他。騷擾他。令他全沒有工作的意思。方纔罷手。一面想着。一面挽起了輕薄而柔軟的白沙梳裝衣。屣足而行。潛入室中。幾步已經走到甲必丹的身旁。見他並未睡着。方用心的讀書。所以一無動靜。也一無聞知。伊正要上前和他接吻。這是青春夫婦少不了的禮節。忽然聽見甲必丹讀道。六月十六日。我愛他。又讀道。六月十七日。我愛他。達極點。伊的纖纖玉手因爲預備接吻。已經幾乎碰着甲必丹的頭髮。聽見了這兩句。便立刻收回。面色蒼白。全身顫動。喟然微歎。暈倒一旁。甲必丹立即起來用手扶好了。問道。你做什麼。伊忍住了眼淚。嗚咽着。勉強說道。六月十六日我愛他。六月十七日我愛他。達極點。今日是十九日。你這樣的連接愛去。你不是另有所歡嗎。唉。此事可醜。甲必丹笑道。唔。原來如此。便輕輕地將他下垂的兩行珠淚拭乾。說道。瘋人。你看我讀的是什麼。便拿日記冊揭開了叫他看。

伊立即覺悟。停止嗚咽。轉悲爲喜道。你在這裏偷看我的日記麼。萊鄔奈道。這日記是你的不是。如此說來。你的日記上面。一定也有我愛他幾個字。所以將我的誤認是你的。這倒決定也要看他一看。瓊男被逼不過。便承認他的日記上。確也記着和我愛他一樣意思的詞句。一面催促他的丈夫讀十八十九兩日有沒有接續我愛他的字樣。萊鄔奈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兩人可以彼此取出各人的日記來。比較一下。可見在這上邊。很有關係。瓊男被情愛所感。拗不過。就起來將他珍寶似的日記。慎重的取了出來。拿在手中。萊鄔奈招伊並坐椅上。一面說道。椅子尚有位置。何勿坐下同觀。瓊男道。這樣我便要坐在你的膝上。此事太覺不便。或彼此總有不能同觀的事情。萊鄔奈道。你所說亦是有理。我們兩人可並坐一椅。離開若干距離。各人將相關的讀去。互相印證。於是兩人又商量從那裏讀起。討論了幾遍。決定從購買良馬如璧堆起頭。因爲這馬既好。又爲兩人因這馬而作合的。故可得雙方同意了。萊鄔奈便拿了一千九百零九年的日記冊想道。這事當在五月中旬。就翻開日記。尋到了五月十五日星期四。上面寫着。予訪賽利。見如璧堆。爲一年方七齡之栗色馬。照養馬學書上所說。可定爲優良之品。蹕躍騰驤。能耐鞍轡之勞。並可充婦人乘騎。當於五月二十一日出賣。阿司蒂極贊譽之。隔了兩

頁是五月十七日星期六。上面寫着。予再往看如璧堆。益覺神駿。其值須二千五百佛郎。又隔了四頁。爲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瓊男道。這一天是我們在鐵路上相遇的一天。是我永遠可記憶的日期。萊郎奈道。不錯。這天我往見陸軍部長。又到予姊家。後來就買了如璧堆。值價是一千九百佛郎。回家時在鐵路列車中。遇一可愛之少女。和我相對坐着。瓊男道。放穩重些。怎麼一見面。便加上可愛的字樣。萊郎奈道。可愛是已經可愛的了。這可不管。現在要輪到你了。你在這天。記些什麼。瓊男道。我希望沒有記什麼。你以爲我也要像你一樣。記着歸時。在列車中。遇着一個可愛的少年。和我相對坐着。不是呢。萊郎奈道。非也。這個少年。雖然配不上你說可愛。但是依我的理想。總有些相同的地方。瓊男道。此事可憑良心。你儘可細看。上面寫着是五月二十一日。予至姑母羅佛爾家。在其廳事……讀到這裏。便縮住了。又說道。以下沒有了。我老實告訴你。還有什麼事情可記呢。萊郎奈道。我都知道。你一見我。便不能忘情於我。瓊男道。這樣說來。你自己去看罷。上面寫的是。回家。在鐵路上對面坐一少年。在長路中間。一徑注視着我。我舉目。他便垂視。但等到我垂視。他又舉目了。直至過駭多地方。我不曾敢舉目。我一直在他視綫的中間沒有轉瞬。這天我有英文小說一本。在衣袋中。想取出一讀。但終覺得

有一事逼着我。就是在鐵路上一段事情。往來胸中。不能去懷。萊鄔奈道。這事必未完全。我想尙有他事。瓊男道。是卻是。但與你無干。萊鄔奈道。你試讀之。我也是完全讀的。瓊男道。你所記的。短少而乾燥乏味。不像我的精細詳盡。自然容易全讀。我所記無他。以下寫的是。玉儕夫人。予之教師。別時。他對我說。我可愛之童。寫字不可惡劣。應該時常學習。學字的法則。譬如披揆拿之有音階。總須練習圓熟。無論如何。每日必練習三四頁。至於日記。凡是有訪問往還。亦當詳記。並及他事。以上是我所記。我常遵從他的指導而行。萊鄔奈極口稱贊。瓊男道。我復述的時候。便知道你一定要對我面談。以爲可增加情感。不知我所做的。僅不過試練文筆。學習作文。不願承你的謬贊。萊鄔奈道。我何嘗謬。你的文字。從前我豈未曾見過。要到今天才來稱贊你嗎。瓊男道。這也不錯。我記得從前有一天。母親和外祖母同坐閒談。母親對我說道。外祖母前日贊你。果然不虛。小瓊男。你近來做的寫的。都有進步。已驟然的美麗了許多。外祖母和吾母常常如此說。所以他們非常的歡喜我。不過這些都是空談。與我們今天所研究的問題無涉。你且再拿日記繼續的讀去。萊鄔奈諾諾連聲道。二十二日無甚記載。瓊男亦道。我也毫無。萊鄔奈便讀五月二十三日的。所記是如壁堆來吾處。我即試馬於平臺之畔。和長林之間。

更覺這馬不同凡品。瓊男道：我所記的是怎樣呢？萊郎奈道：我想你那天沒有什麼可記。瓊男道：唉。這事倒有些羞人答答。因為我這天所記。反比較你的來得多。上面寫的是二十三日。前日在火車中注視我的少年。是一個軍人。他方纔騎着馬過此。穿的軍服。袖上有銀絲三道。剛才過去。去了又來。一共走過了好幾次。我這種記法。似乎不近情理。但事屬實在。也只得如此記上。他昨日在火車上是真的注意我麼。他此刻是不是來尋訪麼。他已經知道我住在此間麼。他是不是要在我面前炫耀麼。他在路上遲留了一刻多鐘。從平臺前進了亨利第四的涼亭。又穿過鐵柵。便在那邊作騎馬的種種姿勢。有時將馬迴旋。有時令馬換步。有時自己在馬上騰身一躍。變換了坐位。如玩戲法。不一而足。他是否要拿這種方法來引誘我。若果如此。也不過是一個凡夫俗子。萊郎奈聽到這裏。便嚷道：這語太不近情。我怎麼有此意。日記冊現在。你可以看的。我是試驗如壁堆。覺得他已經受過許多良好教育。但這都不管。你仍繼續的讀下去便了。瓊男接着讀道：晚餐後。我問喬治。他才十二歲。因為習過童子軍。頗知道軍旅之事。當時我說道：喬治。凡軍官衣袖有銀線三道的是什麼官職。他說這是甲必丹。我道：凡做甲必丹的。都很美觀麼。他說這是關係年齡的。如果在二十四五歲左右。雄糾糾。氣昂昂。自然動目。

若是十五六歲的弱小之人。當之有何足觀。我便默想二十四五歲。這人似乎已過了這個年紀。然相去亦不遠。外祖母耳朵很尖。已聽得我和喬治的談話。便說道。你因爲不認識過路之人。便就喬治叫他指教你軍事教育。我聽了這種說法。面龐立刻緋紅。好似牡丹花一般。因此一問。衆人便做一個長時間的討論。外祖母表明意見。傾向軍人。母親嚷着是。終不許任我給與一人。跟着他一處一處的去衛戍。我自問爲什麼要將這許多瘋話寫在這小冊子上。未免太愁。這便是恪遵玉儕夫人的教訓了。這天所記。到此完畢。應該再述你的。萊鄔奈接着道。二十四日。祇有兩行。所寫的是乘馬入林。遇上星期三所見之少女。確是豔麗絕倫。美人駿馬。相得益彰。瓊男道。這就算完全了嗎。不嫌太簡捷麼。到底還要加些小註纔好。萊鄔奈道。你說得確有理由。吾愛。我便與你加上小註。我所記的自不免枯燥。但是你要曉得。我恐怕有人採去做小詩的資料。瓊男道。這倒不必顧慮。此地沒有旁人聽見。萊鄔奈道。那末我就告訴你。沒有記在冊子上的。我都記在心中。五月的早晨。在林中相遇。至今已過兩年。雖然年華逝水。我還能記憶着。不給他有些微遺漏。我們軍隊的晨操。是早起五時至七時。在洛墟的曠地上。那時塵沙蔽天。我指揮軍隊擺了許多陣勢後。便換馬。騎了如壁堆。從事休息。一刻鐘後。我便縱馬

疾馳。在傾斜的大路上。將近范爾地方。迎面來了一小隊人馬。爲首的就是你。騎了黑色牝馬琴尼。喬治騎了他的棕色馬本耐。老魯意殿後。騎的是灰色大馬。就是當時你穿的騎馬衣服。我都記得。不多一刻。你們離我不過十五米達。覺得花花綠綠。光彩耀目。你是我認識的。我便勒住了可憐的如璧堆。駐足而觀。你們一小隊的人馬。傍予而過。你穿的是灰色騎服。戴着黑的帽子。褐色之髮。飄拂在面幕下邊。當你經過我身邊時。我自己私語道。對啊。在這世界上。再沒有可愛像這少女的了。你呢。你自己說怎樣。瓊男道。你叫我自己說。我是已經忘掉了。但是這裏有寫着的呢。說時。因被這一段小註感動。聲音發顫。伊又接着讀他的日記。是今晨予等騎馬出遊。將近范爾。便遇彼人疾馳而來。彼似識我。卽駐其馬。是的。彼識我的。我亦常在他運動時見過的。我知他正在疾馳。忽然駐馬。是預備看我們的。若說他沒有預備。爲什麼近身時便停止呢。當他行近我等。我是不敢抬頭望他。但我很覺得他在那裏細細看我。與他相離不過十步的時候。喬治蠢然的對我說道。唔。瓊男。你看見麼。這人像一光棍。全身塵沙。村氣滿面。這是二十一聯隊的甲必丹。他軍衣領章上有號數呢。我恐怕被他聽得。便怒目向喬治。萊鄔奈道。我確聽見。現在尙能憶及。瓊男道。往事休提。且讀你的日記。萊鄔奈復讀道。五月二十五

日。復見彼不識姓名之女郎。所居之宅。有一平臺。我驅車過之。伊正臨窗閒眺。一見我。便覺我留神看伊。卽離開窗前。狀甚急遽。上帝啊。還有誰像他這樣靚麗的嗎。瓊男道。且慢。你所記已不如前者之枯澀乏味。較有進步了。並且運用字句。在你的日記上。這是初步。萊郎道。這是因爲我初試愛情的緣故。你呢。瓊男便讀道。五月二十五日。我臨窗俯眺。見來了一部英國式的小馬車。極其華美。映着日光。可以照人。駕着一匹黑色的馬。毛色如漆。趕車的小馬夫。狀亦俊俏。傍小馬夫坐的。就是他。人都叫他甲必丹的。我在窗前。本覺安適。這時便不能夠了。自己心口相語道。我要如看他呢。就被他覺察。是我看他。想到這裏。立刻恐慌起來。急忙逃到大廳裏邊。外祖母問道。瓊男。你爲什麼緣故。我道。外祖母。並沒有什麼。喬治本來和我同在窗前。這時喊道。瓊男。你沒有看見麼。這個甲必丹坐了華美的馬車經過此地。我想就是昨晨看見的村夫。萊郎道。他說的村夫。就是我嗎。瓊男道。自然是你了。五月二十六日。我是絕對沒有什麼記載。你儘看。因爲沒有涉及你的事情。我所記的是試穿我的玫瑰色長袍。甚覺稱身。但小褶襴不足。我將自己加添些等語。我祇注意玫瑰色的袍子。可見我不專心在這一點了。萊郎道。是啊。可是我在這五月二十六日。是我的好日子。也可以說是紀念比谷的日子。所記雖

然只有兩行。是給與比谷二十個佛郎。他是一個精練的外交家數語。但是裏面包含着絕妙的許多文章。瓊男道。如此說來。在這個地方。又要加一個新註解了。萊鄔奈道。這正是我願意的。這天早上。在寄宿舍朝餐。我和特勃利賽閒談。他是常常騎馬往林中游玩的。我向他問道。你認識一個女郎麼。伊同着一個十一二歲的童子。和一個老僕。常騎着馬出游的。特勃利賽道。待吾思之。伊騎一匹黑色牝馬。是這個女郎嗎。話還沒說完。旁邊一個人參加道。還有一個老僕。騎的是灰色馬。第三個人說道。還有一個幼童。騎的是棕色馬。在這問題上。便縱談到馬的優劣。結果是棕色馬尙見精壯。黑色牝馬已覺疲憊了。瓊男道。此話甚確。好幸運。萊鄔奈道。幸運麼。是的。當時我復對他們說道。我問你們的。不是爲灰色馬和黑色牝馬。我是說的少年女郎。三人同聲回答。他們看見的祇有馬。我不因此中止。依舊一意進行。三點鐘時。回到寓處。一眼看見比谷。他是我的傳令兵。方在庭中散步。我便喚他到窗前。因爲他是巴黎人。又極其能幹。便對他說道。比谷。你可設法去察訪一處人家。他們所住的房屋。是有平臺的。在阿加特街一條路上。比谷答道。甲必丹。是我又說道。但是你須知道。察訪時。須用極巧妙的方法。他又答道。我的甲必丹。是了。我復說道。你如果得到了什麼消息。可於明早來營報告。瓊男截止道。你

倒是好耐心。你不好對他說。這是要立刻回來報告的嗎？萊鄔奈道。可不是呢。他辦事真好。一點鐘後。他便得勝回來了。和我所談。真非常的出於意料之外。我因為有趣。就老老實實把他膽在小冊子上面。瓊男道。你有趣麼。恐怕是刁人的詭計。你須實說。並該承認所寫的事情。能夠叫你快樂的。必是關於我的問題。我同時恐也要承認。所寫的事情。能叫我快樂的。也必定是關於……萊鄔奈道。是啊。我承認便了。瓊男道。我呢。也不妨承認。現在你且讀下去。萊鄔奈讀道。比谷來對我說。我的甲必丹。我已完全知道了。不過我須要求。從我開始說起。如有什麼問題。切莫打斷我的話頭。因為我在這事上。好像讀教科書的。在路上。一徑背着。不叫他忘記。我所打聽着的是這所房子。從這巴黎人租住。不過三星期。主人名叫拉勃里尼安。是一個精巧的工程師。專做電汽機械的。家中人是他的岳母和妻子。還有兩個子女。女兒年十九歲。兒子十二歲。他們的名字。我也知道。是瓊男和喬治。他是一個財主。家中極其富有。馬房裏養馬五匹。車房裏有三部馬車。有四個僕人供使喚。一個廚子。房中有僕婦三人。他的名字叫如利和阿黛等。這層和君相同。房中僕婦。也要題個名字的。他們巴黎的住址。在霍斯曼大街二十八號。我怎樣能夠知道得這般詳細呢。是和他看門人談話得來的。我還有一大篇話沒說完。

請你勿間斷我。叫我着慌。我想一定能夠叫你安心的。如果我所說的話不完全。你不要說我是一個笨人嗎。你必定要自問道。比谷若何無知。連講話中探聽消息都不會嗎。唉。這事固不甚難。我也不敢居功。當我到他門前看見看門的時候。我做着極和氣的軍人模樣。好像隨意游玩。並無目的的。及到了他跟前。我便裝着歎氣道。天好熱啊。他便答道。是的。天好熱啊。我便接着道。但是比較昨天。稍微好些。他也答道。是啊。因為有點兒風。這時我們已像冰水融和一般。談話從此開始。我便慢慢地設法談到大問題上邊。正談得高興。便看見一個豔麗驚人的女郎。從石階冉冉而下。手裏拿了一大塊麵包。經過庭前。我問看門的道。這是你的主人嗎。他答道。不是。這是巴黎來的房客。於是他便像念珠脫了串綫一樣。滾滾不絕。就是我剛才和你說的。所以我說並無功績。不過複述一遍罷了。不多一刻。又見女郎穿庭而過。手中的麵包已沒有了。看門的告訴我道你看見嗎。巴黎先生的女兒。天天到馬房中拿麵包喂他的馬呢。這時見女郎已登石級。但舉步極緩。一面在那裏注視我。現出很驚訝的樣子。似乎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個兵士。在那裏做什麼。當伊走進屋子時。看門的對我極口稱贊這女郎。說他怎樣溫和。怎樣良善。不單單待馬好。待人更好。他們到此不過三星期。看門的女兒就患起病來了。好

啊。你想這個女郎怎樣。請你寬恕。你試猜猜伊怎樣待人。這些瑣屑事情。恐於你無甚益處。如果於你有益。那就更好。我便不妨接續的談下去。我和你說的看門的女兒。伊怎樣待他。伊是天天去望他一回。送些肉湯和可口的食物與他吃。有時帶些玩具糖果給他。來時必在小屋內坐一刻鐘。談些故事給小孩聽。看門的正談着。來了一個上房的僕婦。人品也生得十分美麗。與衆不同。一到便問看門的。這裏有送給小姐的信沒有。看門的答道。沒有。如果有人給小姐的信。我是立刻就要送呈。你是深曉得的。我這時自己想到。在這僕婦口中。或者也可探得一些事情。就照舊的開始發言說。姑娘。天氣熱啊。伊說道。是我又接着說。今天是要比昨天好些。這個成功。和看門的說話一樣。我們又開始談論了。伊問我你認得一人名楷密的麼。他是第十隊的憲兵分隊長。正在傾談。伊忽起立嚷道。不好了。我要急去。姑娘候我呢。我說你的女主人要對你發怒嗎。要責罰你嗎。伊說女主人要發怒責罰我。是生平沒有的事。恐怕在這世界上。再沒有賢惠像這姑娘的了。瓊男聽到這裏插口問道。你已完全麼。萊郎奈道。是的。完全了。瓊男道。照這樣說。你們分明是偵探我了。萊郎奈道。也許是的。但二十六那天。你複述的。又怎樣呢。瓊男道。在這裏記的是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二。昨日下午。我拿麵包餵我馬耐來。方

從石階走下。見一個軍人和看門的談話。我到馬房中去了五分鐘出來。看見這軍人還在那裏。我回房見如利在我房裏。這時好奇心動。覺得此事可異。便對如利說道。我候巴黎一封這。你去看看。已經到看門的那裏沒有。他領命而去。我等了好多一刻。還不見他回來。我就到梳裝室裏。這室看得見庭內一切。只見如利也和這軍人談着。稍停。他回來說。姑娘沒有信來。我說。你去了好久。他說。沒有好久。我說。還要沒有。我已看見你和一個騎兵講着。他說騎兵麼。不是的。我說。我剛才見過。他說。姑娘。我不是和騎兵談話。這是一個步兵。他們的軍服不同。騎兵袖上是白絲帶。步兵是黑的。騎兵領章和軍服一色。步兵是紅領章。我說。如利。你怎樣知道得如此詳細。他說。我有一個表兄當着騎兵。現在此地聖綏門沒有騎兵。祇有步兵。是二十一和二十二兩聯隊。合成一旅。方才的兵。是二十一聯隊的。我想道。這樣說來。二十一是他的聯隊了。我和如利的軍事談話。結果非常可憐。到了六點鐘。我們跟着母親在平臺上散步。見兩個軍官騎馬而過。母親道。他們的馬真好。這是騎兵。我粗魯的答道。這不是騎兵。是步兵。騎兵是白絲帶。步兵是黑絲帶。騎兵領章和軍服一色。話沒說完。我見母親很有驚訝之色。他說道。你怎麼知道這許多。我道。我的上帝啊。母親。這是如利說的。他有一個表兄。現當騎兵。一天他和

我梳頭。就說着這事。母親道：你們單拿這些做談話的資料。我們立着言談未終。吾父歸自巴黎。便一同回室晚餐。父親和我等談話。說在火車上遇到一個軍官。我私念莫非就是他。既而聽見父親說。這軍官是大佐。那就不是他了。這個大佐。是父親去年到夸脫來去遇到的。一同作葉子戲。相處有一月之久。便結成了朋友。父親定於下星期三六月四日。請他晚餐。我便問父親道：這個大佐的軍隊。是不是駐紮在聖綏門。父親道：是的。他的軍隊是駐紮在此地。我道：是二十一聯隊還是二十二聯隊呢。父親道：這裏有兩個聯隊麼。我道：是的。二十一和二十二。共成一旅。這時父親的驚訝。還要比母親厲害。他說道：是那一個教你這些的。我道：上帝啊。這是如利說的。因為他有一個表兄在騎兵裏。母親道：我怎麼一點不知道。瓊男近來所談。祇有步兵和騎兵。外祖母道：莫不是他能夠識別那一個軍官好。我聽了這語。面上立時緋紅。忍耐着回答。幾乎發怒。從此以後。我對於他要力持謹慎。他的姓名。至今未曾知道。恐怕將永遠不得知道。這樣的驀然闖入我的意念中來。我也只好對他如此。但是他為什麼在火車中注視我。為什麼和馬夫同乘到我窗下走過。為什麼那一天駐足看我。若再遇着他。那是無論如何。可以認識的。我惟有縱馬疾馳。唉。縱馬疾馳。我可憐的耐來。年齡已老。這是辦不到的。好在我

父親答應我。到我生日。再另外給我一匹馬呢。至於他的大佐。下星期來晚餐時。我倒極願意見他。這是五月二十七日所記的末了幾句。讀罷。伊便將日記即刻翻了十來頁。說道。五月二十八到六月三日。都不干你事。絕對沒有。萊鄔奈答道。不錯。我也沒有關係你的事。這八日間。我沒有看見你。極其愁悶。因為不在聖綏門。我是和兩聯隊中軍官二十人。以及將軍大佐等同時出發。到范衛和露杏兩處地方去操練行軍。我是帶了如壁堆和日記册同行。這一星期行程中。我對於這匹新馬。得到了許多可愛之點。如壁堆確無可訾議。剛健靈敏。得未曾有。就是大佐也於昨日騎了他到各處游玩。非常稱心。我們在六月三日晚間八時回聖綏門。以至六月四日。我是一刻沒有忘你。所記的現在。你可一看。上面不是寫着我將復見住居平臺的美人嗎。瓊男道。這是我的。六月四日。記着的是。我知道他的名字了。這晚我們請大佐晚餐。他是七點鐘來的。我注意看他軍衣上的領章。號數是二十一。這是他的大佐無疑。餐時彼此談論。都是家常。及至餐畢。我送咖啡。我父道。大佐能夠代我做一事麼。我想買一匹馬給我女兒。若君能知道那裏有好馬。那就好極了。我插嘴道。大佐也不必太好。我是善於騎馬的。（此言甚確。我實善騎。）大佐答道。我可以辦到。先替你訪問起來。我聯隊裏有一個軍官。他有

一匹馬。必能叫你稱心適意。我昨天也會騎過。姑娘。那馬真無一不好。我父道。若是他能讓給我。我願加重利。大佐道。這軍官倒也不在乎利息。他是一個極富有的財主。現在職分是甲必丹。他的名字叫萊耶奈。喬治聽見便嚷道。一個甲必丹。并且富有。這個軍官。我們前幾天曾看見他坐在一輛黑馬拖的英國式小馬車內。從門前經過的。大佐道。這便是他。喬治道。那是我們極認識他的。吾姊和我已經遇見過他好多回了。這時。我覺得兩頰發火。一字一字的燃燒起來。大佐看我。我面愈緋紅。這種情形已被他看在肚裏。他在十點鐘離我家。行時。對我說道。我明早向萊耶奈去說。但我深怕不會成功。他是非常寶愛這馬的。我想事情已到此地步了。我已要問他買馬了嗎。父親且許我。肯出三千個佛郎呢。萊耶奈道。我們到了六月五日。這天是節期。會晤於照相館中。也可以說得是我們的紀念日。瓊男道。并且是你第一次到我家訪問。這時他們倆的距離已很接近。瓊男推開了萊耶奈的膝。一同坐在沙發上。拿矮凳踏了脚。萊耶奈讀他的日記。瓊男便枕在他膝上。躺着了聽。作睡着的樣子。萊耶奈便親親熱熱和伊接了幾個吻。伊慢慢地推開了。催着他讀道。你讀完了。我好讀給你聽。萊耶奈便讀道。六月五日星期四。晨起操演後。步行而歸。經過洛墟長街。一個副官領着大佐的命尋我。我就應命而

往。大佐對我說道。甲必丹。你有意趁這個機會賣掉你的新馬麼。我答道。大佐。我實在不要賣掉。他說多加些利息怎樣。我說。多加我利息便怎樣。他說。這是一個絕世美人要買。伊還認得你呢。我說。誰認得我。他說。伊已經遇見你多次。伊又在家中平臺上見過你。所以伊確實認得你。并且我看伊的神氣。昨日我說你的名字時。伊的面色緋紅。這是伊心中感動的證據。我說。我的大佐。這人到底是誰。大佐道。這便是拉勃里尼安工程師的女郎。我道。那是一個美人麼。他道。是。是一個美人。我道。伊是住在門前有一個平臺的宅子裏麼。他道。照你這樣說。你是很認得伊了。我道。也不過看見過就是了。他道。你如果拿馬讓給伊。便可以見到這個美人。我們停刻再會。別後。我想到。要我將如璧堆賣給別人。是辦不到的。賣給伊呢。那是求之不得。伊是何等美麗啊。況且伊一聽到我的名字。面就發紅。這莫非是大佐妄想。伊爲什麼要面紅呢。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到十一點鐘時。吾姊魯意斯同了他的子女到吾家中餐。這天是聖綏門令節。餐後。他們又要求我同去游玩商場。說道。舅父。此地有一家照相館。請你給我們攝一小影。我便答應着。恰巧到了一家照相館門前。我們就進了他的屋。一進去便看見伊先在那裏了。和伊的母親及小兄弟。還有一只黑色捲毛的大犬。小兄弟立在伊的膝前。黑犬蹲在他

旁邊地上。小兄弟要叫這犬安靜。喊道。僕勃。你看着。不要動。這是爲你攝影。但是僕勃一些不聽這幼童的命令。小孩無法。便喊道。瓊男姊姊。你和他說。只有你有權力制伏得他。你可用英語和他說。他懂英語。比較法語來得好。瓊男道。喬治。不要這樣。你是要令人發笑的。喬治苦求。連叫瓊男。我的小瓊男。伊拗不過。便換了嚴厲的眼色。看着僕勃。用英語說道。僕勃。從命。看着我。不許動。伊既決計用權力制伏這犬。這犬果然便不動了。聲音也柔順了。狀貌也馴伏了。我看得非常有趣。無限快樂。覺得眼前充滿了光明。與我以青春時代無上的恩惠。瓊男截止道。稍待。讓我看一看。萊鄔奈道。爲什麼呢。瓊男道。我想你常常有些將日記改動。萊鄔奈道。那你錯了。這是可以看的。瓊男道。是啊。我是要看的。便讀道。青春時代無上的恩惠。不錯。你再讀去。萊鄔奈接着道。伊將要有我的如壁堆了。伊行時。帶着一些含情脈脈的聲音。對我姊說道。夫人。請你原諒。累你久候了。我這時應該覓一句說話回答伊。但是總覓不到。未免不近情理。只好對伊鞠躬。伊也連忙回禮。出照相館的小屋去了。我姊看着我說道。好一個有趣的少女。我道。唉。真令我渴慕之至。既而我們也就走了。路中我和吾姊說明伊的名字。住在那裏。伊的父親是很有才藝的工程師。我還要和他說下去。吾姊已愕然道。但是你已和伊生了愛情。我

道。愛情嗎。那是沒有的事。他說。照這情形。一定是有情的了。這事很好。應該訪問訪問。將來伊是要做我很美麗的弟婦了。我領了他們到火車站。送吾姊回去了。我獨自想道。我有了愛情了嗎。不是。但是伊將要有我的如璧堆了。單是爲了這事叫我罣慮。賽利的保單上明說這馬可充女人坐騎。不過要照他單中的指示。可憐我寶愛的馬啊。這不是一件意外的事。竟會及到你身上呢。我家中本有婦人騎馬的鞍韉。是吾姊從前回家時。和我並騎出游用的。我就叫比谷將如璧堆配好了女鞍。領了他到練馬場。並帶了一條氈毯。一刻鐘後。我就叫比谷試騎。拿毛毯代了騎服。將他裹好。如璧堆便跑起來了。比谷喊道。我的甲必丹。他盡如人意。女人儘可騎得。我便要自己試打一個圈子。比谷回來。我接着騎了。也用毛毯裹了膝。催動如璧堆。有時快走。有時疾馳。在這時候。我自念道。我爲什麼要做這個形狀。並扮出可笑的服裝來。皆因爲半月前。在火車中遇到了這讀英國小說的女郎。所以如此。這馬可充婦人坐騎。現在可是決定了。如璧堆將屬伊了。但是怎樣送與伊呢。論理。這樁事情。應歸大佐去辦纔妥。我卻不然。立刻親自送上伊的門去。主意已定。我下馬就走。比谷牽着馬在後跟着。一轉眼間。我們便到了門前。進了院落。我看比谷。覺得他面上很有刁猾之容。似乎在那裏自己說道。此刻的事。甲

必丹已指教過我了。我撇着鈴。問拉勃里尼安先生在家麼。裏面答我道。往巴黎去了。我又問夫人在家麼。答道。在家。我便將名片遞進去。並說明是爲一匹馬來的。要請見主人。既而僕人邀我進去。我想門是進了。設伊人不見。又將奈何。不料一進去。便看見倩影亭亭。已在那裏了。他的母親外祖母小兄弟黑犬都在一起。相見時。怎樣寒暄酬應。過去的事。我已一無所知。大約總不外乎不諳規矩。不合道理。連御馬的許多問題。如韁繩呵。嚼口呵。應該告訴他知道的。這時也茫然了。祇記得和伊說。這馬叫如壁堆。留在伊處試用一星期或半月。請伊珍重愛惜。還有極該應說的是價錢。不知道怎樣。正要提起。一到嘴唇邊。便阻住了。論交情我還夠不上送馬給伊。自然該配取他的價銀的。後來我們一齊到庭中相馬。靠近了如壁堆。我又從新講談起來。說話的可笑和謬妄。與在廳上所談一樣。不過中心傾慕之至。幾乎要對這可愛的受造物說。你是天神。我崇拜到極地了。此話不能直說。祇好對伊說。這馬每天須給他十里脫耳的蕎麥等語。可見我當時說話。實在無能到可驚了罷。此外還有和伊說的。現在尙能記憶的幾句話。是這馬最配重量較輕的人。跟着你。比在我那裏享福得多。我說這話。和相同的幾句話。當時頗感困難。說畢。便和比谷一同走出。我急於回去。因路長。在途中便和比谷閒談。不消

說都是談伊的話。比谷所言。令我心中極其安適。且有回味。他說豔麗的美人啊。伊另有一種看我的樣子。我想伊已經認得我。所以格外的註意我。那天我和看門的談話。或者已被伊窺見。我的甲必丹這豔麗的美人。伊是極慈善而能顧憐一個貧病幼女的啊。瓊男聽到這裏。便道。忠實的比谷。我們的結婚。他頗從中力為撮合的。萊耶奈道。誠然。他第一次便給我極好的消息。瓊男道。我簡直得不到你的消息。雖然已萌動了愛你的心。怎奈沒有消息。這種情形你替我想想看。接着便讀他的日記道。六月五日。星期四。諸事相逼而來。如何得了。我的上帝啊。我已經得了他的馬。名叫如壁堆。現在馬房中。在耐來和喬治的奔納兩馬中間。布置已煞費經營。更有這一天中做的事情。真叫我為難呢。喬治飯後對我說。今日是節期。吾們須到照相館給僕勃攝影。我道。你去很好。可以無須我和母親同去。他道。不成。如果你不在那裏。僕勃是不會安靜的。我也就答應了。一同出去。到了照相館。在開始擺佈僕勃的時候。我見有人進小屋而來。是誰呢。就是他。不止一人。還有婦人跟着。年紀尚輕。貌也溫和。這是誰。莫非是他的夫人麼。但是還有兩個小孩叫他舅父。唔。原來是他的阿姊。這時喬治處理不下僕勃。我乃被逼。在他眼裏。做一趣劇。幾乎變成一個小騾子。我操着英語訓管僕勃。當時顯出我的神氣。又好

像是狗博士。累得我面色緋紅。羞怯萬狀。回到家中。煩擾驚惶。心神不定。一人關着房門。躲在房中。至五點鐘。方下樓飲茶。剛到飲茶的地方。伯多祿拿着一張名片進來。母親問道。這是誰的。他道。是一個軍官。步兵聯隊的甲必丹。母親道。一個甲必丹。我不認得這人。我們到鄉間來。本求安靜。那知所住的房子。被兵士侵入。昨天大佐。今日甲必丹。明天便要全隊來了。究竟這人來。是要什麼。他道。夫人。這人對我說。是爲一匹馬來的。母親道。瓊男。你看這名片。我方取片在手。母親道。你做什麼。這樣面紅。頭患血溢麼。我道不是。母親道。你讀給我聽。我便讀道。伯爵洛綏特萊鄂奈。二十一聯隊之甲必丹。我想伯爵麼。他是伯爵。這上面不致說謊。喬治聽見嚷道。萊鄂奈。是一軍官。要賣馬給瓊男的。母親道。這是不錯。大佐昨天已說過他的名字。現在父親不在家。也祇好招待他。伯多祿請他進來。這都爲瓊男的事。你去和他接談。你是知道的。我於馬事。一點沒有知識。怎好談呢。不一會。門開了。進來的。果是他。和諸人爲禮。談時。詞句敏妙。滔滔不竭。母親對我說道。瓊男。這是爲你的馬。你可以和先生同去看看。我遵着命去招待他。我們倆現在是在一起了。會晤時。應酬談話之責任。都卸在我一人身上。覺得他的爲人仁愛可親。又有寬大敏捷純潔的許多美德。至於我則惟有拙劣。自覺無能。處處趕不上他。我雖

搜索枯腸。要作雋談。愈顯得我意思可憐。我們坐的地方。相離不過兩尺。幸而我背着日光。窘態沒有被他看清。他說。姑娘。今晨我的大佐對我說。你正要覓一匹好馬。我道。先生。正是。因我父親爲我做生日給我的。我何愚魯至此。何必要緊談到這些事。在心思混亂中。所說都與我無涉。我亦說的無甚關係的事。他又繼續說道。這馬歸你管理。我想可以完全稱你的意思。我道。多謝你。但是你的大佐。昨天說你甚愛這馬。所以我不敢要他。他道。我的上帝。姑娘。這是駿馬。我沒有說過不能屬你。不過我騎。還微嫌纖小。你身體輕些。是再配也沒有了。所以我決定大佐是說謊。因爲他騎過。稱贊這馬怎樣好。不知大佐身體魁梧。分量載得太重。怎麼配呢。我聽到這裏。把他的話細細玩味。覺得身體輕。再配沒有一句話。用意極縝密。而又極顯明。他胸中隱藏的情感。都洩露出來。就是要說你纖細輕盈。身如燕子的意思了。他又加着說道。我們從前工作太苦。現在這馬跟着你是何等福氣啊。我想跟着我何等福氣。這句話過於顯明。幾乎要涉及愛情了。他是用代替的方法和我说話。如說人自無福。不能與你相處。若有福和你相處。就像這馬一樣了。這種巧妙細密的心思。是沒有人會模仿的。瓊男說到這裏。自己截止了說道。我贊了你這許多好話。你會否算計怎樣回報我。萊郎奈道。那倒沒有想到。瓊男道。你

至少也得想想。這是當然的罷。便又繼續說道。至於我。只有感謝他。回答的話。很乾燥乏味。只說先生。你的好意。我已收受。何時能够試馬呢。他道。我領你去。馬在那裏。我可交代給你。你留心試用一星期。或半月。儘是不會騎馬的。也能如願以償。我道。君真解人。明日我將騎他。吾父就有報答的。他道。不要放在心上。我所求你的。你要留心這馬。至少兩三日。然後再決定。那末我可以不致有什麼過失。我道。你的厚意。我感激不淺。他便起立爲禮。走了出去。母親立即對我說道。但是。瓊男。你不曾想到一事。很有關係。就是馬的價錢。我道。唔。母親。我極愛他。是的。我一心完全愛他。但講到這事。又立刻使我厭惡。論理。這馬在市場上。恐怕要值到四五千佛郎。我的預算表是買不起的。若和他直接講價。又很困難。這可惡的銀錢問題。實在令人怕懼。我就趕上和他說。先生。不錯。還有一個馬價的問題呢。他很閒適的來安慰着我道。唔。姑娘。這馬價錢不大。我道。吾父祇給我三千個佛郎。他道。三千個佛郎嗎。這馬不要這些。我買他時。只出了一千九百個佛郎。今若售去。祇須銀錢不受損失。那就好了。我這時自言道。唉。他是愛我。他是愛我。這馬是他寶貴的。他肯賣給我。祇要我歡喜。他肯忍疼的賣給我呢。我顫聲的答道。這個不能。依例。總得加些利益纔好。他道。姑娘。若是我有福。這馬從着你。能稱你的心。我所得已

很多。若論到價錢。我可以保你令尊和我很容易商量的。說完。便輪着——和諸人爲禮。要走出去。走到門邊。又停止了。既而毅然決然的走出去。我道。這位先生。他願意指點我許多駕馬的方法。還沒。有講呢。我的外祖母對他十分滿意。不像我母親。外祖母是不憎厭軍人的。故能滿意他。便說道。瓊男。我們和這位先生一同去瞧瞧這馬。魯意也應該在庭中呢。於是外祖母。喬治。他和我。連僕勃也跟了出來。到了那裏。一個兵牽着馬。馬背上放着鞍子。我一看是女人用的。甲必丹看見我詫異。便說道。我有女鞍。從前備吾姊到聖綏門來所用的。剛纔我因無人要用。偶然想到送給你。領了馬到練馬場。我已令傳令兵試過一回。尙屬合用。我看那傳令兵。便是那天來和看門的談話的。那個兵士他認得我。我也認得他。我面上立刻緋紅起來。甲必丹面也紅了。我想他是因爲知道我和這兵已見過的緣故罷。這還不算。傳令兵也和着說話。他說我的甲必丹也坐着女鞍。用毛毯代了騎服。因爲他要保得馬好。所以自己也就試了一試。甲必丹聽見了。面上更加漲得通紅。但是我的面色轉變白起來。恐怕這個傳令兵再說什麼騷話。同時我心上被他感動至於淚下。自己喃喃的道。他用意真好。心思真縝密到極地了。他在那壁廂也好似說道。這是當然。這是當然。外祖母感覺極靈。一雙小眼對我們望着。又

溫和又尖銳。這時幸運真好。魯意適不在庭中。喬治尋他去了。在沒有來之前。我們又可藉此多談一回。我在騎馬術上。還有許多不甚明瞭的事。他便爲我們講解。如用枚怎樣妥當。我又問用嚼口。他答嚼口不如枚好。又教我用韁用勒的法子。我已不甚記憶。最後他又講到養馬的法子。如用蕎麥多少。稻草多少。麩皮多少。講畢。他又和我們爲禮欲行。我覺得還有許多話要說。阻止了他。但是總塞在喉嚨裏。格格不能出口。他等着我。叫了幾聲姑娘。我卻好似石像一般。其實這時儘可和他談談價值。我偏不說。只覓到一句說。先生恕我。這馬叫什麼名字。他說叫如璧堆。我道。多謝先生。他又叫了一聲姑娘。出去了。跟他的兵名叫比谷的。取了女鞍。負在肩上。也跟着走了。喬治和魯意到馬房中去了。當時只有我和外祖母在那裏。他對我說。我們到園裏去散步。到了園裏。坐在椅上。外祖母叫我如有心事。儘可直談。我便完全告訴他。雖說完全。實在和沒有一樣。因爲我確實沒有什麼事情。外祖母說道。癡妮子。你不要放在心中。我道。外祖母。是不放在心中。我明知剛纔的。都是偶然的事。但我求你不要和母親談起。他不像你。他是要譏諷我的。他不喜歡軍人。外祖母道。怎麼我呢。我道。外祖母是極喜歡的我。我家已有軍人來了數次。並不見外祖母厭惡他們。且曾說過。如有女兒。不妨許他嫁一個軍人。說完。

了。我們就進去。母親說道：你們在那裏做些什麼？把經過的告訴我些。我想門前庭中必定充滿了兵士。我道：母親不多，不過就是這個先生和他的傳令兵。母親道：他的傳令兵，你現在也會說軍營裏邊的話了。我道：這個名字，我也剛聽得呢。母親道：這位先生，他的容貌，完全如常人，但有一事，恐怕你沒有留意。你看他的名片，他是一個伯爵呢。我道：伯爵嗎？母親道：是的，你可再看一看。我道：我卻沒有注意。當時我想名片是我說的，怎能不知道呢？這不是說謊嗎？謊言是可恥的。母親極為鎮靜，他是心高氣傲的人，我可憐的慈母，不要嫌女兒卑劣嗎？如果我做了侯爵或伯爵的夫人，他也該歡喜的。但是我絕無貪戀爵位的心，認這些事為沒有什麼大關係。總之我不愛的人，不能強我愛他。反轉來說，我心愛的人，也不能阻止我叫我不愛的。萊鄔奈聽到這裏，說道：你完了沒有？瓊男道：是的，完了。我想單單這一天的事情，也夠我記了。現在你的呢？萊鄔奈接着說道：六月六日星期五，我應該諸事謹慎小心，既不到林中游玩，也不到平臺前去散步，決定靜以待之。瓊男道：我所記的是六月六日星期五清晨，我想我的騎術本來不錯，不妨把如壁堆來試試。果然一騎之後，覺得他比許多好馬的裏面還要好。我出去的時候，外祖母還睡着，回來時，便到他房中道早安，見他正在那裏寫字，沒有聽得我開門。

我想叫他驀然的驚覺。便輕輕地走了進去。萊郎奈道。這是你的習慣。總歡喜這樣。瓊男不理。仍說着道。外祖母寫的是一封信。起頭幾個字。是我尊敬的將軍。僅看見這個。外祖母已覺着我進去了。立刻將信藏起來。我記得外祖母有一個熟識的將軍。在陸軍部位置甚高。何以早起就寫信與他呢。又爲什麼要藏起來呢。及中飯時。我們又提起馬事。吾父明日須過午赴巴黎。故擬定晨間去訪萊郎奈。正談間。大佐來了。當然也談及這馬。並說明早往訪。惟有稍感困難的地方。是午時必定要走。恐這事談不了。大佐道。這事無須你處理。我見萊郎奈時。代你處理便了。至於價值。祇要一千九百佛郎。你應該知道萊郎奈並不願意做這事。因爲知道我認識你。故自動的貶價。要想趁此機會博他長官大佐的歡心。現在你要顯見看得起他的意思。最好在半個月內。請他吃晚飯。不過以我看來。他大約是要拒卻的。這個人性情孤寂。不喜社交。晚上不很出門。祇閉戶做他的功課。除了服務公事以外。他總是一個人獨樂其樂的。這幾句話。我都聽得明明白白。我們請他。他要拒卻嗎。我想不會的。他賣馬是要博長官的歡心嗎。我想那是更不然了。萊郎奈接着說道。六月七日星期六。我們在八點半鐘晨操歸來。至營中庭前下馬。大佐招我。謝我的厚意。他以爲我是爲了他的緣故。才答應的。講到馬價問題。不過

兩句話便解決了。他又說道。我想他們將在半月內請你去晚膳。但是我恐怕你要拒卻罷。我已經和他們說。你是性耽孤寂。不喜交際的。我道。大佐。但是他道。這話不確嗎。你不是常常拒卻人家請你的。我道。他們如果請我。恐怕不能拒卻。他道。不錯。不錯。我怎麼不知道。你這馬賣得太便宜些。至少要值三千佛郎。所以你要藉此表明實在非己所願嗎。唉。這個女郎。一雙美目的。是妙人。我道。是呵。我的大佐。我實在告訴你罷。我都是爲了伊。想博伊的歡心。這個意思既經發表。只要談到伊。我就覺快樂。比谷真是我的心腹之人。難爲他了。這時有人尋大佐呈報告單。有幾件大事。軍中長官。要在明日處理的。大佐看着報告單。很濃的灰色鬚鬚。繞滿了他的兩頰。一面又拿嘲笑的形狀看着我。單子看完。那人去了。他便走到我跟前對我說道。你想對不對。這個女郎。你們在火車上相遇。後來又因買馬會晤。兩下便發生了愛情。大佐這人。真是爽直。不過稍嫌多話。我的祕密。頃刻之間。將傳播全軍了。瓊男也就說道。六月七日星期六。昨夜得到一夢。很可驚異。覺得宮倍將軍混到我夢中來了。這是白天我們談論着他多時的緣故。也不足爲奇。定睛一看。卻非宮倍。做大將軍的是萊郎奈。他領着法軍。得了大勝回來。所以宮倍尋他說話。贊他是從前的邦那巴。也許做拿頗倫。宮倍還要和他加冕。但是他竭力

謙辭說我學到那那巴已足夠了。那裏敢望拿頗倫宮倍便呼道。我竭誠愛你。保護你的權能。這不過是荒唐一夢。我也把他記起來。大有癡意。到了日間。我又騎着如壁堆。覺得真好到極點。可惜他不看見。祇有我一人知道。到了晚上就餐時。大佐又來了。母親聽着他的聲音。露齒微笑。好似要說怎麼來的。仍是軍人。大佐對我們說道。如壁堆的事已辦好了。價錢是一千九百個佛郎。停了一會。看見他回身對吾父做了一個手勢。便領着父親到園裏去吸雪茄。約莫過了一刻多鐘。母親不耐煩了。說道。唉。你的父親和大佐到底在那裏做什麼。他是禿着頭出去的。不要傷了風。你可拿帽子給他。並且催他回來。我答應着道。母親是了。到了園中。聽見大佐的說話聲音。正說着這是一顆明珠。我可以擔保這是一個傑出的人才。既而聽着阻止他的聲音。叫他留意。他們就換了說話。唉。這太過分。這不是他已託大佐來請求嗎。是不是軍隊中人。辦事總要迅速一些嗎。僅僅會晤過一次。所談的不過馬的問題罷了。既而大佐和父親回到聽中。大佐就告別去了。父親好像有什麼心事的。到了十一點鐘。我回房之前。去和父親道晚安。他捏了我兩手說道。這位先生的馬。你滿意嗎。我答道。是的。父親想已知道。我親愛的如壁堆。我是尊重他寶貴他呢。說話的當兒。我記得心中好像着火似的。又好像小鹿的相撞。

同在這一刻。又恐怕情緒太露。當着說馬。也可以算說的就是他。和剛纔說的明珠一樣。明珠是誰。他呢。還是我呢。萊鄔奈接着說道。六月八日。星期。早起。接吾姊來信。信上寫的是。

兩日來酬應繁忙。訪問之事多至四十餘起。殊困人也。此時正與人傾談。撥冗作此小簡。拉勃里尼安之家庭。吾弟尙未深知。予已得五六人之答復。所言大都嘉許。稱其家人和洽。家道亦豐。絕不浪費。而又有正當之收入。至於其女郎。則一言表之。天仙化身也。予之甲必丹掬誠相告。往矣勉旃。

我看了這信。十分驚愕。這不是說我已情有所屬嗎。吾姊已窺見我的隱衷。代我打聽。勸我進行了。到了六點鐘。又得到了伊父的信。約我下星期三晚餐。那天是十一日。大佐告訴我在半月內的話對了。既然這樣。還是立刻復呢。不要。明天好好的復他。一信才對。瓊男又接着說道。六月八日。星期。清晨起得很早。下樓時。見一郵差來。拿了一束的信。到客廳上。放在盤裏。我想有我的在內嗎。就去檢視。沒有我的。但裏面有一封給外祖母的。用極大的紅封。從政府發來的。我看信封上寫的是。法蘭西共和國陸軍部人民管理局。我想我的運命。是在這封信裏了。因為深知道外祖母是請示去的。這時有一個

僕人走過。我便連忙走開。到了十點鐘。外祖母起身了。應該看過這信了。我就到他那裏請早安。外祖母道。小寶貝。你來了嗎。他顯得極快樂的神氣和我接吻。比平常加倍親熱。我想外祖母是已滿意了。顯見得他胸中絲毫沒有什麼。才有這樣的接吻。那是這位將軍的信。使得他快樂的啊。今天是星期。吾父不到巴黎去。飯後。外祖母對他說道。我要和你講一樁事情。他道。我本來也有話要說。兩人就到吸菸室裏去了。外祖母是不吸菸的。爲什麼也進去呢。我是已經猜着他是要拿將軍的信給父親看了。外祖母是忠於國家的。我常聽他說。職業的高貴。沒有過於軍人的了。凡是做母親的。阻止他的女兒嫁給軍人。便犯了自私自利的罪。他又厭恨世人終日逐逐於口腹之慾。所做的成績。不過在春天殺了許多鴿子。在秋天殺了許多野雞。做母親的懷着隱情。寶愛子女。而不放開他的手。他的殘酷。和虐殺鴿子野雞的人是一樣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母親和外祖母是常要辯論的。白日既過。晚間就餐時。吾父正色說道。這少年軍官。確英俊可喜。吾將於下星期三請他晚餐。吾母嚷道。下星期三麼。爲什麼要這樣的緊急。如果照你這種喜歡抬引軍人到這裏來。我再來湊你的趣。今天這人。明日又是那個。我們住的房屋。不消說總有一天變成營房兵舍的。瓊男讀到這裏一天完了。萊邱奈又接着道。六

月九日星期一。這天我成了一個呆漢。早起。整整寫了一點多鐘。才寫成功八行的答應赴約的信。翻來復去的一二十回。總算把這封信寫好。記得在這拙劣的八行裏面。曾用了兩次快樂的字樣。瓊男道。是呵。便讀他的日記道。六月九日星期一。得到他的允許了。我們方在早餐。飯廳的窗開着。對了庭中。一刻兒母親嚷着道。好嗎。仍舊是一個兵闖進來了。現在庭中呢。我看見便喊道。唉。這是比谷。這時他當然看見母親。說話也當然聽得。母親又道。這事真到了極點了。瓊男現在連兵的名字都知道了。我道。母親。我單單知道這一個。他便是前天牽着如璧堆來的。外祖母聽着我們的話。仰天大笑。他心中實是快樂。今天早上。還在房裏唱着好久沒有唱的歌。歌聲嘹亮。這都是將軍一信之功。比谷送妥了信便去。我儘大家看畢。直到早餐後。也就拿着看。流利脆摯。真是妙筆。便把他逐字記在下邊。信上說道。

先生。接展台函。榮幸無似。承邀於六月十一日星期三晚膳。中藏愉快。曷可言宣。屆時必當踐約。謹先致感謝之忱。所尤愉快者。揣知令緩得馬。尙能稱意也。肅謝寵招。無任主臣。

我看了信。確實知道他的用意。完全洩露在兩次用愉快的字眼上。他是料到我一定會看見這信。所

以便把全神注在這意思上了。萊鄔奈聽到這裏便道：你真冰雪聰明。我一點兒心思都被你看透。亮說着順便讀道：六月十日星期二。明日將至伊家晚膳。瓊男也讀道：六月十日星期二。明日他將到我家晚膳。讀完。又說道：這天的晚膳是我們特別紀念的日子。當時的情景。你可以再說他一說。萊鄔奈道：我的瓊男。你要我回想這些情事嗎。你等着罷。今天只好就此爲止了。這刻兒你看什麼時候了。瓊男道：唔。已早晨兩點鐘了。萊鄔奈道：已早晨兩點鐘了。這是一個絕好的原因。可以證明我們倆的結合。不是一面的。是雙方的了。我想從今以後。如果我們再記下去。還是非常同調。這是屬於愛情。仍舊屬於愛情。永永屬於愛情。不但在這小本日記冊上。記着是這樣。至少我事事都是這樣。瓊男道：我也是這樣說。萊鄔奈道：愛情是人類都有的。愛情的自由。我們也見過。談過我細細觀察你自從前的你。到現在的你。所得良好的成績。可以說得你的美麗。你的淑德。比世上所有的婦人都好。所以我的良好的成績。也祇有一心愛着你。這還不算。你看着還有極難能可貴的。將來在我們書中記着。這不過是起頭罷了。可見我們的愛。是屬於良知良能的一種。任你距離得怎遠。一經會見。自然而然的會認識。會談話。我就立刻能從你的秋波中穿過。到你的靈魂裏邊。自從六月十一晚餐的那天。直到八

月十七結婚的那天。我們交換了幾許的情話。這是何等甜蜜。何等高尚的事。然而我們從沒有邊情。縱慾。不合規矩的話。不過從那天起。覺得有一種情緒。好像到我畢生命運中來。在你的家裏出來。走到阿加特路上。覺得你是一定屬我。我惟有竭吾生平能力。叫你安享幸福。不知不覺到現在。已經兩年。我的愛情。總可以算成功了罷。瓊男道。是的。吾愛。你成功了。伊這時兩足已不踏小凳。全身靠在他的膝上了。日記也拋在一旁。這天的夜間。是不再讀他的了。（完）

雪花

（鄭綠影）

犧牲你潔白的身體，

來與這嚴寒奮鬪；

在這如死灰般的世界，

反多了一層點綴。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各種演義

黃士恆撰

三寶太監下西洋通俗演義 一册 一元一角

此書爲明萬曆時羅茂登著。所謂三寶太監，卽明成祖時太監鄭和，所謂西洋，卽今日之南洋羣島。鄭和因出使西洋訪尋建文，徧歷今南洋英荷各屬羣島，所至三十餘國，一一征服之，同行之人，亦有留在南洋未返，遂稱王其地者。此書以小說體裁演述此事，共分一百回，中間夾以戲謔，大似合四遊記鏡花緣而爲一者。

清代演義

八册 二元六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秘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

前漢演義

上中編各九册 一元三角

書分三編：上編自漢高祖一統天下至景帝止；中編專叙武帝一朝事跡；下編始自昭帝，迄於王莽。其中於漢代君主之文事武功，宮闈之宦豎女禍，以及忠臣義俠，奸邪佞倖，靡不備載無遺。

秦漢演義

四册 八角

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萬餘言，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北史演義

六册 二元

南史演義

四册 八角

二書均爲清初玉山杜草亭所編，北史演義分六十四卷，起自魏季，迄於隋初，一以北齊爲主，南史演義分三十二卷，起自東晉之季，以迄宋齊梁陳。凡當時事實爲正史所載者，無不備錄，間採稗史事跡，補綴其缺，皆有根據，非隨意撰造者可比。

世界文學名著

△△ 譯建光伍 △△

□ 約瑟安特路傳

英國顯理斐勒丁著 此書敘述一個少年美貌的約瑟拒絕色慾的誘惑，終於保全他的貞潔的故事。結構曲折，描寫深刻。著者自稱其書為英國散文小說之祖，後世作者少能超出他的範圍。伍先生本其數十年譯學的經驗，精譯此書，曲盡作者旨意，可謂與原書銖兩相稱。

▲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 杜巴利伯爵夫人外傳

法宮女禍，在路易第十五時，有杜巴利伯爵夫人。夫人生自田間，以娼妓而入宮闈，專寵六年。後來死於大革命之役。原書不知著作者姓名，亦不知何年在英國刊行。大概廣採當時的遺聞軼事，編撰而成，頗饒興趣。筆非常流麗。

▲一冊 定價五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五平翁的失策

(日本加藤武雄著)

唐小圃譯

五平翁是將近七十歲的老人了，近兩三年來，因為腰疼，已經不能挺身走路，並且漸漸有些喘了，一喘起來，喉嚨之間，便呼呼的作響。枯瘦的手背上，露着粗如藤蔓的靜脈，瘦骨棱棱，顯然可見。像五平翁這樣的年齡，本應當停止工作，頤養天年了；但是五平翁卻不能。必須勞動他那枯瘦的手，纔能取得充饑之物，所以他必須爲人傭工，或是割草，或是鋤地，以一天的工作，換得幾角錢來，以維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計。所謂三口人，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次子太一，還有一個小孫子。

他時常歎息着說道：「唉呀！這是何等的罪孽呀！老天爺呀！老佛爺呀！我求你一天也別遲延，趕快把我拘了去罷！我已經不想活着啦！我已經不想活着啦！」

他雖然這樣說，繼而一想，自己死後，遺留下的次子和孫子，可怎麼好呢？他想到此處，

便又不求速死了；於是他重復歎息着說道：「啊呀呀！這真是業冤哪！一個是那樣的癡傻，一個是剛剛離乳的孩子，唉！唉！這可怎麼辦哪？」

五平翁一到這種爲難的時候，便想起已經死去的長子。他的長子，名叫五一，是個很能工作的兒子。雖然一般人，有說他是獸子的，有說他是呆子的，但是專從他勤勉之一點說起來，恐怕全村的人，不論是誰，全不如他。他雖然勤勉工作，但是在本村工作，終難免受人的欺壓，因此他攜帶着自己的女人，到橫須賀作工去了。他在橫須賀，已經有三四年之久，可憐他的命運太壞，去年冬天，在工場裏，因爲被機器望住，竟死於非命，五平翁的次子太一，現在已十七歲，雖然有些氣力，但是一個完全無缺的傻子，從一到十的數目，都數不清楚。終日祇能揹着孩子，用鼻子哼個有聲無字的兒歌，除此以外，一無所能。當五一的女人，在家之時，還可以敷衍，偏偏她在今年春天，竟把三歲的孩子拋下，自己回川向的娘家去了。這個孩子，因爲營養不良，瘦得可怕，很大的腦袋，額上露着青筋，咧咧的哭着，永不停止。因此五平翁愈覺生存無味。他到了此時，他那窪陷而且緩澗的目中，便含滿了熱淚，從兩頰至口角的筋肉，也連連的抽搐，於是歎息着說道：「嗚呀！我已經不想活着啦！我已經不想活着

啦！

旁人看見他如此慨歎，不論是誰，沒有不對他表同情的，都說道：『這個老頭子，實在是可憐哪！』

旁人對於五平翁，是如此的表同情，同情雖然是同情，但是同情之外，也不過說一句，『這個老頭子，實在可憐；』至於幫助他一文錢的，卻一個人也沒有。因此五平翁雖然年近七十，也不能不去作工，縱令粉碎殘軀，也不能稍加愛惜。他一個人所作的工，不在一個壯年男子以下，拼命用力，使旁觀人看着，都覺眼暈。他雖然如此努力，他的腹中，仍不能十分飽滿。因為他所得工資有限，他的次子的食量，又特別大的緣故。據說他的次子，每天吃米一升，（日本的升）如同遊戲一樣。

在五平翁生活之中，有唯一之物，可以安慰他，就是他飼養的一口豬。他每天絞盡汗汁，工作完畢之後，帶着疲乏的神色，回到家中。他的次子太一，雖追到他的身旁，一聲聲的呼喚他，他卻置之不理；必先到豬圈之外，看他那最愛的豬。在廁所之旁，有一棵杏樹，這豬圈，就是借此樹幹為柱，湊合着造成的。此刻豬的肚子，也同五平翁一樣的饑餓了，所以牠一聽見脚步的聲音，便從葦草裏爬起來，立在欄門裏，伸出牠那紅色的鼻尖，一邊向五平翁的瘦脛上，吹噓暖氣，一邊嗚嗚的叫喚不止。

五平翁惟有看見豬的顏面的時候，心中非常的喜悅，他像對待人似的對牠說道：「啊！你肚子餓了麼？這就要餵你啦！這就要餵你啦！」

他說着，便到小屋裏，把飼豬的菜葉，裝在桶裏，送到豬的面前，又對牠說道：「啊！吃罷！吃罷！吃得飽飽的！」

那豬一看見食物，鼻中嗚嗚的叫喚，益加猛烈；及至食物到口，仍時時發出渾濁的聲音，喀嚇，喀嚇，連連的吞嚥。五平翁見牠那性急貪食的樣子，心中十分安慰。這口豬，生得特別的肥大，五平翁一邊望着牠，一邊想道：「這不是很漂亮的一口豬嗎？像這個樣子，總值十五貫，十六貫，不，恰巧就許值十七貫！像這樣的豬，真是罕見，在本村尋徧了，也怕沒有；豈但尋徧了本村，就是尋徧了本郡，也未必有啊！」

這口豬，真是肥大的出奇，以此豬爲五平翁的所有物，未免肥瘦懸殊，太不相稱。這口豬，何以飼養得這樣肥大？若究問起來，卻有一段不可思議緣由：原來五平翁看着這口豬，同已經死去的愛子一樣，以養愛子之心養豬，牠安能不特別的肥大呢？

五平翁，因為長子五一死於工場的機器之下，曾由工場領到卹金一百幾十元。這一項卹金，除
去辦喪事之外，又於別項用途，用去些個，已經耗去一大部分了，下餘之數，已屬無多。五平翁以為這
一項錢，是用兒子的性命換來的，斷乎不可隨便耗盡，必須用所餘的錢，作一種事後的紀念。但究竟
怎麼辦法好呢？五平翁想了種種的辦法，最後纔決定用二十塊錢，買了一口小豬。在五平翁心中，這
口小豬，便是五一的替身了；所以他飼養這口豬，特別的盡心，特別的注意，一來二去，這口豬，便長得
這樣的肥大。

一般的人，對於五一，雖有說他是獸子的，也有說他是呆子的，然而五一實在是個沉着而且健
壯的青年，肥胖的身體，細小的眼睛，加以他的嘴又稍微的努出，從這幾點看起來，誠然和這口豬有
些相像，這就是五平翁對於這口豬，特別愛惜的緣由。因為這種緣由，所以五平翁一看見這口豬，必
定想起五一；他心想：「我的五一，倘若活着，是何等的正直啊！是何等的盡孝啊！何以老天爺竟把那
樣的慘罰，加到他的身上啊？」五平翁一想到此處，便把那嗚嗚叫喚的豬，安置在自己的近旁，他的
老淚，不知不覺的就潸然而下了。

五平翁正在豬圈的前邊呆呆的立着，他的次子太一，揹着孩子，蠢蠢的湊近他的身邊，對他說道：「爸爸！肚子餓啦！」他口中這樣的喊着，他背上的孩子，也咧咧的哭着，他見五平翁不睬他，於是重復喊道：「爸爸！」

五平翁聽了，立刻有氣了，瞪着眼睛說道：「你餓啦？牠比你還餓哪！把這菜桶收回去！」

太一聽了，便一邊搔着頭，一邊老老實實的提起餵豬的菜桶，向那將近昏暗的小屋走去。此刻五平翁見那已經吃飽了的豬，又鑽入蕪草之中，自己腹中也覺着饑餓難忍了；然而他對於那最愛的豬，還是呆呆的望着，不忍即刻捨去。

說這口豬，便是五平翁生活之中幸福的全部，也無不可。因為牠是五一死後的替身，又是五一死後的紀念，牠簡直的成了五平翁唯一的慰藉物；豈但是他的唯一的慰藉物，並且是他的唯一的財產哪！五平翁每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和每天晚上回來的時候，自己雖然餓着肚子，也必先跑到豬圈的近旁，望看他那心愛的豬。

五平翁在近幾天，雖與往常一樣的望着牠，但是他的心中，非常的愁煩了。因為這口豬，雖極其

重要，但把牠永遠留在家中，已經有些困難，非賣牠不可了；並且爲期已迫，不容再緩了。他心中想道：「今天如果遇見豬販子，他倘若肯出大價錢，就把牠賣了罷，賣了也好啊！我在前幾天，還可以推延，說過兩三天再賣，但是到了現在，是非賣不成啦！」

這口豬一賣出去，由五平翁看着，這是何等慘酷的事！賣去這口豬，真無異於奪去他唯一的幸福啊！然而尙不止此，還有可怕的事，正等候着他呢！

五平翁的心中，夠多麼愁煩！他立在豬圈之前，心中想道：「這可怎麼好啊！」就在這個當兒，那不知老父愁煩的太一，一邊抹着青鼻涕，一邊從身後呼喊道：「爸爸！爸爸！」

五平翁問道：「作甚麼呀？」

太一說道：「今天鎮上商店的叔父來啦！他剛纔還在這裏等着你呢！」

五平翁「……………」

太一見五平翁不語，便又喊道：「爸爸！爸爸！」

五平翁怒着說道：「作甚麼呀？討厭！」他說罷，回過頭來，一眼望見太一的手中，握着一物，像是

青草葉的樣子。五平翁看了，立刻咬着牙，瞪着眼問道：「這是甚麼？你手裏握着的是甚麼？」

太一說道：「甚麼也沒有，這是從菜園裏拾來的。」

五平翁問道：「不是辣椒啊？」

太一說道：「正是辣椒啊！」

五平翁連忙從五一的手裏，把那辣椒奪了過來，向五一罵道：「糊塗。糊塗東西！」原來辣椒這種東西，是害豬的毒藥，不論何物，全都可以餵豬，惟獨辣椒是餵不得的；倘若這辣椒的汁水，一到豬的口中，這豬便活不成了。

五平翁的喉中喘着氣，說道：「糊塗！你要用這個餵豬啊？用這個一餵，豈不就要了牠的命了嗎？」

太一說道：「不是用這個餵豬！這是我自己吃的！滾！我肚子餓啦！我肚子餓啦！我肚子餓啦！」

太一用唱歌的腔調，來回唱着：「我肚子餓啦！我肚子餓啦！」他一邊唱着，一邊走着，到小屋裏去了。此刻豬圈旁邊，祇賸五平翁一人，他在那豬的身上，撫摩了一番，想個甚麼方法，可以不賣牠呢？想了多時，也沒有方法，祇有一聲長歎而已。

過了兩三天，鎮上的猪販子，到五平翁的家中來了。

這猪販子，身材很瘦，眼睛窪陷，脚上穿着蛤蟆似的舊靴子。他一邊用脚尖磕着杏樹根子，一邊望着那口猪，誇獎道：「喝！真是一口好猪啊！老哥！你這口猪太好啦！這是多麼體面的猪啊！」

五平翁聽了，很覺得意，說道：「我把牠養到現在，很費了工夫啦！你看怎麼樣？總該值十五貫罷？」猪販子說道：「那裏值十五貫，若是十四貫，確是值的。」他心想彼此所想的價值，還算是相差不遠，如果用六十兩買到手，也還可以的。

五平翁心中，也想賣六十兩，他覺着如能賣到六十兩，這價錢，也就可觀了；於是他對猪販子說道：「哼！六十兩怎麼樣？」

猪販子說道：「此刻雖值六十兩，但是我決不買，因為再經過十天八天，猪價又要跌落啦！」他這話，確含着欺騙的意思，五平翁也明白他的意思，所以祇「唔」了一聲。

猪販子非常性急，他見五平翁總是遲疑，便催問道：「究竟怎麼樣？不能再讓些價錢了麼？」

五平翁望猪販子臉上的神色，說道：「唔！還要怎麼讓價錢呢？」

猪販子說道：「你不讓價錢，怎麼能賣得出去呢？賣猪是換錢用啊！」

五平翁說道：「唔！雖然如此，」他說到此處，又沉思起來了。他恐怕猪販子又催迫他，所以他像哀求似的，向猪販子說道：「喂！你不要忙！容我仔細想想！」

猪販子帶着不滿意的神色說道：「那麼，你就慢慢的想罷！」繼而又說道：「你空想多時，也是無用啊！老哥！你貪心太盛啦！你要知道！這個猪，雖然很肥，却也不見得出奇，這麼着罷，我特別出個大價錢就是了，六十兩！如果六十兩還不肯賣，那麼，祇好作罷了。」

五平翁說道：「賣啦！賣給你啦！但是……」

猪販子非常性急，見五平翁還是遲疑不決，實在不能忍耐，於是對五平翁說道：「唉！你不妨先請旁人替你評定評定，用六十兩，買這一口猪，究竟是高價，還是廉價。」

他說完，便匆匆的去了。

猪販子去後，賸下五平翁一個人，立在猪圈之前，還是苦苦的思索。「六十兩，」六十兩，」往來

於心中，始終不能決定。他想六十兩的數目，已經不小，自然可以賣了；但是一想到這口豬，便是愛子的替身，並且這口豬一旦賣出手去，從此以後，便永無樂趣；不要說是六十兩，就是一百兩，也不可賣呀！況且賣了以後，就難免殺宰，够多麼可憐，也對不起死去的兒子啊！

五平翁賣這口豬，始終是遲疑不決，他所以遲疑不決，確有特別重大的理由：因為五平翁向各處借的債，全是指着這口豬借來的；不論是舊債，也不論是新債，全是說賣豬之後，必定償還；那到期不能償還的債，也是藉口賣豬，請求延期。五平翁的兒媳回娘家的時候，借過一個三十兩，以前借過一個二十兩，此外還有五兩三兩的，合在一起，也頗不少。借這些債的時候，全是說，『等賣豬以後，一定償還。』如果五平翁把這口豬賣了，各處的債主，必定全來，要求清償。果真如此，不要說六十兩，就是一百兩，恐怕也不敷分配。

因為這種理由，所以五平翁始終遲疑不決，不敢把這口豬賣出手去。但是一定不賣，也是不成；因為那三十兩的債主，近日催討甚急，斷乎不能不特別注意。近年以來，村中的老爺們和鎮上的老爺們，全不像以前那樣容易對付了；尤其是鎮上商店的主人，他往外借錢，意在重利盤剝，若是到

期不還，他便根據借券上的期限，請求法院，發支付命令。（註一）如果法院發出支付命令，這口豬依舊是保不住的。那麼，不等發出支付命令，賣了豬，還清他的債，總可以了；然而也有困難之處，因為各債主，全以這口豬為目標。若是專償還一個債主的債，其餘各債主，斷乎不能默默無言；若是償還各債主的債，賣豬所得的價錢，又相差甚遠。因為有這樣的困難，所以這位正直而且小心的五平翁，思來想去，始終躊躇不決。

三

五平翁的情狀，更加緊急了。那三十兩的債主，m商店的主人，見五平翁拖拖延延的，不肯還債，便對他說：「你必須趕速償還，至遲不可過明天的正午！倘若過了正午，還沒有錢還我，我便把你的豬牽去！」除了這m商店的主人以外，那二十兩的債主，在三四天以前就來了，他說的話，和m商店的主人一樣，很嚴厲的向五平翁說道：「你若是不再還債，我可要牽你的豬啦！」

向五平翁索債的，還不止這兩個債主，那五兩三兩的小債主，昨今兩日，一望見五平翁的面，便說道：「你的豬，怎麼還不賣呀？你想遲遲慢慢的拖延，可不成啊！」總而言之，五平翁所有的債主，全

都伸着手，等他賣豬以後，向他要錢呢！

五平翁立在豬圈之前，說道：「這件事，可真困難哪！」說罷，長歎了一聲，那口豬，卻仍照往日一樣，嗚嗚的叫着。

五平翁蹲在豬圈的外邊，伸手到欄門裏，撫摩豬的鼻子，豬鼻中呼吸的暖氣，輕輕的向五平翁的面上撲着，並且諂媚似的嗚嗚的向五平翁叫着。五平翁看見這豬的舉動，以為是牠同情自己的苦況，所以現出這親切的樣子，特來安慰自己。這麼一想，立刻聯想到死去的五一，倘若此際五一還在世，多麼好啊！五平翁想到此處，便不由得歎息道：「這可難死我啦！這可難死我啦！」

五平翁對着這口豬，如同對着人一樣，滿眼含淚，連連的歎息；然而那個豬，究竟是豬，牠不能瞭然五平翁的意思。五平翁始終蹲在濃厚的昏暗之中，沉沉的思索，不知蹲至何時為止。

這一天的夜間，五平翁躺在床上，還是連連的歎息。他豫想明天的災難，心中非常難過，所以也沒得安眠。他心中描想第一個，便是商店的主人，此外還有五六個債主，全都向着自己怒罵不止，彷彿真看他們的怒容，真聽見他們的罵聲一般；並且彷彿看見自己，因為那可怕詐財罪，被警察逮

捕去了。

五平翁的豬，是他素所誇張的，也是他唯一的慰藉物，然而也是因為牠播下現在災難的種子。五平翁自從有了這愜心適意的豬以後，思念五一之心，因之稍減。於是糊裏糊塗的借了不少的債，每當睡覺之前，也時常的沾些酒來吃吃，久而久之，虧累漸多，到了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五平翁因為白晝了一天的苦工，渾身的骨節，全都酸痛，因此躺在床上，來回的翻身，「唉！『唉！』呻吟不止。

到了天將拂曉之際，纔朦朦朧朧睡着。他夢見那口豬，愈發的肥大了，像牛犢子那樣大了，一賣，便賣了一百兩。又夢見那個豬，和花笑翁的愛犬四郎（註二）一般，在豬圈的近旁，用蹶前向地面上不住的爬搔，於是就在牠所爬搔之處，用鋤一掘，便掘出許多的金銀貨幣。

天亮以後，五平翁起來，仍同往日一樣，立刻來到豬圈的前邊，一邊望着心愛的豬，一邊歎息，還是不住的思索。他從昨天，雖然思索了一夜，可是始終沒想得適當的方法；到了此刻，急切之間，更不容易想出甚麼好方法來了。

五平翁蹲在豬圈前邊的草網上，用兩隻手掩着臉面，苦惱不堪，呻吟不止。他到無可奈何之際，

便仰頭歎道：「哎呀！老天爺呀！老佛爺呀！到底我怎麼辦好呢？到底我怎麼辦好呢？」

五平翁忽然看見一物，像是青色的草葉，正在自己的足邊，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辣椒。五平翁看了，在這一剎那間，不由得大怒，心中想道：「昨天五一手中拿着這個東西，我已經罵了他一頓，誰知他還有呢？」五平翁想罷，雖用那戰慄的手把辣椒拾了起來，但是此刻他的腦中，忽然如同電火一閃，起了一個念頭。

四

五平翁在一個鐘頭以後，也沒吃早飯，正蹲在小屋裏火爐的旁邊，前思後想之際，忽聽太一在院中喊道：「爸爸！爸爸！那個豬啊！那個豬啊！」

五平翁一聽，立刻驚慌害怕似的，跑了出來。見太一立在豬圈之前，來回的說道：「那豬死啦！那豬死啦！」

五平翁望着臥在糞草上的死豬，一時如同啞子一般，默默不語。他的手足像是僵硬了，鬚唇也顫動不已，尤其是他臉上疲萎的筋肉，拘攣着，現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表情，他這種表情，決不是言語

所能形容的。

太一像是遇着甚麼有趣的事一般，用唱歌的腔調，反覆唱道：「那豬死啦！那豬死啦！」他一邊唱着，一邊望着死豬，毫不在意。

五平翁的目中，帶着一種異樣的光輝，突然大怒起來，望着太一罵道：「你這糊塗東西！」說着，便伸出如熊掌一般的大手，在太一的腿上，痛打起來。一邊打着，一邊說道：「你呀！我不是囑咐過你，不准把辣椒給豬吃麼？我那樣的叮囑你！你這糊塗東西！你這糊塗東西！」說罷，又打。太一被五平翁打得在地上亂滾，大聲哭着說道：「沒有啊！沒有啊！」

五平翁裝作沒聽見，還是用他那熊掌似的大手，不住的打。像瘋子一般，向太一罵道：「你這糊塗東西呀！你這糊塗東西呀！」

太一本是個傻子，他挨了打，便連連喊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他一邊大聲哭着，一邊叫喊不止。

然而五平翁的苦肉計，究竟失敗了。

他向債主們說道：「這個糊塗東西，竟把辣椒給牠吃了，所以成了這個樣子……」（這件事，當真是太一作的麼？五平翁在此時却不這麼想。）他雖然哭着說，但是債主們並不為他的哭所動。那個死豬，一文半文的賣給豬販子了，以所得的價錢，給了一個債主，算是還了一部分的債務。最合算的，就是豬販子了，他按照正式手續報告，聲明此豬並非因病而死，依舊可以賣肉；於是他把這個豬宰了，賣給熟識的人們，得了好幾倍的利。然而五平翁的事，究竟怎麼辦呢？五平翁現在一無所有，祇得聽憑債主處置。他既無力還債，因此有一個債主，便以他代豬，把他牽了去，使他終身工作，以抵債務。這麼一辦，一定很不錯，五平翁自此以後，因此得以安樂度日，也未可定，不論如何，決不必以餓死為憂了。

那麼，那個傻子太一呢？恰巧鎮上有要小孩子的，便把那小孩子給了鎮上，太一也就傭工去了。他雖然沒有智慧，因為力氣還不小，若當作牛馬用，一定是很適宜的。他的食量，幾乎能喫兩個人的飯，然而不給工錢，在僱主方面，也不算十分喫虧。

(註一) 支付命令，是民事訴訟上一種簡便辦法。由債權人，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向債務人，發債支付命令，命其於一定期限內，清償債務。如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聲明異議時，則視債權人之聲請，與起訴同；於是按照通常訴訟辦理。如債務人無異議，則須遵照命令，清償債務。若期滿仍不清償，則債權人，可以聲請強制執行；不用經過辯論裁判諸種程序，即可了事。我國民事訴訟條例，亦有此種規定。

(註二) 花笑翁，是日本通行全國的童話。內容敘述一個老翁，因為無子，便飼養一條狗，愛之如子，給牠起名叫四郎。有一天，四郎在菜園中一棵槐樹下，爬搔不止；老翁便在牠所爬搔之處，用鋤掘出許多的金銀。

(完)



俘囚

法國莫泊三著
碧漪女士譯

除了落在樹前霏霏雪響之外，林中早已寂然了。這美麗的小雪，自午時便已降起，將樹枝敷上一層冰苔，將地上黃葉，蒙茸的蓋了一重銀幄，在路上鋪開無邊無際的又白又軟的氈子，使樹海中的寂寞逐漸濃深。

在林務員的屋前，有一個年青的婦人，赤着兩隻臂膀，用斧頭在石塊上砍柴，伊的身體很是高大，瘦而壯健，是一個生長於樹林中的姑娘，是林務員的女兒，也是林務員的妻子。

屋裏有聲音喊道：

「今天晚上我們是孤單的了；柏齡呀，你應當進來，天快黑了，恐怕有普魯士兵或者狼遊行哩。」

這個女樵夫一面用力砍一截樹幹，每次舉起臂膀來，胸部便挺一挺，一面回答：「我快弄完了，嬾嬾，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你不要怕呀，天還是亮的呢。」

伊於是將砍好的柴一捆捆的拿進來沿著火爐邊堆着。又出去掩上了那橡樹心做的大木柵，最後進來用一根門將門關了。

伊的母親挨近火紡紗，這是一個皺紋滿臉的老婦人，因為年紀老了的關係，常常膽怯；「我不放心」伊說，「當做父親的在外邊，兩個女人在家裏，都不強壯的。」

少婦回答道：

「喔！我一樣殺得死一個狼和普魯士兵呢。」

伊的眼一瞥那掛在竈上的大手槍。

伊的丈夫已經入伍去抵擋最初侵入的普魯士兵了，這兩個婦人單和父親同住，那父親是一個老衛國兵，名叫尼古拉壁甸又號為「高蹺人」。他死也不肯拋棄了他的家躲到城裏去。

相近的城利帶，是一個堅固的築在崖石上的古城，城中有許多愛國志士和百姓們，決定抵抗

侵入的外兵。利帶地方的人民，對於守城之勇敢，是素來出名的，在亨利第四，魯意十四的時代已經有兩回了，現在同樣的又來一回，他們將自己關閉在家裏，照這城相傳的故事設起一道防禦線，弄得不好，或者人家將他們在自己的圍牆裏燒死。

他們曾買了大炮和槍，組織起一個小小的軍隊，天天在操場裏操練，一切的麵包師，販香料的商人，屠夫，書記，辨護士，細工木匠，書買，藥劑師，輪流的在一定的時刻來上操，由臘尉尼先生統率着，他本是騎兵隊裏的小軍官，現在是雜貨商人，因為他曾和蘭賀登先生的女兒結婚，承繼了他的店。這地方的青年都到前敵去了，他組合了其餘想抵抗外兵的人們，他發號施令，居然處於大元帥的地位。那些胖子在街上走着操步，無非減卻身上一點脂肪，加增氣喘，瘦弱的人，背着行囊，倒可以強健他們的筋肉。

大家等待普魯士的兵來，但普軍偏不出現。他們相離不遠，但他們的斥候隊已經兩次穿過森林，一直到林務員居古拉壁又號為高蹺人的家門口了。

那位老衛國兵，像狐狸似的跑回城裏報信。大家將槍礮擺開，準備廝殺，但敵兵卻又不來了。

高蹠人的屋子，同時又是達衛靈森林的郵局，那老兒每星期進城兩回，採辦自家的糧食，帶鄉下的信給城裏人。

有一天那老兒到城裏報告道：「有一小隊的德國兵，前天午後兩點鐘停在他屋裏，不過一會兒就走了，那軍官下令都用法國話。」

當老兒動身進城時，爲怕那開始猖獗的狼羣，帶了兩隻狗，兩隻獅子口的大獵狗，他留下兩個女人在家，吩咐伊們晚間好好躲在屋裏不要亂出去。

那少婦一點都不怕，但那老女人時常發抖，不住的說道：

「這結局總不好，這一切，你看這結局總不好。」

這晚伊比平日更焦心。

「你知道麼？爸爸什麼時候回來？」伊說。

「哦，不會在十一點鐘前的，那一定，當他在司令官家裏喫飯，他回來總是遲的。」

伊將鍋架在火上，煮起湯來，當伊停止動作時，聽見一個微茫的聲音，由煙囪漏進。

伊喃喃的道：

「有人在樹林裏走動呢，那裏至少有七八個人。」

那母親嚇得趕緊停了伊的紡輪，牙齒相擊的說：

「呵，上帝父親不在這裏，呵！」

伊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重重的敲門聲，將門窗震動。

兩個婦人不敢回答，一個粗猛的帶著喉音的聲音叫道：

「開門來！」

停了一會，那同樣的聲音又叫道：

「開門來，不然我就將門搗碎了！」

柏齡趕緊將爐台上的手槍，塞進裙袋裏，將耳朵貼在門上問道：

「你是誰呀？」

那聲音回答道：

「我們是上一回來過的支隊。」

少婦又問道：

「你們想要什麼呢？」

「我們自從早晨起，就在樹林中同我的部下迷了路，開門，不然，我就將門搗碎了。」

那女林務員沒有第二個法子，伊只好趕快抽去那大門，就聽見沈重的步聲，在熾微的雪光裏，伊看見進來了六個人，六個普魯士的兵，就是前天晚上來過的那幾個。

伊用堅決的聲調說道：

「你們在這個時候來要想幹什麼？」

那小軍官答道：

「我迷路了，我是完全迷路了，我還認得這屋子，我從早上起就沒有喫東西，我的部下也沒有。」

柏齡道：

「今天晚上我單單同我母親在家呢。」

那兵官倒像是一個好男兒，答道：

「不要緊，我不會害你的，不過弄點東西來喫喫罷，我們又飢又渴了。」

那女林務員才退後道：

「請進來。」

他們進來了，滿身是雪，盃上積了雪，好像是一種發泡的蛋乳餅，這模樣竟使他們賭他爲蛋糕了。他們都像很疲乏。

少婦指着在桌子旁邊的兩條木橈對他們道：

「請坐，我去普你預備晚餐，這是真的，你們像是很餓了。」

於是伊重新門上那根門。

伊在鍋裏注滿了水，放下牛油和馬鈴薯，在爐邊鈎子上卸下一塊脂油，將牠切爲片子丟在湯裏。

那六個兵饑涎欲滴的看她烹調，他們將槍和行囊都放在一邊，等着，乖乖的好像小學生坐在

課堂上似的。

那母親又紡起紗來，時常怯怯地偷眼一瞥這班不速之客。屋裏所能聽見的不過是紡車的輕轉聲，柴火的燃燒時所發出的劈拍聲，沸水的喧騰聲。

忽然來了一種怪聲，將他們嚇了一跳，門外好像有一種嘯聲，一種獸嘯，洪亮異常。

德國軍官裝上一顆槍子，那女林務員做一個手勢止住他，微笑道：

這是狼，牠們也像你們一般，被飢火燒着呢。

那人不信想出去看看，才將門一打開，就看見兩隻大灰色獸，放開大步飛也似的竄走了。他回來坐下自言自語的道：

「我不相信。」

他等到他的晚餐預備好了。

他們便開始大喫起來，因為要多塞進東西的緣故，口開到耳朵邊，狼吞虎咽，雙眼圓睜，喉中勿突勿突之聲，渾如檐溝注水。

兩個婦人沈默地看着這些紅鬍子動作；馬鈴薯喫進去像跌進一團動的毛茸中間。當他們說渴了時，那少婦到地窖子裏取了些蘋果酒。伊在那中間停留了很久；這是一個穹形的地洞，相傳大革命時曾關過囚犯，也曾藏過逃亂的人，有一條靠廚房開的一條螺旋的狹梯到裏面去。

當柏齡上來時，伊笑了，伊獨自一個兒笑，顯出狡獪的神情。伊將一壺酒遞給德國兵。於是，伊自己和伊的母親在廚房另外一邊喫飯。

那些兵飯罷，六個人都渴睡起來，圍繞着桌子，有時候有人將額角碰者板壁，上發生很重的一響，便立刻驚醒，將身子挪一挪。

柏齡對軍官說；

「請你們在火邊睡罷，這裏容得下六個人，我同母親到我房裏去睡。」
兩個婦人上了樓，聽見伊們將門下了鎖，走了幾步，再就沒聲響了。

那些普魯士兵仰在地板上，脚挨近火，頭枕在捲着的外套上，不一刻六個人同時呼呼地打起

軒來，那軒聲尖而洪，連續又響着。

他們睡了一會，忽然有一下槍聲，很響亮，可以使人相信牠打在這屋子的牆上。兵們立時驚起，他聽見接連響了兩下，跟着第三下的響的還有呢。

樓上的門忽然開了，女林務員出現了，赤着腳，穿着睡衣，和短裙，手裏拿了一個燭台，臉色很是驚惶，吃吃的說：

有法國兵來哩，他們至少有二百人，如果他們知道你們在這裏，便要將我的屋子放火燒了，請你們到地窖裏去躲一躲，若是你們弄出聲音來，我們都要死了。

那軍官嚇住了，喃喃的道：

我願意，我很願意，在什麼地方下去呢？

那少婦趕快將那方面狹的阱門拽起來，六個兵由那條螺旋梯直鑽到地底，戰戰兢兢的用腳試探着，一步一步踏下。

當那最後的盔尖消失時，柏齡將那片重橡板放下，牠厚如一堵牆，硬似鋼鐵。板用幾道鉸鍊和

一把大鎖鎖起來，伊於是不禁笑出來，一種咽聲而快樂的笑，伊恨不得在伊的那些俘囚頭頂跳舞。他們一點不做聲，關在這裏面，好像閉在一個堅固的盒子裏，一個石頭的盒，不過由一個鑲了鐵條的通氣孔透氣。

柏齡重新弄旺了火，架上鍋子，從重做伊的夜飯，自語道：

「爸爸今晚定要疲乏哩。」

伊獨自坐在那裏，大鐘的擺聲，在沈寂中有次序的滴搭滴搭的響。

那少婦不時向鐘面不耐煩的瞥一眼似乎說：

「牠行得好慢呀！」

頃刻間，伊聽見伊脚下竊竊私語聲，但語音很低，不能透過這地窖子的穹形石板，那些普魯士兵開始猜着伊的狡計了，軍官立刻跑上石梯，想用手托起那門來，他又喊道：

開門。

伊起身走近些，學着他們的音調問道：

「你們要什麼？」

「開開來。」

「我不能開。」

那人憤怒了。

「開開來。不然我搗碎這門。」

伊笑道：

「搗罷，我的蠢貨，搗罷我的蠢貨。」

他開始用槍托極力打那扇蓋在他頭頂上的橡板門，不過伊一點也不動。

女林務員又聽見他下去了，兵們一個個的上來了，他們又繼續了一陣那無益的努力，又聽見他們一齊回到地底商議起來。

少婦一面聽着他們，又跑去開了大門，豎起耳朵在黑夜中聽着。

遠遠聽見吠聲了，伊打起胡哨子來，像一個獵人，同時兩隻大狗，從黑影中跳出歡欣鼓舞地向

伊身上撲來，伊提起牠們的頸子，不許牠們奔跑，才用力大喊道：

「喔喂，父親！」

一個聲音在遠處回答：

「喔喂，柏齡！」

女林務員更喊道：

「不要在通氣孔前走過，地窖子裏有普魯士兵呢。」

那高大的人影，趕緊改了方向朝左邊走，停在兩顆樹中間，着急的問道：

「地窖子裏有普魯兵，誰做的事？」

少婦笑着說道：

「就是昨天來過的那幾個，他們在森林裏迷了路，我活活的將他們關在地窖裏了。」

伊敘述伊的冒險，伊怎樣用手槍驚嚇他們，將他們驅到地洞裏。

那老兒還是很嚴重的問道：

「現在你教我怎樣辦呢？」

伊答道；

「到臘耐尼先生那裏去請救兵來，他們將成爲他的俘虜了，他將要怎樣的快活哩。」

壁甸老兒微笑道；

「果然他要樂煞了。」

他女兒又說道；

「你喫了飯去，喫得快一點。喫了就動身。」

老兒坐在桌邊先將兩大碟東西擺在地上給狗，自己才用他的晚膳。

普魯士兵聽他們說話，一點不響。

一刻鐘後，高蹺人又動身去了，柏齡兩手捧着頭在那裏等。

俘囚們又擾亂起來，他們喊叫，發狂似的用槍托搗那堅固的阱門，後來他們又在通氣孔裏放槍，希望或者附近有走過的普魯士兵聽見來救。

女林務員老坐着不動；但是一切的聲音撩亂伊，激惱伊，伊恨不得將他們殺死，這些暴徒們，使他們做聲不得。

伊不耐的思想，漸漸增加起來，伊看鐘數那分秒。

父親去了，一點半鐘了，他現在應當到了，伊彷彿看見這些事情似的，父親將這件事告訴臘尉尼先生，他感動得白了臉，趕緊按鈴喚他的女僕拿制服和軍械來，伊有彷彿聽又鼓聲滿街，窗外顯出人們驚惶的臉，市兵都從家裏走出，衣服穿得不大周全，皮帶掛在腰間，喘着氣提起操步，向司令官家裏聚攏。

於是高蹠人當先，軍隊開拔了，黑夜裏冒着雪向森林奔來。

伊看了一下鐘「他們一點鐘內大約可以到這裏了。

一種擾亂的不耐侵襲着伊，那口鐘在伊看來簡直停着不動，時間真長呵！

好容易鐘針搭到伊預定他們到的時間上了。

尹重新打開門，果然看見一個黑影很小心的前來，伊怕起來了。喊了一聲，原來是伊的父親。

他說道：

「他們叫我來看看事情有變動沒有。」

不，一點沒有。

他便跑過去，吹起一聲尖厲而長的哨子，立刻看見一簇棕色的東西在樹影中徐徐地來了，這是先隊鋒，有十個人。

高蹠人叮囑他們道：「不要在通氣孔前面走過。」

第一排到的人對陸續來的說明了通氣孔的危險。

最後，隊伍到齊了，攏總有二百人，每人帶了二百顆子彈。

臘尉尼先生抖抖地將軍隊調開，圍住了屋子，只留下那抹黑的小孔不圍，那就是地窖子通氣的地方，

他進屋子將他的勢力和現在的態度通知敵兵，但地下寂然無聲，真使他疑心他們是不見了，消滅了，或者從氣孔裏飛通走了。

臘尉尼先生在阱門上頓足喊道：

「普魯士軍官先生？」

德國人不答，

「普魯士軍官先生？」

還是無效果。他足足有二十分鐘，教那軍官將器械和軍裝都繳出來。應允保全他和兵士的生命和軍人的榮譽。但他們竟不表示贊成和反對的意見，事情有些變得棘手了。

市兵們在雪地極力躲腳，肩膀互相撞着，藉取一點煖氣，他們看着那通氣孔在面前，便發生一種強烈的冒險的欲望，想到面前探看。

忽然他們之中的一個，叫做巴得温的，是一個很靈便的夥計，他像野兔一般在通氣孔前一跳就過去了，他的試探成功了。那些俘囚像死了似的不動。

「有人在裏面哩。」

別一個兵士也到那危險洞前一跳過去，這變成一種遊戲了，一個個接聯跳過去，像小孩們競

走似的，他們跳起時腳底積雪迸濺，人家取煖時總燒起一堆柴，但是這些國民軍取煖的方法，又是一種花樣，他們利用那從右邊場子到左邊場子的跑跳。

有人叫道：

「馬路桑，輪到你了。」

馬路桑是一個胖麵包師父，他的大肚皮，時常成了同伴取笑的材料。

人家捉弄着他，他遲疑的，氣喘吁吁提起規矩的操步向前去，大肚皮不住搖擺。全隊的兵士笑得眼淚都出來，故意激厲他道：

「好呀，好呀，馬路桑！」

他的路才走過三分之一，忽然一道紅閃的火光，接着碎的一聲，那肥胖的麵包師鼻子尖撲在地上，慘聲大喊起來。

誰都不敢向前去救他，只見他哼着手脚並用的在雪地上爬過去，人家才將他救出危險的地段，他就暈過去了。

他大腿上喫了一彈，

在驚恐之後，新的笑聲又起來了。

但司令官臘耐尼先生從林務現他大聲喊道：

「洋鐵匠白朗秀和他的工人們。」

三個人走近來。

「折下這屋子的承水管。」

一刻鐘後他們抬了一節二十米突長的承水管到司令官那裏。

他使人十分小心地在阱門上打了一個小孔，將自來水管和這孔連接起來，他顯出快樂的神

氣：

「我們使德國先生們喝點水。」

一種熱狂的喝采，快活的呼嘯，和迷醉的歡笑，風起雲湧的，起來了司令官教一班兵五分

次輪流灌水，於是他下令道：

「灌水。」

鐵輪轉動，一種小聲沿着鐵管流入地間，發出泉水的潺湲，又像紅魚觸着崖石的摺刺。

大家等待着。

一點鐘過去了，於是兩點，於是三點。

司令官不耐煩地在廚房裏走來走去，時刻將耳朵貼近地面，試猜想他仇敵的作爲，他自問他們是否將要投降。

仇敵果然擾亂起來，聽見他們移傳大桶的聲音，說話，兼之波聲櫛泊。晨八點鐘通，氣孔中有一個聲音出來。

我要對法國軍官談話。

臘尉尼由那窗口回答頭不十分挪向前。

「你肯繳械了麼？」

「我肯繳械了。」

「將槍拋出來。」

大家看見一件軍械從洞中飛出，跌落在雪地上，於是二三以至於所有的都繳出來了，那同樣的聲音喊道：

「我再也沒有了，快些我淹着了。」

「停止，」

水管的鐵輪立刻不動。

等得廚房裏裝滿了兵，他才慢慢的拽起那阱門。

四個頭探出來了，四個棕色的帶着淺色頭髮的，頭一個個出來。那些德國兵，水淋淋的打着寒戰，都很驚怕的樣子。

他們都被抓住縛起，好像人家怕他們出其不意逃走似的，法兵分做兩隊，一隊護送俘囚，一隊將馬路桑擺上架牀抬回醫治。

大家凱旋似的回到利帶城。

臘耐尼先生爲俘虜了一羣普魯士先鋒隊，得了勳章，那肥胖的麵包師，也得了一個陸軍獎牌，因爲他從敵兵那處受了傷。

(完)

賣菜傭備(又是一個民間詩人)

(蘭陵松齋)

前清道光時。常州奔牛鎮有一姓朱的賣菜傭。不讀書而能做詩。每天挑菜到市上去賣。開了便信口高歌。韻語天成。絕不雕琢。人家都聽慣了。不以爲異。記得他有一首詩道。春到江邊三月三。桃花水裏一船還。(中缺)搖過浮橋就轉灣。有人問他既不識字。怎會做詩。他便哭道。從小死了爹娘。沒有讀書。這是終身抱恨的事。他年五十餘歲卒。里中父老。至今還都談到他。時常在口頭傳說。光緒間邑人重修縣志。採訪到此事。主事者某紳。性情迂拙。以爲不經之談。他說沒有不識字倒會做詩的。所以終沒有把此事刊上去。見于瑾懷著知非集今節譯爲白話。

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統一牌自來水筆 和平牌自來水筆

特別優待辦法，備有此筆一支，可以長期享用，絕無損壞之虞。此為一般購買自來水筆者所常有之理想，今竟實現矣。尙祈從早購備，以資紀念。

優待辦法

包用包換 凡購買統一牌或和平牌自來水筆者，附贈保單一紙，長期包用。倘有損壞，隨時可向原購買處憑單調換，不收費用。

免費刻字 特備電刻西文名字機，凡購買統一牌或和平牌自來水筆者，欲在筆桿上任刻何字，均可遵辦，亦不取費，但以上海發行所為限。

價目表	
統一牌	和平牌
第五號 黑桿金頭 自吸式 附金夾 每支四元	第一號甲 紅桿 自吸式 附金夾 每支九元
第十號 黑桿 自吸式 附金夾 每支三元	第一號乙 加大紅桿 自吸式 附金夾 每支十二元
	第二號甲 藍桿 自吸式 附金夾 每支九元
	第二號乙 加大黑桿 自吸式 附金夾 每支十二元

特別紀念 九折發售 以現款購買為限

本館為紀念全國統一與和平起見，特向美國萬國自來水筆公司定製上列自來水筆兩種，現已大批運到，即日開始發售。此筆質料之精緻，製作之完密，式樣之新穎，可稱為自來水筆中之最進步的出品。若與他筆相較，尤可見其售價之低廉。且訂有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新著短篇小說

醉裏 一冊 八角

羅黑芷著 這是羅先生的創作集，有幾篇曾登小說月報及文學週報。他的創作深沉凝鍊，造句不同凡俗，一腔不得發洩的悒鬱，都用細琢細磨的文筆抒寫出來，頗具北歐作家風格。羅先生已於去歲逝世，遺作尤覺可貴。

慘霧

許傑著 一冊 九角

內容分「慘霧」「醉人的湖風」「菜牙與小牛」「小草」「台下的喜劇」「隱匿」「賭徒吉順」等七篇，大部份都是描寫鄉村生活的斷片，文筆優美而暢達，結構謹嚴。

孤雁

王以仁著 一冊 五角五分

這是一部連貫一氣的短篇小說集，書中的主人翁本是一個可以奮發有為的青年，但是受了社會的壓迫，精神和肉體都斃了無限痛苦，終於走上了墮落的階梯。在藝術方面，他的造句的複雜和美麗，描寫的富于詩意，都是本書的特點。

- | | | | |
|----------------|------|---------------|----|
| 春雨之夜……………王統照著 | 七角五分 | 小說彙刊……………葉紹鈞著 | 四角 |
| 綴網勞蛛……………落華生著 | 六角五分 | 隔膜……………葉紹鈞著 | 五角 |
| 空山論雨……………落華生著 | 三角五分 | 火災……………葉紹鈞著 | 六角 |
| 海濱故人……………盧隱女士著 | 七角五分 | 線下……………葉紹鈞著 | 七角 |
| 超人……………冰心女士著 | 四角五分 | 瑪麗……………敬隱流著 | 三角 |

澡堂瑣談

(俄國霍柴甫著)

唐小圃
白樹田 同譯

第一

今天有一位先生，是個白胖子，他在水氣迷蒙之中，看見一個削瘦而細長的人口上的鬚鬚，是很稀疏的，胸前佩着個很大的銅十字；他看了，便向他嚷道：「喂！你這個人架子！倒是給添一點兒熱水來呀！」

那個瘦長的人說道：「先生！我不是夥計，我是理髮師，添水不是我的職務！可是我請示先生！您不拔幾個拔血罐（Кривосочная Баночка）嗎？」

那位胖先生，聽了這話，便撫摩着自己紫紅色的肋條，想了一想，然後說道：「拔血罐麼？也好，拔幾個罷！好在我此刻閒暇無事，並不忙着往那裏去。」

於是理髮師，跑到前堂，去取器具。大約不過五分鐘的光景，那位胖先生的胸前背後，已經拔起十個罐子來了。

當拔到第十一個罐子的時候，那理髮師，忽然開言道：「尊貴的先生！我很記得您在上星期六日，會到我們這裏來洗澡，我還給您割過一回肉刺呢！我是理髮師米哈伊羅，您還記得麼？那時候，您不是還向我打聽過待嫁女子的問題麼？」

胖先生說道：「啊呀……是嗎？」

理髮師說道：「怎麼不是呢？不過我此刻正在齋戒期內，似乎不應當議論旁人的罪過；然而對於先生，又不能不宣布我的肺腑。那麼，我祇好先禱告上帝，宥恕我的口過罷。現今待嫁的女子，可以說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真是又荒謬，又沒有道理。從前待嫁的女子，他們所欲嫁的人，祇求端莊誠實，信仰宗教，和富有萬能的金錢罷了；現今這些女子卻不然了，她們一味的醉心學問，那麼，祇好給她一位學者罷。至於作官的老爺，和經商的老板，那就全別提了；因為她們對於作官的和經商的，正在譏笑呢！但是所謂學者，也有幾等幾樣：固然也有因為學問取得高官厚祿的；然也有終身老於筆硯

間，到死了的時候，不名一錢，無以為斂的。請看現今這一類的人，豈不是很不少嗎？記得我們這裏來過一位學問家，他是個專門研究電信的。聽說他的學問很高，也很有些新發明；可是當他洗澡的時候，連一塊胰子都沒有，够多麼可憐哪！

理髮師剛說到此處，忽聽上邊閣子上有一個嚷着嗓音的人說道：「窮固然是窮，但是很體面。這一等的人，我們應當尊重他！應當知道學問是與貧窮相關聯的！正因為貧窮，纔足以表示他的品格高尚！無知的東西！」

米哈伊羅斜着眼睛，往閣子上一看，原來在那裏坐着一個瘦鬼。祇見他渾身的骨節，全都露在外面，顯露着簡直的橡皮包着骨頭似的。他正拿着一把苕帚，擊打自己的肚子呢。他的面貌，因為被下垂的長頭髮遮蓋得很嚴，故此絕對的看不見；所看得見的，祇有他那兩眼睛正在氣憤而且猜疑的，向米哈伊羅釘着呢。

米哈伊羅滿不在意，向那瘦人輕輕的看了一眼，說道：「好個長毛兒鬼！這纔算是有思想呢！也不知是什麼緣故，這一類人，怎麼滋生得這麼多，竟會勦滅不盡……凡是基督教的教義，他是一概

憎厭的，像是不好潔的人，反對香薰物一般。祇知一味的袒護學問，然而現今待嫁的婦女們所歡迎的，正是這一流人物。先生！你確是這一流人物，一點兒也不錯呀！我記得秋天有一個牧師的女兒，把我喚了去，對我說道：「米施利——因為我給太太小姐們梳頭，她們都叫我米施利。」——米施利！請你給我物色一個夫婿，但必須是個著作家！」她那麼託付我，可巧我這裏正有那麼一位。——這位先生，時常到帕爾非里亞飯店去吃飯，他總是用「登報」二字，恫嚇一切。若有夥計，走到他的面前，討索酒錢，他便登時掩耳說道：「什麼？向我要錢嗎？你認得我是誰嗎？你也知道我能登報，說你謀死人命嗎？」這是何等兇狡的窮漢哪！後來我用牧師怎樣有錢的話一引誘他，又把小姐的像片給他看了一看，從此就給他們二人介紹到一起了。誰知喀思秋木赤克小姐，竟嫌他貌陋，很不滿意他。她說米蘭活里鴉的面貌，稍差一點兒；其實她自己，也正不知她所需的是何等的林鬼呢！

米哈伊羅說罷，又聽閣子上那個嘎着嗓音的人說道：「這全是詆毀出版物的謬言哪！」

米哈伊羅說道：「什麼我說的是謬言？你真是僥倖了！先生！你要知道這個禮拜，正在我齋戒期內；要不然，我專爲這謬言二字，也要說你幾句……那麼，如此說來，先生你，也是個著作家嗎？」

那嚷着嗓音的人說道：「我雖不是著作家，可也不許你們這一類的糊塗人隨便議論短長！要知道我們俄國著作家很多，並且勤勞極大；他們都能發揚國光，促進文化！我們因為這一點，正應敬禮他們，豈可妄加譏評呢！再者我所說的著作家，是僧俗都在其內的！」

米哈伊羅說道：「我想教會中的人士，未必從事於此罷？」

那嚷着嗓音的人說道：「你這種糊塗人，真是不明白！例如羅司托夫司克，赫爾酸司克，莫司庫夫司克，和其他的教士們，不是都能以自己的著作補助文明嗎？」

米哈伊羅斜着眼睛，望着自己的敵人，不住的搖頭，又屢屢的咳嗽。過了半天，他纔搔着自己的後腦，喃喃說道：「唉！先生！你這是怎麼啦？我看你真有點自作聰明啊……不枉你的頭髮長得那麼長，真不枉啊！你要知道！我對於這一切，全都明白得很！並且立刻就要瞻仰瞻仰你究竟是何等的人物！」他說着，便轉過臉來，對那位胖先生說道：「老爺！這拔血罐，請在你的貴體上，少放一時，容我出去一趟，立刻就回來！」

米哈伊羅說罷，便一邊走着，一邊穿自己的溼褲子。祇聽他赤着兩隻腳，吧咭吧咭的，走出前堂

去了。

他向一個站櫃賣肥皂的少年說道：「等一會兒，就由後堂走出一個長毛鬼來，你務必注意！他是一味的惑亂人心……思想絕高……趕快報告那扎爾先生去罷……」

那少年說道：「你告訴小夥計們去罷？」

於是米哈伊羅就轉身向那些看管衣服的小夥計們附耳說道：「過一會兒就有一個長毛鬼，向這裏來。你們可要注意他！最好是跑去報告女主人，把他發到那扎爾先生那裏去註冊。他的言論，無奇不有……思想絕高！」

小夥計聽了米哈伊羅的話，不由得大吃了一驚，說道：「什麼？長毛鬼在這裏脫衣服的，統共是六位，連一位那樣的人，也沒有啊！在這六位之中，是兩個韃靼人，一位老爺，兩個商人，和一位牧師罷了……除此以外，再沒有一個人了……大約你拿那位牧師當作長毛鬼了罷？」

米哈伊羅說道：「小鬼頭們，不要瞎扯謊啦！我自己說的話，我自己是知道的。」

他於是看了看牧師的衣服，又用手動了動牧師的法衣，不由得聳起肩來……他的滿臉，立刻

現出極端猶豫的神色，問道：「你說的那位牧師，他的外表，是什麼樣子呢？」

小夥計說道：「瘦弱的身體，兩道白眉毛，……很稀疏的鬚鬚，……並且是一個勁兒的咳嗽。」

米哈伊羅立刻像驚醒了似的，喃喃說道：「啊呀！我分明是罵了牧師了……有罪呀！有罪呀！兄弟們，你們要知道！我正在齋戒期內呀！現今開罪於牧師，將來還怎麼信教啊！啊呀！上帝呀！饒恕了我這有罪的罷！我趕快求他赦我的罪去罷！」

他於是搔了搔後腦，又整了整愁容，然後很慌忙的向後堂跑去。但是到了此刻，那位牧師，已經不在那閣子上面了。祇見他立在下面水管的放水口前邊，岔着兩條大腿，正給自己向提桶裏放水呢。

米哈伊羅看了，便轉過身去，用那要哭的聲音向他哀求道：「牧師先生啊！我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饒了我這該死的東西罷！」

牧師問道：「因為什麼呀？」

米哈伊羅先深深的向牧師鞠了一躬，然後長吁短歎的說道：「因為我說你的腦筋裏有思想。」

第二

帕德赤秦，赤着身體，和旁人一樣；和旁人所不同的，祇有他的禿頭上，戴着一頂便帽罷了。他一則怕血沖了腦筋，二則怕感受了痰症，所以洗澡的時候，永遠戴着帽子。他一邊上閣子，一邊向拋士秦說道：「我真覺着奇怪：我想令媛的容貌，多麼秀麗，品性，多麼賢良，怎麼直到現今，還沒出嫁呢？」

拋士秦，是個藍色細腿的小老頭兒。他見帕德赤秦一問，便聳着肩答道：「她至今沒出嫁，是因爲上帝欺我太甚了，他賜給我的性情，過於和平老實了。尼闊基木（帕德赤秦之名）你要知道！現今求偶的男子們，大都是些奸滑之輩，必須用相當的手段，應付他們；若是一味的和平老實，是無濟於事的。」

帕德赤秦問道：「對付他們，也須用嚴厲的手段嗎？何以見得呢？」

拋士秦說道：「這些求偶的男子們，全是非常放肆的壞東西，對於他們，必須有一定的應付方法。用什麼方法，應付他們呢？尼闊基木！應付他們，沒有旁的好方法，祇有一個「嚴」字而已；若是和他們客氣，是萬萬不行的。什麼打官司咧，什麼打嘴巴咧，什麼送警察咧……這全是應付他們最相

當的方法。這些人們，全都是空談而無信用的人哪！

兩個朋友，並排臥在閣子上，各拿着舊帚，在肚子上，做起工夫來了。

拋士秦又接着說道：「這些惡棍，全都是空談而無信用的人哪！我真受够了他們的欺騙啦！倘若我的性情稍微的強硬一點兒，我的達沙，也早就出嫁了，也早就生小孩兒了。我的先生啊！你可知道，現今女界中的老處女，真正純潔而無瑕疵可指的，有幾個人呢？也不過各占一半，百分之五十罷了。尼闊基木！你要知道！就是這一半當中，在她們少年時代，也都有了情人啦！她們既各有了情人，爲什麼不實行結婚，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因爲這些壞男子狡猾異常，而女子的父母，又箝制不住他們，所以竟任他們隨便擺脫去了。」

帕德赤秦帶着懷疑的神色問道：「你說的話，全都對嗎？」

拋士秦說道：「怎麼不對呢？現今的男子，全是些放蕩自恣，思想自由的人，既愛美色，又貪金錢，若是無利可圖，白白的使他進行，他是決不幹的。你既供給他快樂，他還要和你要錢，縱令到了實行結婚，也都是別有目的。他們嘗說：「又娶妻，又賺錢，」這不是他們的供詞嗎？唉！這也不要緊，你就是

吃吃盥盥，也可以，弄些錢用用，也可以，祇要把我們的孩兒娶過去，以恩愛相待，也還罷了；誰知一旦娶過門去，祇有痛哭流涕，飽嘗苦中之苦，這是何等令人傷心的事啊！還有一種人，尤其可惡。起初是耐着性子，破着功夫，在女子面前，左求婚，右求婚，及至到了極點，總該結婚了；誰知他卻不然，他等大體已經成就，卻又喜新厭故，轉向別人求婚去了。如此看來，人若是永在求偶的時代，倒是真合算，真快活呀！又能足吃足盥，又能隨便借貸，人生如此，又何必他求他的一生，永在求偶的時代，到了老年，也就該死了，也就不必再娶妻了；雖然頭禿齒落，老邁龍鍾，孤身一生，依然故我，這也是常見的。還有些人，不結婚，是純粹由於糊塗的。因為糊塗人，究竟自己需要什麼樣的配偶，自己也不甚瞭然。於是濫行挑剔，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成，東走西奔，左挑右選，總是不能愜意；可是到了末了，卻無緣故的降格遷就了，反自己安慰自己道：「我這可不能不同意啦！」就以達沙結識的第一個男朋友喀他瓦索夫論罷，便是一個榜樣。他是個中學校的教員，九等文官，學問無所不通，如法文，德文，算學等等，全是很高的。然因為證明數理的緣故，他卻變成了偶像，呆子……這又有什麼可取呢？」他說到此處，向臥在身邊的帕德赤秦一看，祇見他合着雙目，坦坦然然的呼吸甚勻，連一動也不動；於是向他

呼道：「喂！尼闊基木！你怎麼睡着啦？」

帕德赤秦，依舊合着雙目，答道：「沒有啊！我何嘗睡着啦？我這是閉着眼睛納福呢！」

拋士秦又接着說道：「唔！他就向我的達沙周旋起來了。閣下要知道！在那個時候，達沙的歲數，不滿二十，還是正在妙年呢！態度從容，亭亭玉立，真是無美不備，不論何人，一看見她，沒有不驚歎她的美貌，說她是個好女子的。以前曾有宗教署的五等官，齊切羅諾夫，哥拉拉維安司科，對於達沙，異常傾倒；甚至爬在地上，請她去作保姆，她都不肯應允。然而喀他瓦索夫，就在這個當兒，向我們家中走動起來了。他每天必來，非到半夜不走。他儘着同她討論物理學和各種科學……他給她帶了些小書來，他卻聽她的音樂……他儘着勸她讀書，但是達沙本來就有學問，以為這些小書，很不相當，祇以兒戲視之罷了。那知他讀了又讀，念了又念，總不歇手，真真的把人膩死了。我見他是極愛她的，她對於他，彷彿也沒有什麼。她祇說：「父親！我也不是不愛他，祇有一節，可惜他不是軍官。」我卻以為不是軍官，有什麼要緊。不論如何，他究竟是個有官職的，有節制的，並且是個有飽飯吃的正人君子啊！是了，也就是了，還要苛求什麼呢？於是他們彼此約定婚姻了，我也給他們祝福了……至於妝

奮一節，當時卻未提起。看他那種默然無言的神色，好像他不是個人，卻是個超以象外的神仙，對於有無妝奩，是無可無不可以的。後來結婚的佳期，亦經擇定了。你想已經到了這種程度，還能發生什麼變故嗎？誰知雖然到了這種程度，依舊能發生變故：記得在結婚之期的前三天，這位喀他瓦索夫先生，居然到我的舖子裏來了。祇見他面色蒼白，兩眼通紅，好像驚弓之鳥似的，不住的顫抖。我見他這種樣子，便向他問道：「你是怎麼啦？」他說：「恕罪！恕罪！馬喀爾！拋士秦之名！我不能娶達沙為妻了。這也是我一時的錯誤：我祇注意她的花顏月貌，年少老成，以為她必是個天真爛漫的好女子，誰知她已經養成嗜好好了。她既是異常的嗜好金銀絲，（譯者按：金銀絲，或係指軍服的裝飾而言）還懂得什麼辛苦度日呢？況且她太幼稚，彷彿還吮着母親的乳頭呢……」我也不知道她吮些什麼，惟見喀他瓦索夫說着說着，可就哭了。我呢？我祇罵了他幾句，便把他放了；也沒有去起訴，也沒有到他的長官那裏去告發他，也沒找警察去羞辱他。我若是去起訴呢，或者他一害羞，仍照前議娶了她，也未可定。至於他的長官，當然不管她吮些什麼，不過你既誘惑人家的姑娘，你就應當娶她，也是理所當然。商人克連秦，你總該聽說過他罷？他枉是男子漢，卻幹出什麼勾當來了。他那裏，也是有一

個快婿，竟和他執拗起來。大約是因為妝奩有些不合意，他——克連秦，就把他領到堆房裏面，又把門鎖上，然後從衣袋裏掏出一枝裝得十足子彈的大手鎗來，說道：「趕快對着聖像定婚，要不然，我立刻把你鎗斃了！」你看這位青年，居然對着聖像定婚了。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本領，打架也非我所長，可有什麼法子呢！還有一位教會的職員，是個鳳凰頭的先生，名叫布留茲見郭，服務於宗教署。他一見我的達沙，便發生了戀愛。他始終追隨着她，他的臉面，紅得和熟蝦蟆一般，口中說着情話，刺刺不休，甚至到了情急的時候，他的涎沫，便流出口角以外。他不但白晝在我們家裏流連，就是到了夜間，竟會繞着窗戶，徘徊不去。妙在達沙也愛上他了，她歡喜他那兩隻炯炯的鳳眼，情光四射。這位鳳頭先生，今天也來，明天也來，來着來着，便向達沙求婚。達沙一見，真是喜出望外，便登時表示了同意。她對我說：「父親，我也知道他不是軍人，但既供職宗教署，也就同糧臺一樣啊！所以我很愛他。」先生，你看如今的姑娘，也懂得注重糧臺啦！於是那位鳳頭先生，看了看嫁妝，又同我商量了一番，僅僅一努鼻子，便算是完全同意了。他唯一的請求，就是趕速舉行結婚大禮。及至到了結婚的那一天，眼看着就要交換戒指了，就在這個當兒，他向衆賓看了一眼，腦筋一動，突然向我發話道：「啊！老爺子！她的親屬，怎麼這麼多呀？這麼多的親屬，我可不能同意！我實在是不能！我真是不願意了！」他就這樣信口開河的說起來了！唉！說起來了！我也曾開導他，向他說道：「先生！你莫非是瘋了麼？你是

怎麼啦？她的親屬越多，豈不是敬禮也越多嗎？」我雖然開導他，他是決不回心轉意，竟至抓起帽子來，就昂昂而去了。

更有一次，一個木商阿連耶夫，向達沙求婚。他很愛她的智慧和品行，達沙卻愛他的性情穩健。我看這個人，也認定他實在是個高尚的人物。他既求了婚，一切事體，也都妥當了。妝奩，自然是要看的，連極瑣屑的地方，都看到了，箱子也打開看了。祇爲了一件女外套，收藏得稍欠注意，以致被蠹蟲咬了，他竟把達沙罵了一頓。他並且把財產單子，也交給我，這是多麼好的好人哪！若再說他不是好人，那簡直是造孽；老實說罷，我真把他愛到極點了。我同他直講了兩個月，我給他八千，他要八千五百，講來講去，有時彼此落坐吃茶，已經各吃了十五杯茶，還是沒講妥。後來我給他添了二百，他還是不滿意；結局竟因爲三百盧布，把這件事弄散了。這個可憐蟲，當他臨走的時候，還直哭呢！原來他實在愛她，愛的了不得。直到如今，我想起這件事來，我還罵我自己是個罪人呢！實在該罵！如果當時我再給他添上三百，要不然，把他帶到城裏，嚇他一嚇，或是羞他一羞，或是把他禁在黑屋子裏，打他幾個嘴巴，豈不是很好的麼？到現在一想，我當時實在是失計了，實在是糊塗了，空後悔也晚了。尼闊基木！你想想！這不是因爲我的性情太老實了嗎？

帕德赤秦說道：「先生的性情，實在是老實，這是的確的；但是我現在要走了，因爲我的頭腦昏

沉起來了。」

帕德赤秦一邊說着，一邊打了最後的一苜帚，然後翻身從閣子上下來。然而拋士秦，卻歎了一口氣，他竟把手中的苜帚，耍得更劇烈了。

寂寞

(胡謫凡)

他從校中回來。匆匆的先到樓上。掀起門帘。不禁腿兒一軟。見錦繡般的華樓。已籠着蕭索的氣象。不似昨日之穠麗生春了。他無意識的徘徊了一會。便倒在沙發上。坐着出神。順手拿了一本小說看着。看了幾行。也不覺得講些甚麼事。便順手一拋。立起身來。踱了幾步。在鋼琴上靠了一會。又奏了一曲別離恨的歌。往時必雙聲相和的。這時便成單調了。也覺很乏味。一轉身對着壁上呆視。見她仍含笑相向。恨沒有仙術可招他下來。他正發呆的當兒。忽見樓下飯已開上來了。無知的廚役。盤中依舊置着兩雙筷兒。兩只碗兒。他不知不覺的把筷兒分好了。把二碗飯也親手盛好了。他便一口氣吃了幾口。見對面的飯一些也沒有動。他便呆看了一會。又把半碗飯吃下來。看着對面的飯仍沒有動。他便把筷一擲。立起身來。不高興吃了。便按一按鈴。樓下早送上水來。把着飯收去。他扯了一塊粉紅的毛巾。抹了個臉。覺得尙留着她的脂粉香氣。抹好了臉。見梳粧臺上化妝品都不見了。祇賸得她用賸的夏士蓮及爽身粉。他便抹的抹了些。撲的撲了些。把他靈活的神經。都弄成麻木了。一回身又坐在沙

發上發怔。恍惚見她說道。我說着玩的。你又賭甚麼氣呢。他清醒了一些。知道神經的關係。起來又把案頭的愛情日曆胡亂的翻了一翻。便到牀上睡去。聞得枕上尚有餘香。聞了個快。回首見衣架上空空的。向所掛的粉紅紗半臂。湖色羅短衫等。都不見了。又引起他許多的感想。反覆了一會。再也睡不着。翻身起來。微嘆說。不要在這惱人時光留戀吧。還是到校中去。

夜了。一行翠柳。映帶着一輪明月。照得紅樓如畫。他獨自走到洋臺外。真個把十二欄杆都倚遍了。猶記得昨宵我和她同凭欄杆。說罷情話。她還唱一隻月子團圓的歌兒。我說她再過幾月就要做娘了。還是不脫這個小孩子脾氣。她以為我嘲她。立時和我相鬧。一定要咬一口出氣。可是臂上的齒印。今朝隱隱的還可辨認。怎麼一轉身就兩地賞明月了。他這樣一想。覺得孑然一身。隻影無侶。心中更為不歡。就歸室睡去。但往時卻以睡爲樂。今宵卻怕睡了。又緩踱了一會。折入後樓。見綠色的電燈。正明着。寫字檯上擺着一幀玉版宣紙。寫着簪花妙格。他便坐在椅上細看。卻是昨天早晨她寫的一篇洛神賦。他便執着一幀紙發怔。又引起他無數的幻想。忽然微風送來一陣清芬的香氣。他不覺着了疑。便循香氣來處尋過去。見洋臺後一缸荷花。已放了一朵雙頭的。這缸荷花是她手種的。要是她瞧見了。不是又要勦我作詩麼。今花開時。她恰不在。我怎忍獨自賞玩呢。早知有這樣寂寞。雖死也不放她行的。他想着竟頭也不回的到牀上睡去了。輾轉了好一會。方纔睡着。朦朧間。聞她在耳畔喚道。倩：：這好的明月。這好的荷花。你辜負了牠們。忍心安睡麼。快起來。與我同去賞玩吧。他一鶴碌起來。那裏有人呀。祇有半樓如水的涼月。浸着幾枝花影。在那裏搖動。



情場的敗北者

法國賈克佛爾 (Jaques Faure) 原著

董家濛譯

這實在想不到：你認罪了呀！
不算什麼。

我從來沒有遇見這種情形：一個被告拒絕人家替他辯護！
你這樣的執拗，我的職權也難於行使了。

我曾要求請一個辯護士嗎？他們讓我隨意指定一個，我不肯。於是他們就無聊的把這付責任委託給你。

那末你爲什麼不肯給我一些爲你辯護的材料呢？
因爲我沒有可說的，不但對於你，先生，對任何的人也沒有可說的呵。

那末你要受裁判哪！

那不算什麼！

或許要判你一個死罪哩！

現在我已經厭惡生存了！

我真要瘋了！你看，我充當三十年的辯護士，總沒有見過這種事實，你現今算是又犯了虛偽的罪。你簡直是個卑怯的罪人。但我曉得或是由於你固執的癖性而……要不然，你還是本地的紳士呢！

是呀，先生，我是本地的紳士。

一個紳士顧惜他先人的名譽，也絕不肯受無理的科罰呀！他慢吞吞地低下頭去，一股熱血立時昇到他的面部。於是辯護士又接着說：

你絕不能一言不發地就承認了這種可怕的罪惡。假使我沒有可表白的呢？

那末什麼跟你全承認了？

他遲疑了一會，羞澀地答道：

我全認了！

辯護士稍一躊躇，又問：

你願意我們把這案的詳情與經過，勉強地搜集在一塊，作

爲——雖然你不同意——日後辯護的資料嗎？

他搖搖頭表示不同意的樣子。

那末我不能替你辯護嗎？辯護士失望地喚起來。

奇異的罪犯從椅子上立起來，走近辯護士身傍，很安詳的

向他說：

親愛的先生，我很知道我這樣子使你立在困難的地位上。

但我很盼望你能推却爲我辯護的重責。

我既是你的辯護士，我的責任當然是很重大；而且多年以來，我對於案情總是很謹慎地挑選人家所給我的材料，爲的能脫人於罪。這事的慘劇，除掉你個人同犯罪的地點之外，我推測着裏面還隱着多量的黑暗與秘密，並且我必定想法使你對我說出來，必要的時候，或許用強迫的法子。

先生，你一定可以相信我不是一個兇頑的殺人犯吧。那末你可以根據這一點，很自然地向裁判員提出伸訴呀。至於我已無所希望了。但我始終不是一個兇頑的殺人犯。

你的話却不能使我完全相信！你把生死付之度外，但是你並非須先存心殺害這可憐的女僕呀；據我的私見，我相信她是你的情婦。她很美，的確的！她能煽動任何的人的熱情，除掉這階級的人同曾受你這樣教育的人以外。

的確嗎？

的確的。經過很短的沈默之後，辯護士說：我姑且假定她是你的情婦，你根據什麼理由去殺她呢？

先生，我已經向你聲明過，我和她除見過一面之外，別無糾葛！人家把罪惡推卸在我的身上，我只好屈服了；我的沈默，正是屈伏的表示呵！

辯護士立起來憂鬱地搖搖他的腦袋：

我沒有法子問你了。但我仍堅持着我的主意，就是認定你爲「過誤犯」。

先生，我向你……吧……

什麼親愛的孩子，這是應有的，請你相信我，這是爲救你的性命的！

他懇摯地緊握着辯護士的兩手；一會，仍是悽惻地一言不發回到他的坐位去。

約翰·希德爾因爲暗殺麥斯姆桑治先生的女僕瑪蒂勒特被捕。無論裁判員或辯護士怎樣的問他，他總是唯唯訥訥地毫不置辯。

自從這慘劇開了幕後，海倫桑治就陷溺在不幸的生活之下。

她自己也尋不出約翰殺她女僕的緣由，就是那把鋼質的尖刀她沒有見過。她不知道那晚上她的園裏降臨了一位強徒，並且也不知道這強徒和瑪蒂勒特的關係。

於是牠無聊的自問道：「爲的要救他的性命，我應該把我們的事宣佈出來嗎？」

牠肯救他嗎？若是宣佈出來他們的事，果能伸他的冤枉嗎？可憐的牠，終於容忍着度她不幸的歲月。

光陰如流水般一天一天的流過去，轉瞬間，已是三五個星期了。約翰因爲她的緣故，仍堅守着他的靜默。

幾個月的時光忽忽地過完了。一天晚上，麥斯姆從外面回來時，對她說：

明天廳裏，就要開庭審判暗殺瑪蒂勒特的兇手。

牠聽見這段新聞，如受一記的鎗擊。已經……他訥訥地問。

你管他呢！他始終沒有說出來他犯罪的緣由嗎？她勉力地再問一句。

沒有。你要他說什麼？他現在沒有辯護的餘地了，證據全排在他的眼前！

那末……她顫慄着又問一遍。你想人家能科他什麼刑呢？牠的兩手抓着桌子，勉強的挺直了身子，爲的使她的丈夫不至於發覺她的顫慄，一面顫巍巍地等待他的回答。

一縷清亮的聲響從麥斯姆的唇上湧出來，他簡明地答道：死刑！

一聲不響，她在心臟悸動之際，無意識地掙扎在她的丈夫的胳膊裏面。

這是判決暗殺案的那一晚上。

親愛的，我求你回復平常的狀態吧。麥斯姆喃喃的說，自從博劇誕生之後，你就好像丟失了靈魂似的；晚上屢屢徹夜的失眠；白晝也抑鬱無聊，你應當稍加調攝呀！

海倫深深地嘆一口氣，答道：

我知道呵，親愛的！

桑治先生皺皺眉：

可詛咒的罪惡呀！但是明日此時這個強徒就要了結了。海倫的面色立時慘白得像死人似的。她強制着心頭的悸動，對她丈夫說：

麥斯姆，我求你不要向我談這些悲慘的故事吧，牠們使我感着非常的恐怖。

麥斯姆從容地把他的妻摟到懷裏：

真的，請你寬恕我。我從此不向你提這些事，時間不早了，你該睡覺去哪。

海倫懶懶地向她的寢室走去。麥斯姆跟在她的身後，說：

這晚上，我還照平常似的把通到我的屋子的那小門敞開着。若是你覺着不安寧，感着恐懼時，你就叫我起來，我一定有法子使你安安靜靜地飽睡一夜。

謝謝你，但是今晚，我希望我能好好地安睡一夜。

海倫所說的完全是一篇謊話，她知道這晚上的睡覺絕不會降臨到她的身上。可是她很需要單獨地度過長夜。當這劇的陰影罩進她的魂靈裏時，她也免的嬌飾着在她丈夫面前

那種不自然的鎮靜。

麥斯姆別過他的妻，也走進他的寢室裏去。

時到夜半，他猝然被海倫屋裏繁雜的聲響驚醒過來。他凝神細聽，原來是她高聲說話的聲音。

怪事！他立即由床上跳起來，蹣手蹣足地跑進她的屋裏去。電燈仍然在床頭上逼射着燦爛的光輝，照耀在海倫的臉上變成青綠——幾乎是慘白的色素，痠擊的面部，半閉的眼睛，嘴裏高唱些散亂無章的囈語。

麥斯姆留心傾聽着，她所說的話使他戰慄不已。……

海倫既是睡覺去，同時她也悶悶地想到案情上頭去。

他們快要判決約翰了。

但是她不肯讓他這樣地認下罪名！她等候判決的命令，若是她的愛人終不能免罪，那她就將一切的經過全宣布出來。那時沒有一個報館不攻擊她，沒有一個法庭不准許她的丈夫養她的女孩，因為她救出來她的情人嗎。

小說世界 情場的敗北者

那時的光陰是遲緩地，羞澀地，愁苦地慢步着。不久她長吁一聲，感着無上的困乏。她的思想仍然跟隨着散亂的步驟向前湧去。漸漸地她就昏迷過去。心頭上言語赤裸裸地由她的嘴唇湧吐出來。同時她身上的熱度加增，思想也隨之抗進……

約翰，我的愛人！海倫喃喃地喚。約翰，回答我，對我說你並沒有殺害那個女人！……對我說吧！……約翰，我認識你很久了！……我知道你是很誠實，很規矩的。在高興時，我只有十歲，我已是很欽佩你的。因為你對於那些弱小的人們，總是努力的衛護他們。不錯，不錯，約翰！你絕沒有殺害她。

麥斯姆的胸口上如受一記殘毒的針刺，「怎樣！海倫也認識殺人的兇手？她正在追憶他們幼年的情景？……」

他本想喚醒他的妻問個明白。但是他終於抑制着他的意識的抗進。

她接着又說：

但是，你為什麼又從你藏匿的那地方跑出來呢？……約翰，

你不願意同我說嗎？不幸！你要犧牲了你的腦袋！你的沈默斷送了你的性命！呵！是了，你不肯連累到我……但是我簡直是你的妻，約翰，我的心未曾嫁給麥斯姆，你也很能相信吧；我能再得着你的那一日，我們向他言明……那末，你肯這樣的認罪嗎？說話呀！向我列員聲明那晚上你是留在我的屋裏的！我不是同你說過，我們那夜的舉動實在帶些瘋狂的色采。你自行辯護吧……並且希望你對我——昔日你的海倫——說明你爲什麼刺殺那個女人……那把尖刀是從那兒來的……說吧……我姑且猜猜這事的真象……那刀大概是瑪蒂勒特的；她想殺你，你因自衛就……是嗎？一定這樣……但是你應當開口呀！你的性命大有危險呀！……呵！約翰，親愛的約翰……你使我感着如何的苦悶呵！

說到興奮的時候，她就昏昏地吸泣起來。

麥斯姆的面部漸漸蒼白。現在是毫無疑義了，當他出去旅行時，這位他的妻的幼年的好友——甚至於是情人——就來到她的別墅裏；海倫毫不感着羞慚地容納他在他們的「夫婦

之廬」裏，並且那裏面還安置着他們愛的結晶品——孩子。他們的孩子？嚴格的说起來，是嗎？他的胸口感着無限的苦疼，「約翰娜？她拿兇手的名字冠在我們女兒名字的前面……這女孩是麥斯姆的，還是他的呢？」

那樣的烈火猛烈地燃燒起來，他決定喚醒他的妻來。但是他的思路又轉到：

瑪蒂勒特爲什麼從樓上跑下來呢？她是爲開街門下來的，還是因爲聽見有人向海倫談話才下來的呢？

這幾個疑問是麥斯姆所渴欲明瞭的。

他怎麼進來的呢？瑪蒂勒特也曉得他們的祕密嗎？或是她以前也認識約翰呢？

實際說起來，這些問題在裁判員的腦府裏是無發生的可能，何況約翰立即認罪哩。並且瑪蒂勒特的屋子也未嘗搜查過。當他們把屍首搭到她自己的床上時，麥斯姆却曾注意到她的屋子。

於是他就想起來，在她的桌上見過一隻墨水壺同一管鋼

畢。

那晚上，瑪蒂特寫着信來給誰呢？

於是麥斯姆就決意自己去察看一下子。

那時海倫止了她的囁語，身子因哭泣所以抽動不已。

他忽忽地跑上樓，到瑪蒂特的空屋子裏去。

他把電燈開亮之後，在屋角上發現了不幸女僕的一隻舊

箱子，他細細地察看一過，但是他沒有尋見一件能證實他揭破

隱事的物件。隨着他又搜查屋子的各部，終了還是沒有發現什

麼奇異的物事。

毫無所得使他感着如何的失望；他懷喪着要下樓時，忽然

於安在壁爐上面的鏡子的後頭瞧見了一張紙在那兒放着；他

立即敏捷地走近那兒，那是地址已經寫就，還未封口的信

封，裏面收着瑪蒂特寫的一封信。

麥斯姆把他看了一過，隨着就湧出一陣勝利的呼聲。

海倫的昏迷又加重了。身上的熱度忽然增高，牙齒緊緊地

咬在一塊，嘴裏只微微喘出些氣息來。麥斯姆看着這種情況，也

小說 世界 情場的敗北者

恐懼起來。但是不久他又轉念到慘案上面去，他知道約翰並沒有殺害瑪蒂特；因為幽會的醜行，並且爲要保全她的名譽起見，所以他已經逃脫的那個人所犯的罪一口氣承擔下來。

麥斯姆的眼光又反射到她的髮的痠癢的臉上。

海倫的熱度又加增了不少，多量的熱血全昇到兩頰上，四肢也鼓舞起來。

肢也鼓舞起來。

麥斯姆不勝驚惶。無論如何他還是愛她，這一點的愛心戰

勝了一切的疑竇。同時他的心也向他背誦她的好處。

他懶洋洋地立起來，把浸過涼水的紗布放幾塊在海倫的

額上。那時正是早晨五點鐘。

她的熱度一點沒有減輕，他只得請個醫生來。經醫生注射

之後，才稍爲見瘳。

白晝已經降臨到大地上了。麥斯姆憂心如焚地守着病

人的寢床。挂鐘報了六響，她才醒過來，身上熱度也隨着睡夢一

同消失得無影無踪。

他看見坐在身傍她的丈夫，同排在茶几上的藥品，她曉得

七

她會昏迷了一晚上。

隨着，她的煩悶的眼光就射到她的丈夫的臉上。

他也用悲痛的眼光凝視着他的妻。同時海倫由他的眼珠裏，觀察出來他已經明瞭了一切。

請你寬恕我！她怯弱地喃喃的說。請你寬恕我罷！若是你知道！……

我知道，麥斯姆扼腕地回答。

我並沒有犯罪！麥斯姆……我要同你說個明白……

一點懷疑的微笑從他的唇上湧現出來。

呵！我若是對你說，她聽見這一陣的微笑就激昂地，說是因為我不願意你這樣的感着苦痛，更不願你這樣地判我為違法……聽着，我向你宣佈一切，但是我不知你已經聽見了那一段，請你同我好聽。看「我們」女孩的面，我向你發誓，我真真確確地宣佈出來，一點不隱瞞你。

「我們」的女孩！麥斯姆雖然反覆着說。

是，麥斯姆，「我們」的女孩！你的女孩！我可以向你發誓的。

快快的問我吧，我很急於要向你說個明白。

麥斯姆她方振作一下，隨着問：

那……那個人是不是瑪蒂勒特的情人呢？

海倫搖搖頭表示「不是」。

那末他到我們家裏，做什麼來呢？

海倫臉紅紅地低下頭去，訥訥地答道：

麥斯姆，假如你不列給我不名譽的罪名，那末我就要對你

說「我的」從前的……現在請你聽我說。

說吧！麥斯姆強自抑制着淡淡地說。

於是她敏捷地，誠懇地，向她的丈夫訴說人人所能想像得

到的她的已往底生活。

麥斯姆恍惚惚地聽着。等到她說完她同約翰弗德爾的

結合之後，他便失望地垂下頭。

既然這樣，那你為什麼又做我的妻呢？他格格地問。

我並不情願做你的妻呵，麥斯姆！你還記得，你向我求婚，我屢次拒絕你嗎？

那時候你就應當向我宣佈一切呀。

那末你就受無限的苦疼了。

真的，那時我很愛你！

我也深知道：這也是他使我做你的妻，並且叫我不要提起以前的結合；我也以爲，已往的事故能發永遠消滅掉……

那末你不愛我，是不是？

我的心是監禁在「愛之獄」裏！可是我還愛你，麥，一種深遠而且永久的愛情。那時我使你喜歡……你也不使我厭惡；並且我知道你能給我不少的幸福；至於我，在你的身傍，也肯保守着我的忠實，所以終於答應了你。

你始終沒有忘掉你的忠實嗎？

是的，麥斯姆！我被你溫柔同甜密的愛包圍着，我那能忘掉了，況且我們還有個女孩！

可是，你把那人的名字冠在她的名字的前邊。

海倫還沒有回答他。

呀！麥斯姆失望地嘆。運命給我多少的疼苦！我在世上所做

小說 世界 情場的敗北者

的全本着良心，怎麼使我同那些強徒受同樣的罪呢？

我何嘗不是這樣！我們的¹不幸全在我同他又見面時引進來的！我們爲他犧牲了！

那末我們應當怎樣解決呢？麥斯姆問。

海倫聽他，淡淡地答道：

隨你的意思吧。若是你要驅逐我，也可以，那我就自動離開你。若是你還肯收容我……那我仍是你忠實的妻。我惟一的職務，就是服從你的命令。

那末……他呢……

他……海倫感着反常的悸動。

他！麥斯姆嚴厲地說，他雖然沒有犯罪，但他掠奪了我的幸福，所以只好讓他自己去辯護。

他沒有犯罪嗎？她問。

是他沒有。我現在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不但是他殺害了瑪蒂勒特；而且是去保護她的。但是不幸，那個殺人的兇手終於被逃過了。他恐怕損及你的名譽，所以就替那個人頂着罪名！

真奇怪得很，麥斯姆！可是你不能就這樣地讓他受法庭的判決呀！你的職務是應當去救他！

叫他再到我們家裏來佔據我的位置，是不是？麥斯姆冷笑着問。

不，麥斯姆，他不到這兒來了！現在我已知道我應負的責任。麥斯姆，我們攜帶着孩子一塊到遠處去吧，很遠很遠的地方，若是你同意的話，我們可以一同住在你父親給你留下的那座村落裏邊，同你一直守到我的末日……麥斯姆，我向你起誓，我永遠不再同他見面了。但是你要救他，你不應當爲你的名譽而使他蒙冤呵。

你的名譽吧！

不，麥斯姆，你的我若不是你的妻，那他辯護之後就可以娶我的他！不願使人家知道那晚上他是逗留在這兒，這完全是爲保全你起見。但是爲你或爲我都不成問題，有事實做我們的左證。現在最緊要的是法庭上祇有你能拯救的一個無罪的人，所以你的職務，還是趕快去救他！

他們倆沈默了一會。她的愁悶的眼光熱烈地凝視着她的丈夫，顫巍巍地等他的回答。

麥斯姆慢慢低下頭去。靈魂與良心在內部宣告劇烈的戰爭，正直是失望地抵抗着詭賊。他同時想拯救和陷害約翰。

海倫等的不耐煩了，又懊喪地說：

救他吧……

隨着他便投入他的懷裏，興奮地緊抱着他。

麥斯姆用力地握着她的兩手，嚴酷地問她：

那末……你向我發誓……說你永不再見他，是不是？

是的，永不！她堅決地尊嚴地答。並且說：「我可以起誓的！」

麥斯姆緊閉着眼睛。

好經過很短的沈默之後，他淡淡的說。

他柔和地鬆開手。海倫拉着他的一隻手，熱烈地吻着，並且

懇疾地說：

謝謝你……麥斯姆……你是好的……謝謝你……

他慢慢縮回手去，垂着頭，喃喃地說：

你還是愛他……「他」……你如何的愛他！

他離開寢室時，海倫就凝神傾聽着。

她聽見開闔別墅的大門的聲響，她的興奮的神經立即平靜下來：

得救了！……他得救了！……

待決的約翰，聽見麥斯姆來證他無罪反感着些微的不快。

至於聽衆以及庭裏的人員，也覺着非常的希奇。

裁判長很急促的問：

你有什麼證據，可以推翻我們的議決案？

一封信。

死後的遺書嗎？

是的，一件很實在的證據。你看！我求穆樂洛勃南（約翰的

律師——譯者）先生把那封信高聲地在這兒宣讀出來；並且

請他把這封信的筆迹同她平常寫的字比較一下，以便證明不

是偽造的。

辯護士拿起信來，很注意地披閱一遍，隨着就宣告道：

小說 世界 情場的敗北者

了。

這封信的確是死人的手筆！現在什麼人的反對我全不體

先生，宣讀那封信吧！裁判長說。

那時庭裏非常清靜，他就從事宣讀：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諸位先生，這正是慘案發生的日期。他聲明了一句，隨着又

念：

「范爾派：

「我很不解，經我一番的勸告之後，你反而要實行今日下

午你所擬的那條殘忍的計策。但是我防備的很周密。我現在支

持着精神給你寫這封信，我希望牠能在我們再會面之前寄到

你那兒。

「我乾脆地同你說吧，我對於你的兇惡無理的要求已離

於屈服了！若是今晚，你不顧一切大膽地到這裏來，甚至於還要

見我，那我必定要到廳裏去控告你的，牠很有能力把我們兩分

開。你今天的威嚇未曾給我任何的印象。你所說的，要把鋼質的

匕首刺進我的咽喉裏的那些話，並不足使我灰冷了我的決心。我決定要使我的身子自由起來，並且非達到目的不可。

「你若不怕我告發你，那你還要記得你呷醉酒的那一夜，你對我說，某日在芒苔里因偷竊不遂，曾殺死一個可憐的女人。」

「聽從我的教訓吧，望你不要再見我的面。」

瑪蒂勒特。」

於是穆崇勒勃南揚揚地說：

「請位先生，經過這封信的宣讀之後，你們對於我的主顧無異的判決，還有什麼疑問或反對嗎？」

但是，誰能證明，裁判長裴腔作勢地說，那位可愛的范爾派，問這位被告先生不就是一個人呢？

一陣反對的聲浪從庭裏洶湧起來。但是不久又平靜下去。還是麥斯姆乘治回駁他的：

「誰能證明……就是被殺者她自己！因為信封上還標着地址呢：『卡萊爾街十八號，范爾派格威那先生。』我因為要探求

究竟，所以曾到那兒去過一次。

卡萊爾是莫貝區的一條湫隘的小街。我僱個人讓他引我到那兒去，並且同時可以讓他做我的證人。

終於走到一所頹廢潮溼的房子跟前。我向門丁探問，有沒有一個叫做范爾派的住在那兒。

他回答我說，（那時那個引導人也在我的身傍）有這樣一個人，在他那兒住了一年多。但是已經在九月二十三號下午，

——正是約翰·裴德爾被捕的那一天——失蹤了。

那個引導人也在證人席上等待着呢！裁判長先生，現在你還能把裴德爾同范爾派混而為一嗎？

麥斯姆先生，裁判長，我也很欣幸能得着你的幫助，使我不至妄肆無辜。但我們的職務，是要有確實的證據才能下相當的判決。現在我請你向大眾公佈，你在何種情形之下得着這封信的。

於是麥斯姆就向大眾訴說，他如何去搜查死人的屋子，如何在鏡臺後面發現這封還未緘口的遺書。

大概這個可憐的女僕，穆崇先生又加一番的解釋，她正獲

驚慌的時節，忽然聽見匪徒的步聲，她以為是她情人赴約來了，所以把信藏在鏡臺的後面，免得被他看見。這實在是一件離奇的事。但是這離奇的事反而證明世界上有真理存在，絕不能使一個無罪的人受刑律的科罰。

這時麥斯姆同約翰全很慚愧地低着頭。法庭上的氣壓也漸次緩和下來。那些聽衆也像是得着無上的勝利。

魏列長正在遲疑之際，忽然庭丁夾來一封信。他默誦一過，就問：

麥斯姆先生，你曾把案情報知保安隊隊長，是不是？
是的，我臨走時還通知他一次。

魏列長隨着又說：

那末我應該向大眾宣佈一件事，就是，保安隊隊長拘執了一個叫做范爾浪的匪徒；他是因為在巴底爾酒舖裏，用鋼質短刀刺殺一個無賴漢被捕的。

庭裏又起了一陣的騷動。

經過極短的討論之後，書記官就宣佈約翰無罪，當堂開釋。

百餘隻熱烈的手掌，全向着含着亮晶晶的淚珠的約翰伸過來。

不多時，法庭的聽衆全都散走了。慘劇也從此閉幕了。於是約翰就走向麥斯姆身傍，爲的謝他任俠的舉動。

先生我不知怎樣地……

他還沒有說完，麥斯姆就截斷了他：

不要說囉！先生，請你不要謝我。我完全是出於良心的驅使，並且是聽我的妻的命命，她對我說，她永不再同你會面了……你要知道，我一見着你，胸口上就像是痛痛地受了一刺。所以求你不要謝我。

約翰非常感動地回答：

先生，你的靈魂是最高尚不過的了！你實是海倫惟一的知己。請你好好的愛她！她既然答應你不再見我的面，我從今日起就永遠離開法國。但是我還有一個最後的要求，就是……就是請你允許我握一握你的手。

麥斯姆凝視着他，慢慢地向他伸手。

約翰顛頭鐵鎖地緊握着。不久麥斯姆又淡然縮回手去，並且冷冷地向約翰致敬之後，就離開他們。

約翰終於顛倒辯護士的懷裏痛哭起來。

麥斯姆走出法庭之後，腦子裏覺着非常的空虛，真理與名譽又在他的胸裏鏖戰起來。

當他走進吸煙室時，最先觸到他的眼簾的東西，却是一封放在桌上寫着他的名字的信。他拿到手裏：

海倫給我的，他格格的說。

他不明白什麼緣因，他很恐懼，急促地拆開封口。

他還沒有念完，就吁出一陣沈痛的嘆息。他勉力地念下去：

「麥斯姆：

「我知道蕭德爾先生已被寬釋了。並且知道是出於你所賜的。我深深地銘刻你的恩典在我的胸口上。我不是向你發誓。從此後不再見我昔日的情人嗎？我必定遵守這誓言！但是不能同他見面，而且同你這樣的過活着，像是很勉強似的。爲的能永固我的誓言，只有一個法子：「隱匿。」

「我並不是逃開我們的家庭，放棄了你同我們的孩子，却是逃開這個惡濁的社會。牠對於我是如何猙獰可懼！

「麥斯姆寬恕我吧，我並沒有別的去處啊。」

「我把我們的孩子寄存在你的妹妹家裏。她也很愛她。你可以在那兒會見她的。至於我，我是不能始終負擔的寄託物了。寬恕我，麥斯姆，我終生都是感謝你的。好好的疼愛我們的孩子！我離開她，天主必定要降福於她的。她能同你一塊過活是很幸福的，因為我們倆終有不能免的拆散。努力前途吧！麥斯姆。你忘掉我所給你的苦痛吧，並且望你平常對我誇耀的慈愛全施給約翰娜。」

「再見，麥斯姆。」

你的失望的妻海倫。」

他讀完了這封悽惻的信之後，瘋狂似的在屋裏盤旋着。那時的別墅已是很半寂了，女僕也全出去了。他勉力鎮靜着，並且想：

她目下還是沒有閑空去實行她那風暴的計策。但是她隱

藏在什麼地方呢？

他來回反覆地默想。忽然電話的鈴聲震醒了牠。

他走進機房。

喂！你是麥斯姆先生嗎？一個很熟悉的口音在問。

是的，是的。

我是穆崇洛勃南。麥先生，請你立即到我的寓所裏來。萬急！

萬急！法勒里二十三號……

麥斯姆像是預知發生了什麼事似的，不安地問：

我的妻……

你的太太在我這兒，請你勿用驚慌。我請你趕快來，因為她

得了一個很危險的病症，我也不知道怎樣辦。你快來。

我立即驅車到你那兒去。

我候着你，不要耽擱！

腦充血的症候！醫生診察之後說，應當讓她安安靜靜地調

養着，不要愁苦，不要多思慮，自然慢慢地就好起來。

麥斯姆喚了一部病院汽車，並且替她在那裏定下一所房

間。他不讓她回別墅去，因為那兒留存着許多殘缺的回憶，對於病人是很不相宜的。

隨着穆崇先生就對麥斯姆講述剛才所發生的事情。

他救出來他的主顧之後，就回到家裏去。忽然他的僕役引

進桑治夫人來，她像是犯神經病似的，對他說：

先生，我決不活着了！我到這裏來，為的求你轉向約翰告別，

我不能再見他，因為我這樣的向我丈夫宣誓過的。

穆崇先生很想勸止她，但是她很固執的喚着：

我要死……我應當自殺！

猝地她中了腦充血的危症，他就立刻打電話給麥斯姆。

麥斯姆很感謝這位正直的辯護士。並且求他約同約翰

德甫明日十一點鐘到他的別墅裏去。

第二日，約翰果然來了。

麥斯姆對他訴說以前勉強的愛情；以後希望他能替海倫

負完全的責任。並且加以幾句沈痛的叮囑：

現在慰我晚年惟一的物事，只有我的一個女孩子了。但是

約翰那年紀還小，我已經幡然衰老了。等待她能承襲我的殘餘的遺產時，不知我能否還留在這黑濁的世界上。到那時，弗德爾先生，你雖然不能盡爲父的重責……但你至少也應該買保護的責任……其次，我希望你們能幸福的一同過活。我所要求於你們的，不過是，等我的傷痕平復後，當我忘掉我們分離之苦時，請你允許我——這可憐的老頭，因親屬關係時時吻她的額……

時光同慘劇追隨着流水一齊流去，不遺些痕迹！

海倫同麥斯姆桑治宣告離婚之後，就嫁給約翰弗德爾。

他們退隱到鄰近的田莊裏，去補償他們以前的遺憾。

始終是寬宏大度的桑治先生，又允許約翰半年住在她母親那兒，半年留在自己的身傍。

他的傷痕不知經過若干歲月才漸漸平復過來。這完全因爲他的工作，他的遠遊，才使他稍爲平靜些。

約翰也漸漸長大了。她那麼聰敏，她必定有一天明瞭了
一切已往的事故。

海倫沒有生育，所以他們把爲父母的慈愛全施捨到小女

孩的身上。

這一年，一個孤單而愁悶的老者來到約翰的家裏。一家子的人全熱烈地歡迎他。

尤其是約翰，她非常的快樂，她很愛她的衰老的爸爸。她知道他是爲她才活着的，她是她父親不幸的運命裏的惟一曙光……

但是他很厭約翰那麼疼他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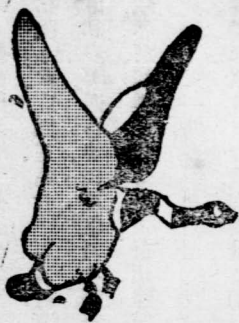
這一天，他問他的女兒說：

你也很愛你的約翰叔父嗎？

啊！一定的！他的女兒驚訝地回答。
也像愛我似的嗎？

不見得完全是吧……但是當你到我們這裏來時，母親立在你們倆中間的時候，實在的說，我就感覺着，好像我有兩個爸爸似的！

桑治先生沒有話回答她了。他趕轉過臉去，爲的隱藏起來湧到眼眶傍邊的淚珠……



南社掌故續錄

秋山

關於南社掌故。編者曾爲搜羅。載於本刊十七卷第二期。今於民國十七年十一月。爲南社二十週年之紀念。社友集會於虎邱。由京、杭、滬、松、江各地。往赴會者三四十人。爲一時盛事。茲據鄙人所得通告。及當時報章所載紀事。爲編集於此。題曰南社掌故續錄。讀者可與前錄參看。亦他年文學史料也。

南社雅集小啓

吾曹當胡清季世。與先總理組織同盟會於江戶。僂力革命。又慮國內禁網之繁密。同志之未易

糾合也。乃更創南社於吳門。以文字相感召。迄今追溯集會之初。粵爲己酉孟冬之朔。蓋忽忽二十周年矣。雖橋山弓劍。永絕攀號。而南國諸生。猶懷慷慨。際宗邦之統一。慶海宇之昇平。爰結同儕。重尋舊好。香霏瑤席。看冷蕊之先開。（席設冷香閣）日照雲巖。續清游於既往。眷懷芳躅。漫動遐心。白日正中。瓊筵斯啓。凡百君子。幸共鑒諸。日期。舊曆十月初一日午正。地點。虎邱冷香閣。南社第一次集會人。陳去病、朱葆康、柳棄疾、朱梁任、同啟。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新聞報記事

蘇州函。夏曆十月初一爲南社念週紀念之期。該社社員乃在虎邱開紀念會。計到胡穎之、科宗裕、陶小柳、邱樞玉、高介子、黃賓虹、范烟橋、朱劍芒、邵力子、平智礎、余天遂、呂志伊、吳豹軍、朱秋岑、范君博、郭步陶、馮心俠、馮培風、馮北海、唐忍安、龐獨笑、韓亮文、姚石子、狄膺、凌莘子、胡惠生、莊通百、陳乃健、趙赤羽、胡樸安、胡寄塵、張百川、陸簡敬、費公直、沈礪、陳綿祥、包天笑、陳佩忍、陸叢雙、朱梁任等四十人。先於下午一時。各社員冒雨登虎邱山千人石上攝影。次至冷香閣品茗。三時許下山。至附近靖園聚餐。繼即開會討論議案。因社長柳亞子未到。推陳佩忍爲臨時主席。公決議案如次。（一）沈道非提

議。本社事務所應否繼續進行案。議決。今日簽到社員均爲籌備員。(二)沈道非提議。本社失節社員應否除名案。議決。如有逆跡昭著者除名。(三)朱梁任提議。李公祠逆跡昭著。玷污名山。應如何辦理案。議決。函古物保管委員會管理。(四)馮心俠提議。本社紀念特刊。應否負責編輯案。議決。推舉胡樸安、姚石子、陳去病、柳亞子、朱梁任、五人爲編輯委員。(五)陳佩忍提議。本社詩文紀念冊。應否審查案。議決。推舉沈礪、狄膺、柳棄疾、呂天民、邵力子五人爲審查委員。(六)范君博提議。本社社長制應否更改案。議決。改爲委員制。(七)陸嘉雙提議。本社紀念特刊經費。應如何籌措案。議決。由各社員卽席認定之。(八)姚石子提議。本社經費。應否推舉臨時會計負責辦理案。議決。推舉陸簡敬爲會計員。(九)余天遂提議。本社特刊詩文稿。應何日截止案。議決。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底爲截止期。(十)馮北海提議。本社社章應否修改案。議決。交審查委員辦理。(十一)沈礪提議。本社下次開會日期。應否預定案。議決。由主席登報通告召集之。(編者按。尙有申報、時報等紀事。大抵相同。從略。)

南社紀念雅集小記(見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晶報)(劉影)

自南社創辦至今。飄警光陰。已二十年矣。十一月十二日。即夏曆十月初一日。爲二十年前南社創始之日。仍召集各社友於虎邱之冷香閣。來會者約四十人。年最長者黃濱虹君。今已六十三矣。爲最初發起人。年最穉者爲沈礪之公子。今僅五齡耳。是日雖大雨滂沱。而各友意興不衰。邵力子君自滬以特別快車至。于右任君初亦言來。以躬與總理誕辰紀念。未能來蘇。而葉楚傖君本亦有夙約。以江蘇省政府委員就職。亦未能至。柳亞子患瘡。朱少屏病足。故一切籌備事宜。均由陳佩忍朱梁任兩君任之。陸蠡雙君亦爲之輔助不少也。各社友既集於冷香閣。朱梁任君提議攝影於千人石。諸君皆張蓋爲之。衣履盡溼。余與佩忍則閑話於靖園。靖園者。前清李鴻章祠也。花木明瑟。有亭台之勝。惜以軍事時代。曾駐兵於此。且已失修。李祠爲蘇地公款所建。不屬私產也。俄而聚餐於靖園之水竹居。遍覓胡樸庵寄塵兩昆季。不獲。則彼等攜有眷屬子女。就餐於虎阜山下一小肆。別饒風味。蓋寄塵君且茹素。省聚餐中別備素饌也。余之席上。有崑山縣長吳君。邀往衙齋食蟹。因道二十年前。在吳江同里鎮之同川學校。閑飲狂醉事。時吳君尙在同川爲學生耳。餐畢。諸君立而開談話會。陳佩忍述二十年前。孫總理創同盟會於江戶。因禁網之密。同志之未易糾合。故創南社於吳門。以文字鼓吹革命。今

社友中爲革命而死之烈士若干人。以工作積勞而死者若干人。疾病而死者若干人。總計社友通信錄中已故世者。達一百十餘人。今爲恢復南社計。請諸公各抒所見。旣而議決出版紀念刊。推定胡樸安、陳佩忍、柳亞子、姚石子、朱梁任五人。組織審查社員委員會。推定呂志伊、沈道非、狄膺、邵力子、柳亞子五人。各社員之特捐爲紀念刊出刊資者。共得二百餘元。遂各散歸。時陳佩忍之女公子綿祥女士。自日本考察實業歸。歷屆佐理南社事。有幹才。晚約太倉吳江諸社友。餐於蘇州飯店。按南社社員。各省人均有。而以吳縣人爲大房。吳江人爲二房。金山人爲三房。此次之會。則二房突過大房也。明日清晨。茶房來叩旅館之戶。謂陳小姐（綿祥）已雇舟約往天平看紅葉。以急於歸滬謝之。（編者按。申報亦載有秦瘦鷗君之記錄。大同小異。今從略。）

南社二十週紀念虎邱雅集呈同社諸子（調寄桂枝香）（見新聞報）

（郭成爽）

離懷貯久。忽南國詞人。拋來紅豆。酒袋詩囊。整備訪梅時候。征塵去處。陰霾起。甚無情。雨傷風慄。晦澹如此。有鷄鳴否。夙盟應守。二十年流光電走。相人世滄桑。金石誰壽。舊地重遊。細數國瘍先後。剩餘山色都憔悴。却雲中獅總回首。（虎丘對面有獅山如回首相望狀）願吾儕記取。年年此日。論

文杯酒。

赴南社虎邱之會（見新聞報）

（趙赤羽）

敬簡先生工預客。通百居士擅談天。相逢舊雨兼今雨。相逐前船繼後船。（余赴會時，與黃賓虹、姚石子、莊通百三先生同車，與姚莊二先生同寓，旅邸中把茗清話，藉破岑寂。通百談尤健，至午夜不倦。次日陸敬簡先生侵晨來約，知已雇得二船，遂於細雨濛濛中，溯山塘而抵虎邱。陸君款遇殷勤，可感也。）

七年不見陳夫子。對面真成越與吳。我壯垂垂公亦老。前塵回首一嗟吁。（七年前曾與陳佩忍先生同執教鞭於某公學，時先生主歷史，余授國學，每星期得一二相值，前日集會中，通百先生囑為紹介，余竟遍覓不得。後由石子先生指示，則陳先以別後已大見老蒼，而余亦非復年少，為之黯然。）廿載滄桑事可哀。百零六士臥蒿萊。應無海外東坡誤。親自元龍點筆來。（南社社友前後共千餘人，迄今登入鬼錄者，據佩忍先生所知，已百有六人矣。）

一聲車笛黯魂銷。從此萍蹤各自飄。預擬明年同社集。菊花深處醉壘瓢。（余此次本擬順作天平之游，迄晚雨猶未歇，勢將連綿，遂廢然而返，即夕社友之搭車回滬者十餘人。）

南社二十週紀念冒雨集於虎邱（見東方文化）（胡懷琛）

一笑相逢蓋欲傾。都言天雨勝天晴。本來載酒尋詩客。只合拖泥帶水行。夷夏興亡關此會。江山終古證吾盟。龍門採作他年史。難寫今朝浪漫情。

文學

研究會叢書



短篇創作小說

超人

一册 五角五分

冰心女士作 女士在國內文壇所佔的位置可無待述此集共載她的小說十篇用筆輕盈而富有詩意

海濱故人

一册 七角五分

廬隱女士作 這本創作集裏包含小說十四篇作者近幾年來的作品大部份都已收集在內了她是現在最成功的女流作家之一能大膽地寫出三五年間的大變動時代的女子心理及思想

線下

一册 七角

葉紹鈞作 此為葉君創作集第三册自出「火災」後到現在所作小說都在這裏了共小說十一篇題材與風格比前出兩集都有不同扼要地說作者想脫出空想的網羅可於此窺見

火災

一册 六角

葉紹鈞作 火災是葉君的第二創作集包含小說二十篇在藝術方面比較「隔膜」益見精切感人在思想方面則以「愛生運愉快」為世界的精魂「如何可以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現在生活的損害」一定是我們讀了這部小說集必要激起的問題

隔膜

一册 五角

葉紹鈞作 是書為葉聖陶先生的創作集包含小說二十短篇每篇必本於實地的觀察描寫得極真切感人可以銷除近來一般青年的憂悶消極的病根

小說彙刊

一册 四角

本書共有有短篇小說十六篇為葉紹鈞朱自清廬隱女士李之常陳大悲許地山白序之諸君的創作

創作
的短篇
小說

文學研究會
叢書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綴網勞蛛

落華生作 一冊 六角五分

作者是近來中國最成功的創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富有地方色彩多半描寫中國南部與南洋羣島人民的生活文筆則閑散而自然趣味雋永此集共包含他的小說十二篇

空山雷雨

落華生作 一冊 三角五分

這是作者追述前事的一部散記共四十四篇並無什麼線索其中有詩歌有小品散文文字美麗而閑雅意味雋永而醇厚實爲近來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瑪麗

敬隱漁作 一冊 定價三角

此爲敬隱漁君的創作集共含養真 瑪麗 嬌娜 寶寶等數篇敬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描寫近年來青年的兩性煩悶之心理失意的情緒充溢在這本集子裏讀者當能感到同情

春雨之夜

王統照作 一冊 七角五分

此書共有短篇小說二十篇都是描寫愛和美的生活及社會情形的作品讀之可以感到現代文藝上多方面的趣味



九華山紀游

蔣維喬

九華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其山脈自黃山分支，由太平石埭入青陽縣境。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山有九峯如蓮花，改名九華。佛家則以爲四大道場之一，卽地藏菩薩道場也。民國十七年夏秋之交，沈君醉愚約遊黃山；道經青陽，先入九華，因爲斯紀。

八月十二日，晴；午後，晤周君子美言招商局聯益輪船，艙位已定。晚，九詩姪兒君毅以汽車來送余登舟；則邢君復三已先在；旣而沈周二君亦至；彼此聚談，甚歡。

十三日，晴；在船中閱黃山志；或偕同人至艙外，覽江中風景。

十四日，晴；上午十時到南京。袁君觀瀾趁滬寧火車，在此等候二日，下船相見。斯時搭客擁擠；且

有退伍兵五百人，蜂擁而上，秩序大亂；客室亦爲佔滿；袁君幸有余等預留之榻位，可以坐臥。於是同遊者共有五人。余在船無事，翻閱九華紀勝等書。

十五日，晴；晨六時，抵大通。大通屬安徽銅陵縣；輪船碼頭，則在江中和悅洲上，與大通尙隔一江。斯時方君頌三，在埠迎接；此次約遊黃山，方君爲東道主；君徽之，黟縣人也。並有方君之戚項君積餘父子二人，協同招呼；甚爲可感。乃至中華旅社，休息一日。方君則代爲雇肩輿，兌現銀，預備明日登程。

十六日，陰晴不定；晨起，整理行裝。六時，步行至義渡碼頭，分乘渡船三艘；各人之行李肩輿，分置於船中。溯大通河而上，未幾，過洋湖（俗名銅埠湖）湖頗寬廣。舟行凡二十里，九時，抵銅埠；是爲青陽縣境。登岸後，輿夫布置肩輿；其輿以竹榻爲之；縛雙楫於左右，曲竹篾爲頂；幔頂之油布，及輿中之墊褥，均須客人自備；內地旅行之累墜，卽此可見。十時半，布置完畢，方啓行。行未久，遇雨；時雨時止，衣褲多濕。十二時，至懸橋。自銅埠至此十里。午後一時，復行。二時半，至青陽縣。投宿北門外江南飯店。同人出外，至迎賓樓，進麪食。復至城外河畔散步；天又將雨，卽歸。洗浴更衣。

十七日，陰；七時，乘輿登程，沿青陽城根，向西北行。九時，逾西洪嶺；嶺低且平，而路頗曲折。斯時天

色稍霽。下嶺後四山環抱，野鳥亂鳴，間以秋蟬，漸入佳境。十二時，至二聖殿。自青陽縣至此，已行三十五里。二聖者，相傳爲金地藏之二舅，自新羅國尋金地藏至此者也。余等在市店午膳。午後一時，復行。過一宿庵，至小橋庵，澗水奔流，衝激石磯，有如轟雷。復過大橋庵，登一天門，路雖陡峻，而階級整齊，捨輿步行，修竹夾路，間以古柏雜樹。二時，甘露寺，寺在橋庵之上，定心石之下。再上爲二天門。三時，經龍池及半霄亭，亭在半山，爲遊人休憩之所，故名。再上爲小仙橋及大仙橋，橋旁皆臨深澗，兩崖壁立，一徑中通。四時，登三天門。到此則爲平原，乃九華山正面，大小寺觀，錯落其間，並有市集，商店約百餘家。其與普陀不同者，普陀山中，經商之人，不許帶眷屬，并不許畜雞豚；九華則否，商人皆帶眷屬，畜雞豚，不若普陀之清淨矣。山中有叢林四：曰百歲宮，東巖寺，祇園寺，甘露寺，此外皆爲房頭，而以化城寺爲中心；寺之東西，各有六房頭，共十二房頭。余等經百歲宮，東崖下院，化城寺，寶積庵，佛陀禪院，龍庵禪林，而至永慶庵止宿；永慶庵，東六房之一也。此地氣壓高四百二十米，氣溫八十八度。庵中住持嚴德出遊，由明性戒定二僧招待。進齋點後，洗浴更衣，臥室昏闇，晚間蚊蟲甚多，余等一路辛苦，及早偃臥。

十八日晴；五時即起，偕醉愚、頌三二公，至化城寺禮佛。寺在化城峯上。其前廣平，有放生池中，多大魚。唐開元末，新羅國王子金喬覺，至九華棲止，苦行十餘年。至德初，諸葛節爲之建殿宇，厥後僧徒日衆。貞元十一年，趺坐而逝，逝後靈異，與經中所載地藏菩薩瑞相相同，知爲地藏菩薩降世。朝廷賜寺額曰化城；遂爲地藏菩薩道場。今咸稱金地藏云。寺昔興盛，今則頽廢。余等出寺，西行登神光嶺；禮金地藏肉身塔；塔在嶺麓一小山之巔；其前有石級八十四，峻絕如梯，兩旁懸鐵絙，扶之而升。塔頂建殿覆之，稱肉身寶殿；金碧輝煌，備極壯麗。凡朝九華者，必至此。余等禮畢，繞至殿後；適四山出雲，峯巒皆沒其中，殿如海浪；日光射之，作白銀色；名雲鋪海，頗爲奇觀。六時半，回庵；進早膳畢。七時半，換乘山中兜子，擬登天臺峯；山中輿夫，例不許外來者侵奪權利；且大通之肩輿，亦太重；故須換山兜也。出庵向東南行；自九蓮禪林後，登迴香閣嶺；石級寬闊，竹林夾道。至嶺巔，以測高器測之，高五百米突；有華嚴禪院。下嶺得平地，名中閔源。由此始登天臺峯；其麓有接引庵；過一石橋，有地藏庵。從庵右上，歷大慈、普濟、淨土三庵。再上爲華雲庵，建築頗新；對面望見東崖，其高適相等；又上經慧慶庵，至吉祥寺；方及山半；在此啜茗休息。住持了心，善於應客。又上爲延壽寺；左有長生洞，前有巨石嶙峋，石下復有洞。

水涓涓下流。再上爲興添寺；其旁巖石黝黑，聳削壁立，類皆縱橫尋丈，如人工堆疊而成；石紋直裂，間以青松，美麗如畫。上至朝陽庵；則石級陡峻，壁上鐫天梯二大字；自此至頂，愈高愈陡，皆捨輿步行；歷翠雲庵至觀音峯；峯下有摩崖四大字，曰漸入蓬萊。再上，路更陡；地勢愈高，四面峯巒愈顯露；景物愈奇，令人應接不暇。磴道旁有鐵欄，以護行人。未幾，得一平臺，名古拜經臺；相傳爲地藏拜經處。庵後有大石亭，僧呼大鵬聽經石。十時三刻，登頂；有地藏禪林。自永慶庵至此，二十餘里。寺前有額，曰天臺正頂。寺右巨石駢立如屏，曰玉屏峯。寺左有磨崖，曰非人間三大字。余等從渡仙橋下進寺。由左側而上，過渡仙橋而至捧日亭；亭在玉屏之頂。清乾隆時李太守曠所建，名曰捧日，言其高也。屢經興廢，今正重建。亭與寺以渡仙橋通之；橋亦曠所建；東跨天臺岡，西跨玉屏峯，而橋之圓洞，卽爲寺門。洞上鐫中天世界四字。自亭而下，至寺之後堂，啜茗。余叩寺僧以雲峽一線天之勝；則云：「須由寺後，再升絕頂，方得見之。」乃令爲前導，履巨石之脊而上，略無階級；數十武卽至；見二巨石，直立如門；下寬上窄，自下仰望見天；故稱一線天。右石後面，直鐫雲峽二大字；左石前面，橫鐫一線天三字；二者實一處而兩名。此爲天臺之絕頂；天臺，九華山之最高峯也。測之，正頂，高七百三十米突；絕頂，高七百五十米突；約

合華度（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二千三百二十餘尺；氣溫八十四度。登此眺望，萬山皆如拱揖；胸襟爲之一擴。峽前正對真武按劍峯（俗名香爐峯）峯麓有龜蛇二石；左右並峙，相距可三百尺；俗名雙燭峯。遊覽移時，已近午刻；遂在寺午餐；餐畢休息。十二時半，下山。與夫行甚捷，二時即回庵。洗浴更衣。五時，出外散步；至化城寺東太白書堂；爲李白讀書處，屋宇三間，頗頽廢，故未進門；僅在橋畔坐聽流泉而返。

十九日，晴晨，七時半，乘兜子出門，擬遊東崖。由化城寺向東行；過旃檀林、天池庵，漸升東崖之麓。歷法雲禪寺、普同塔院而上，石級紆迴，較昨日之回香閣嶺稍陡；山半有亭，內供地藏；竹林雖不若回香閣嶺之密，而大樹較多。八時，至東崖頂。自永慶庵至此，不過五里耳。頂高四百五十米突，蓋祇一千三百九十五尺也。東崖原名東峯；其上有巖，深入如屋，相傳金地藏始卓錫於此；明王守仁更名曰東巖。巖前懸崖峻絕，俗呼捨身崖；明正德十四年，守仁再入九華；武宗遣錦衣使偵之，見守仁在此宴坐，故又名宴坐巖；今則通稱爲東崖。上有東巖禪寺，規模宏壯；惟限於地勢，殿宇高聳而窄；大門向北；門左有鐘樓；寺後地藏殿已逼近崖邊；自遠望之，恰如山巔之堡寨，不似伽藍也。余等在此稍休。九時，即

由東崖嶺脊赴百歲宮。山路狹小，崎嶇不平；松林茂密，岩石怪奇；逾小天柱峯，插霄峯，將至百歲宮前，嶺下有一松，翹首振尾，形狀飛舞，名鳳凰松，可謂酷肖。百歲宮，卽護國寺，在摩空嶺上；明萬曆年間，無瑕禪師，自五臺至此，結第而居；圓寂時壽百有二歲，故名寺爲百歲宮。入寺觀覽，殿堂精潔，客房甚多，在九華寺觀中，當以此爲稱首。進後軒啜茗，憑窗遠眺，則磨盤峯、五老峯、太古嶺、鳳凰嶺，皆歷歷在目。宮後低原，卽下閔源也。十時，由百歲宮後門出，擬探鷹石之勝；下坡時，路皆砂礫，甚難著足。逾一小峯而下，歷石磴三百餘級，忽見山峽中，一松一石，咸有雲林畫意。再行里餘，見道旁有龍虎泉。過此至地藏殿；殿旁有伏虎洞，洞小而不深，不足觀。洞後歷級而上，有巨石突起，高約二丈，下窄上寬，頂有大石，如蓋覆之；自其側遠望，儼若蒼鷹翹首，故名鷹石；頂蓋寬平方約三丈許，故又名棋盤石。旁有短梯，可以猱升；引導之僧云：「磴畔之欄，及石旁之梯，皆已朽壞；」阻余等勿去，同行者多折回；余不之信，獨行而前，招醉愚、子美、二君隨後亦至；余在石旁，力撼其梯，梯雖有斷痕，而斷處紮縛甚固；遂鼓勇先登；至頂，則石面平滑，僅近梯邊鑿三孔，可著半趾；故升梯不難，而登頂則難；余旣登，子美繼上，余坐石邊以手援之；醉愚亦上；略事盤桓，子美先下；而復三觀瀾二君亦至；復三亦如法登頂；觀瀾則以身體過

重，在石下坐待；頌三見險，己心怯先歸。余與醉愚一坐一立，復三用快鏡爲攝一影；余乃再爲醉愚復三攝一影。石畔有一松，頂圓如蓋，高出石上。余與醉愚復三徘徊久之，次第而下。石根鑿有一松頂蒲團，雲根石室「八字」，旁署舊史鄧元昭題。回至地藏殿，啜茗。十二時，循原路，經祇園寺而歸。午膳畢，稍睡。午後三時，同人出門散步，至祇園寺，略觀一周。余先歸。晚，寺僧備筵餞別。余等同遊六人，宿永慶庵。不過三夕，因明日將出山，今晚付以香資五十元，自覺從豐；誰知寺僧欲望甚大，竟退還不受；出緣簿強各人寫捐，拒之；乃開出細賬，總數爲一百餘元；即稀飯一餐，亦每人二元；如此高價，聞所未聞；余與觀瀾，遊歷天下名山多矣；從未遇此貪狠之出家人也；卒加增至七十元，方始了結。

二十日，晴；五時即起，收拾行裝。六時，出永慶庵。來時從九華北面進山；今因須赴黟縣，故從南面出山。步行登神光嶺，至地藏塔；再向西南行，至稍平坦處，方乘輿。由淨手亭、大嶺頭、平田岡，而至三天門，即普濟禪寺。七時，至金剛禪林；其旁山半有轉身洞，洞係兩石合成，實非洞也。在此望見仙姑尖、金剛尖、金剛尖者，即黃山西脈，自太平、石埭，蜿蜒入青陽南境，特起爲九華山者也。又逾分水嶺，嶺路高下紆迴，長約十里；蓋嶺北之水，入揚子江；嶺南之水，入新安江；故有此名歟。九時，自三天門至正天門。

十一時，自一天門至古頭天門；市集頗熱鬧。凡名山之進口處，均有天門之稱號；惟九華則山北山南，皆有此三天門耳。十二時，南陽灣；在小店煮飯午餐。自九華山至此四十里，所行悉是山路；過此方是平原；然高於海面，尚六百尺也。午後二時，復行；過駕虹橋村、所村、上南堡。四時，至陵陽鎮；鎮中商店數十家，頗似富饒。在此休息，復行。經曹家灣、沙隄曹。六時，至崇覺寺。在小客店住宿，湫盜異常，勉強安之。南陽灣至此二十五里。今日共行六十五里。九華之遊，於焉告畢。以下當入黃山日記。此次遊九華，有兩事足爲名山減色；一卽庵中劣僧，平時不守清規，致生計不足；見有客來，如飢鷹餓虎，爭欲撲食；聞房頭中多不免此弊，永慶庵則尤甚也。叢林規矩較好，故遊客以投宿叢林爲宜。一則游民依香客爲生活；每遇客過，乞丐畢集；民家七八齡子女，衣服整齊，亦相習爲丐，擾害遊人；此實戕賊未來之國民，遊客受累，其小焉者也。同遊諸人中，醉愚善吟，每至一處，輒有詩以紀之；無論古近體，頃刻揮灑而成；觀瀾素喜鑷物巖石之學，手持椎鑿，處處採集標本；又能攝影；復三亦喜攝影；余則除看山之外，每日作記而已。

買菊

(寄塵)

欲買秋光不惜錢。舊衣典盡爲花顛。豈
徒對汝能忘食。更欲從君學耐寒。半榻
月明人定後。滿甌茶熟客來前。一枝相
伴西窗下。此意難憑筆墨傳。



黃山紀遊

蔣維喬

余慕黃山久矣；以其地較僻遠，非有地主招待不能遊；且往返須經月，年來塵事牽掣，亦無此餘暇；故夢想十年，卒未能實踐。民國十七年五月，遊天目山歸，與石門沈君醉愚，遇於浙之西湖；沈君亦有遊黃山之願；且云可得黟縣方君頌三爲東道；遂訂約而別。及八月，沈君有函來言：十二日即成行；同遊者有吳興邢君復三，周君子美；而老友袁君觀瀾，亦夙以未至黃山爲憾；余告之，欣然加入；於是同遊者有五人。預擬路線：自上海乘輪船至大通登岸；先遊九華山；再至黃山，白嶽；溯新安江入桐江，登嚴子陵釣台；由錢塘江至杭州；乘火車回滬。自十二日至二十日之遊蹤；余既作九華紀遊以詳之。二十一日起，即入此黃山日記。

黃山屬南條山脈；自贛浙間仙霞嶺而來；與浙西之天目山，同爲一脈；崛起皖南，跨歙縣、休寧、太平三縣境。舊名黟山；至唐天寶年間，敕改爲黃山。遊黃山之經路，自大通往者，應從黃山之北口入；第一日至青陽縣之陵陽鎮住宿；計六十里；第二日由陵陽鎮至太平縣之甘棠鎮住宿；亦六十里；第三日即可由甘棠鎮進黃山之北海門，而至獅子林住宿；不過四十里；凡三日半可達。余等則因地主方君頌三，籍隸黟縣；黟縣在黃山之南，繞道至黟縣多行二百餘里。後之遊者，可勿以余等之經路爲標準也。

八月二十一日，晴。晨四時半起。五時，乘肩輿從青陽縣之崇覺寺動身。五里，至琉璃嶺；嶺在石埭縣西北十五里；爲青陽石埭兩縣交界處。兩山對峙，路從中通，巒翠重疊，林木鬱森；下有博古橋，跨於澗上；佇立其間，儼在畫圖之中。余與醉愚、子美，在此流連久之。如由太平入黃山，須過此橋東行；余等則不過橋，沿澗南行；澗水潺潺，林中羣鳥亂鳴，以竹鷄爲多。七時一刻，六松居稍休，卽行。過大石橋，橋有三洞。八時，過百井家村，而至柳家梁；乘渡船過大溪。九時，回驢嶺；據石埭縣志云：「相傳羅隱乘一驢訪杜荀鶴，遇於嶺上而返；故名；然今嶺下有碑記則云：「李太白騎驢訪友，不遇而返；」不知何故。

說爲李白也。嶺在石埭縣南十里，爲徽（歙縣）寧（太平）往來孔道；四山環抱，行於其間，有路轉峯回之妙。十時，夏村有市街，頗齊整。十一時，烏石隴市肆更熱鬧；余等在此午餐。十二時三刻行。一時，過黃沙渡；乘渡船過溪；溪水較上午所渡者更闊。所經山路，類皆鑿岩石之根，鋪石作磴；旁臨深澗；儼然棧道。二時，盛家嶺；對面皆山，俗呼開門見山；過鳳凰嶺而達綬口，行於大森林中；今日氣溫雖高至九十四度，於亭午過此，亦不覺熱。三時，步登鴨腳嶺；下嶺後再乘輿行。四時，五里亭。過此卽太平縣境。五時，桃坑；宿於村店，湫溢污穢，幾不能堪。今日自青陽之崇覺寺至此，行六十五里。琉璃嶺以上皆山路；漸上漸高，以六松居爲最低，僅一百六十米突；桃坑已高至三百三十米突；徽州在萬山之中，平原因甚少也。方君頌三，不特善招待；且能親手治膳；余等宿荒村小店，亦頗覺樂矣。

二十二日，晴，晨五時半啓行。桃坑有門，額曰「桃源古秀」。今晨所經者，通稱十里桃源；兩山相對，石磴紆迴曲折；澗聲喧逐，雜以鳥語；往往前面疑若無路，一轉卽換一境；真令人有身入桃源之想。七時，桃嶺；頂高三百六十米突；上有騰翠禪林。下嶺，過石壁。八時半，巖前司。自此以上，景物與桃源相似；然氣象更雄偉，高崖巨壑，瀑流倒瀉，聲震十數里。九時一刻，過鳳凰亭而至慈濟庵；俗名觀音堂，亦

呼九里十三灣；蓋因嶺路多曲折也。十時，油竹坑；居民寥寥數家，荒涼特甚。十一時，扁擔鋪。過此爲黟縣境。在小店啜粥當午膳。十二時，抵羊棧嶺脚。此嶺爲黟之著名高山；與人不能抬，皆步行登嶺；憩於山半之永安亭；一時半，至嶺頭；有捲洞石門亭，可休息。此處高五百六十米突；（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若連絕頂計算，當有二千尺。氣溫八十九度；於此高熱度中；又當日午步登山頂，汗如雨下；惟好景當前，亦忘其艱苦矣。二時三刻，下嶺。三時半，蔭喝亭。再經官府街、盧村、葉村。四時，際村街；街道甚長，商店繁盛。五時，至宏村。主於方君家中；其隣居金君志三，幫同招待；且以其宅，供余等居住。未幾，宏村南湖小學校長汪君松濤，偕其弟省軒，及教員黃君栗莊來訪；省軒昔年學習靜坐法，愈略血症；與余神交已久，晤談甚謹。客去，余整理臥榻，晚，洗浴更衣。九時，即睡。

二十三日，晴，晨六時起。余等因途中勞倦，故在宏村休息二日。上午，余等往答訪汪君昆仲長談；徽俗勤樸，中人之家，婦女多下田工作；男子出外經商；即富裕者，亦不用僕人；故汪君雖爲宏村紳董；然款客時獻茶進點，皆主人躬親之；昨日方家爲客具饌洗衣，操種種勞役者，即方君之夫人及及親戚婦女；此等勤樸之風，非江浙人所能夢見也。汪君導遊其宗祠，建築宏壯；凡族人遭喪，既葬之後，其

祖先木主，咸送祠中，不供於家；故族較大者，每房皆有分祠；於此可見宗法之尊嚴。復至南湖初級小學校參觀，卽汪君族中公產公款所設立，教員卽黃君栗莊；校中用單級組織法，黃君以一人兼任各科，頗有精神；且黃君擅長美術，出示所作書畫皆佳。十二時歸，午後休息。五時，金君志三、導余等游雷岡；雷岡，宏村之小山也，亦頗幽秀；村中男女，於重九日，恒至此。登高六時歸，晚間，月色甚佳。

二十四日，晴，晨，六時起。上午，休息。十一時，汪君昆仲，招宴於其家；肴饌精潔，主人更十分誠懇，暢談明日進山各事；松濤擔任代雇肩輿；省軒則願陪同入山。午後二時，別歸。四時，同人赴際村街購零物，卽回。洗浴畢。八時半，卽睡。

二十五日，晴，晨，三時起。整理行裝，預備進山。五時半，肩輿已齊。六時，動身，由宏村向東北行，過子路村；逾上梓嶺而至梓坑；有梓溪小學校，名爲學校，實私塾也。復過下梓嶺。九時一刻，潘村。至此爲休寧縣境。十時半，高橋。十一時，登桃樹嶺。十二時，登雙嶺頂；在茶篷休息。嶺高四百二十米突；兩峯相對，如雙髻然；故名。至此爲歙縣境。徽州方言，聞之不可解；然黟縣人遇休寧人，或休寧人遇歙縣人，見面時，若各操其方言，亦不能相通；與閩之汀、漳、粵之潮、嘉、彷彿；多山之地，語言之歧異如此。一時半，岡村；

村中皆蔣姓；且其族分布於蔣村、山頭、桃源、篁村、洽舍、楊村各處，五十里內，絕鮮異姓，故俗稱五十里蔣；余就父老問其世系，則亦百齡公後裔；自河南分支於此。總之皖南各縣村莊，多一姓聚族而居，其去宗法社會，固不遠也。余等即在岡村午膳。三時，復行。未幾，至大嶺下，捨輿步行登嶺。四時，小嶺脚。五時，湯口。黃山已在望矣。愛其風景，與醉愚徐步玩之。澗聲大如驟雨；諸峯連綿不斷，夕陽映之，更覺秀美。初意山下紫云庵可宿，雖暮色蒼茫，不以爲意。六時半，逾小補橋；橋跨青龍潭上，其下皆亂石，奔流迅急，聲大如雷。過橋數武，卽湯泉，及抵紫雲庵；庵中無僧，僅有看守者一二人，則云：「庵近來歸慈光寺管轄，須至慈光方可住；」不得已，與醉愚復三再由庵後登山；幸有月色，可以辨路；約行三里餘，方到；觀瀾、省軒、頌三、子美，已先在矣。慈光寺舊稱硃砂庵；在下本爲玄陽道人舊居，明萬曆間普門禪師名惟安者，入黃山；玄陽之徒，以道場界師，改創法海禪院；後神宗賜額曰「慈光」；今爲黃山叢林之最大者。寺高五百八十米突。午間氣溫有八十五度；山中夜涼，則僅六十二度矣。同日自宏村抵此，計行八十五里。余本擬一到黃山，卽浴湯泉；以紫雲庵不能宿，遂不果。

二十六日，時晴時雨。晨起，盥洗畢，在寺前散步，可望見天都峯之一面；硃砂、硃孟、紫石、桃花諸峯，

前後環繞。寺中大殿，自太平天國亂時被燬，至今未復；僅存後面之毘盧殿；殿西側上數十武，有普門大師塔；署曰『明賜紫普門禪師安公全身塔』。黃山之蓮花溝，出火浣石；入火焚之，有五色光；寺僧出一塊贈余，頗美觀，殆螢石之類；以觀瀾喜研究岩石學，遂歸之。九時半，同人下山至湯泉洗浴。湯泉之源，出於硃砂峯；就山根鑿石爲半圓洞；其下成方池，池長一丈五尺，闊半之；深三尺餘，清澈見底；凡溫泉多含硫磺質；相傳此獨含硃砂；池前有亭，中有石几，可坐而脫衣；泉之溫度本高，而池壁石罅，別有冷泉一道流入，故頗適宜。余解衣磅礴，全身浸其中，僅露其首；氣煦煦然，若不能勝；出而拂拭，再入其中，凡三次；浴畢，坐亭畔招涼，異常舒暢。既而至紫雲庵，啜茗。憑窗觀山，大雨忽至，溪聲雨聲，幾不可辨。庵側有木蓮花，爲黃山之特產；高約三丈，葉似枇杷；盛夏開花，九瓣如蓮；寺僧以其果贈余。十二時，兩稍止。頌三遣人送雨具來，余與觀瀾，先回慈光寺；未及半途，已放晴矣。午後四時，大霧復起，對面不見人；及晚益甚；黃山烟雲變幻；昔人來遊者，多遇陰雨；同人相揣，咸以明日未必能登文殊院也。

二十七日晨，六時起。雲霧依然未散；已不作登山之想，擬仍浴湯泉。九時後，忽日出霧消，同人均興致勃勃，收拾應用物件，決登文殊院；惟頌三因畏路險，復三適患痲疾，皆未去；余與觀瀾、醉愚、省軒、

子美四人同行；心鏡和尚爲引導；另有挑子三人；黃山路險，肩輿向不能上，故一律徒步。十時，由寺後東上；余與醉愚、省軒、子美先行；觀瀾年事較高，體又肥重，登陟稍艱，須人扶掖；故在後緩行。昔時道路未修，所謂碰頭石，五里欄，觀音巖，倒破紋諸險，今則或於石旁另闢新路，或已削險爲平；自慈光至文殊院，皆築成石磴，階級整齊；懸崖絕澗處，則護以石欄，或鐵欄；惟路極陡耳。過觀音巖而上，爲金沙崗；路多細砂，履之頗滑。十一時半，至半山土地祠，空屋三楹，已無人居；在此休息半小時；觀瀾方至。寺右望見金雞峯，頂有一石，如雞昂首，正對天門坎，俗稱金雞叫天門。余與醉愚等三人，復先登。道旁有大石，鐫橫雲二大字，款署孫晉。十二時半，天門坎兩崖夾立；中通一徑，闊不過三尺，恰如門然；故名。昨在慈光見硃砂峯，高聳雲表；至此則已在足底；惟天都峯猶巍然天半耳。再上爲雲巢洞；洞壁鐫雲巢二字；昔時須由洞中拾級而上，今已於洞外另闢一道；余與醉愚、子美好奇，仍由洞中攀登石級而出。一時，小心坡懸崖絕壑，昔亦危險；今亦有級可登；故俗又呼爲放心坡。道旁石壁鐫別有天三字；又有觀止二字。再上有大石，形略圓，徑可丈餘，厚約五尺，名蒲團石；於此趺坐，可見天都正面；在慈光寺以上所見之天都，乃其側面之耕雲峯，非天都也。再折而上渡仙橋；壁間刻渡仙橋三字。過此見兩壁下開

上合，中通窄徑，昏暗且濕；導者曰：「此一線天也。」有三石豎立，松生其際，號蓬萊三島。進文殊洞；洞外壁上鑿不可階三字；出洞，道旁一松，其右枝葉斜側而出，如伸手迎客，曰接客松。岩下鑿小清涼三大字；蓋文殊菩薩道場，本在山西之五臺山；五臺亦名清涼山；故此稱小清涼也。此外磨崖甚多，不悉記。一時半，抵文殊院。自慈光寺至此，計十五里。院亦爲普門大師創建；今僅屋五楹；老僧一人，現亦歸慈光寺管轄，方改建新屋；慈光住持脫塵和尚，造屋修路，不遺餘力；地方人士，對之頗有信用；故紫雲文殊，皆歸其整理。後院倚玉屏峯，峯皆巨石，橫列如屏；東爲天都峯；西爲蓮花峰。院前平地空曠，約有數畝；其下有二石山：左名青獅，右名白象。南面有石突起，名文殊臺；上有低窪，相傳文殊坐禪處；登之眺望，氣象萬千；硃砂峯已如小阜；萬峯攢簇，儼若海中浪紋；此等浪紋，在平地望之，皆高山峻嶺也。天都絕頂有石，平而方；側立一石如人，名仙人觀奕。其後耕雲峯頂，有石如鼠，作勢向天都，俗名仙鼠跳天都。蓮花峯以形似蓮花而名。其側有峯，頂似圓錐者，曰蓮蕊峯；上有石如船，曰采蓮船。在文殊臺望天都、蓮花，皆如在目前；語云：「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信然。自天門坎以上，奇松怪石，不可名狀；松皆生於石罅；其幹上下盤曲，枝葉則橫斜側出；除盤山以外，他山之松石，莫能比擬也。觀瀾於三時

方至，在院午膳。膳畢，隨意散步。晚間天淨無雲，月色分外光明；乃登文殊臺看月；蓋是日適夏歷七月十三日也。惟西北風怒吼，聲震屋宇；雖棉衣褲，猶不足禦寒；即回院早睡。院高一千米突，約合華度（一米突合營造尺三尺一寸二五）三千三百餘尺。氣溫在午後三時七十度；五時半即降至六十二度；十二時起視華氏表，已降至五十六度；昔人遊記謂黃山五月披裘，初不之信；今親驗之，殆非虛語。

二十八日，晴，五時半起。八時出發。滿擬今日先登蓮花峯；再赴獅子林。觀瀾以路險，在文殊稍留，即回慈光。余與醉愚、省軒、子美三人偕行；心鏡昨夕受凍而病，乃以慈光寺役人爲引導。自院西上數十武；折而下，高低曲折，兩崖陡絕，中爲深谷；曰蓮花溝，其間砂礫塞途，荆棘刺膚。既而有石壁阻於前，旁臨絕壑；壁下鑿孔，僅容半趾；所謂小閻王壁也。余等捫壁攀藤，次第而過；壁間鐫大士崖三字，意取憑觀音大士慈悲，俾人得度此險也。遇此復有一壁，比前尤長尤險；曰大閻王壁。復由谷而上，亂石無徑，榛莽橫生，蔽及半身。九時一刻，升蓮花嶺。是時忽大霧迷漫，對面不能見人；又復狂風怒號；余與醉愚、子美，自嶺右石坡，蛇行登蓮花峯；路皆巨石與砂礫；崖旁鐫一覽衆山小五字；未及半里，霧益濃，風益大，立足幾不能穩；導者云：「再上風更大，今日恐行不得矣！」余等亦以霧裏看山，毫無佳趣；遂下

嶺。再登百步雲梯，梯百餘級，昔亦天險，今已新修石級，半鑿崖石爲之；險處多護以石欄。下梯，再左轉而上，達鯨魚洞；洞在鯨魚峰下，洞口三角形，旁鐫天造二字。由洞中歷級而升，出洞，再逆轉而上，則鯨魚峰頂，全體呈露；有首、有脊、有尾，長可數十丈，酷似魚形。遇此卽爲天海；天海者，乃蓮花峯下之平坦處，用圍數十畝，惟道中多砂，如行沙漠。黃山有五海；山前慈光寺間爲前海；山後雲谷寺間爲後海；獅子林之西爲西海；清涼臺之北爲北海；而天海居於中央。斯時濃霧漫漫，所謂鍊丹臺、平天缸、光明頂、萬松嶺等勝景，皆從霧中模糊過去；非特遠近不可知，卽高下亦幾不辨矣。十一時半，抵獅子林；寺僧清如，迎入寺；寺在獅子峯下，顏曰獅林精舍。高九百四十米突，氣溫六十三度。自文殊院至此十五里。先進麵點，再午膳。膳畢，訪李居士法周；居士江寧籍，隱居於此，已十餘年；每中夜起，誦法華經爲常課，有心人也。黃山正面諸峯，皆峭拔露骨；惟獅子林一帶，峯巒凝翠，萬松成林，境獨清幽；而始信峰尤爲秀拔。午後一時，由寺後往清涼臺；道旁有麒麟松，兩枝分叉如鱗角；又有鳳凰松，枝葉扶疏，如鳳尾然；皆以形似而名；約半里，至臺下；臺長方形，特然孤起，四無依傍；長約八尺，闊四尺；自臺後鑿石架道通之；登臺俯視，身若懸空；較文殊臺地勢更奇；惜霧氣未散，不能遠眺；否則北海諸峰，自石筍缸，皆歷歷

在目也；臺畔有松，生於石罅，盤曲側出，名破石松；惜已死，僅餘枯株。自臺折回，登寺後之清涼亭，樓閣數楹，高出寺上；稍憩，卽回寺。本擬不出門；三時，天氣稍清，遂往登始信峯。出寺東南行，清之和尙爲導。見峯麓一小峯特立，頂圓銳如筆，松生其旁，破石而出；枝葉繚繞如曲柄，名夢筆生花。按黃山志卽擾龍松也；再前行，有大松如張蓋，曰虎卦松；又有一本二株之連理松；所經皆小路，極難著足；然距獅子林，不過三里餘卽至。始信峯頭裂而爲二；架石梁通之，名通仙橋；橋跨兩崖間，由上俯視，則絕壑也；其左有松一株，旁枝橫臥橋畔，遊人可扶之而過，曰接引松；過橋，迎面石上鐫聚音松三字；至此乃側行於石罅間，如狹巷，上至絕頂；石壁上刻始信峯三大字；奇石羅列，或卓立，或斜倚，或方形堆疊，勢若凌空；奇松亦多，殆不可名狀。頂有石臺，鐫麗田生彈琴處隸書六字；清乾隆年間，儀徵江麗田，隱居此山，善鼓琴；麗田有摩崖自記文，但大半剝蝕，不可讀矣。是時霧尙未散，不能眺遠；四時，卽回獅子林。五時，氣溫降至五十九度。晚膳後卽睡。

二十九日，晴，六時起。氣溫五十七度。盥洗畢，先至清涼臺，看雲鋪海；白雲平鋪，如海中浪紋，彌望無際；日光射之，皆作銀色；羣峰沒其中，僅露其尖；遙望石筍，隱約可辨；昨日霧中所不能見也。歸寺

早膳。因念昨日未登蓮花峯，今日不能顧惜腰腳，決與醉愚、子美、省軒折回，原路重登之。八時出發，清如和尙爲導。余以布鞋已破，改著草履，頓覺輕快。逾萬松嶺，昔時古松極多，故名；今則嶺下大松，皆採伐以供建築，僅嶺上有松林耳。在嶺頂可西望翠微峯，峯下卽爲西海；翠微與仙都二峯間，開豁如門，曰西海門；從門可遙見太平縣之焦村。下嶺，復登光明頂，頂正對蓮花峯之背，高一千四十米突；有海關天空四大字摩崖；其下有蒲團松。自頂下卽爲平天砭，砭下有茅篷爲天海庵遺址；清如和尙昔曾在此經營茅屋三間，今無人居。在光明頂望鯊魚峯，脊有石如龜，伏於其上，名鯊魚駝金龜。平天砭至蓮花溝間，惟鯊魚洞一段，路已修築；兩端尙有七八里未修。省軒以蓮花峯路險，至光明頂而止；僅余與醉愚、子美二人前往。由光明頂下天海，見有大悲庵遺址；遠望蓮花峯後，尙有一峯曰老人峯，以志考之，殆卽石人峯也。登鍊丹臺，臺在鯊魚峯後；頂有石窪，相傳爲黃帝鍊丹之丹池；臺高一千二百米突。自此經鯊魚洞，而登百步雲梯；重上蓮花嶺。稍休，卽鼓勇登蓮花峯；由石坡斜上，卽無路，但由巨石上鑿孔以容趾；有時大石當前，高可及肩，卽用手仰攀，聳身以上；石旁復多荆棘，刺及手足；更有數處，純是砂礫，滑不能履；至此，則竹杖全失其功效，惟有手足臀三者並用；上升時，凡穿過石洞四；正如從

藕節中，緣莖入瓣者然；十時三刻，至絕頂，頂方丈許，巨石或欹或立，踞石俯視，衆山皆在足底，惟天都兀然對峙耳。測之高一千六百米，突約合華度四千九百六十餘尺；斯時氣溫爲八十度；績溪程敷錯繪黃山平面圖，言實測蓮花峯海拔五千六百三十尺，相差不遠；蓋余所用氣壓測高器，因氣候有伸縮，且米突合華度，亦有零數也。自獅子林至蓮花峯頂十五里，往返蓋三十里矣。十一時，下嶺，仍原路徐行而歸。一時半，回寺，午膳。膳畢，休息。醉愚與省軒，尙有餘力，於午後一至散花塢，余與子美，則未出門。晚，至清涼臺看月。

三十日，晴，本擬再留一日，一遊散花塢，探石筍缸而至松谷寺，計程六十五里。一日可以往還；既而同人相商，以黃山煙雲變幻，難得連日晴明，且觀瀾在慈光寺久待，復三痢疾，不知愈否？勢不得再留；遂決議取道雲谷寺，觀九龍瀑，卽回紫雲庵。七時，出寺，向東南行，循始信峯麓前進，有歧路：左卽往始信峯者；余等取右道，逾黃花嶺，路皆窄小，草莽沒及人身；嶺高九百米，突下嶺度澗，澗中亂石充塞，履石而過；又過一澗，較前更闊，狀亦如是。九時，白沙缸，路皆細砂，履之輒跌；有亭，可以憩息。再過澗，道旁有雪莊塔，雪莊和尙，名悟；淮陰人，結茅於黃山，寂後建塔於此。九時半，登白沙嶺，嶺高七百八十米。

突；前所行之白沙砭，卽白沙嶺下之山岡；猶之光明頂下，有平天砭；砭應作岡，不知何時傳寫爲砭；砭與杠通，乃橋梁也；嶺上嶺下，皆白色細砂，故以爲名。下嶺，路陡砂滑，兼以敗葉蔽途；步履之艱，匪可言喻；轉不若登蓮花絕頂之壯快也。復逾澗兩道。十一時，抵雲谷寺；寺高六百米突；自獅子林至此十五里。寺舊稱擲鉢禪院，在鉢孟峯下山塢中；相傳爲宋丞相營免裘處，亦名丞相源；明萬曆間，寓安和尚開創此寺；厥後邑宰傅巖改題爲雲谷。寺前有錫杖泉；其南北，各有蘿松一株，同幹異葉，蓋松蘿之合幹者也。昔時規模頗大，今僅破屋三楹；寺僧寶山，正從事建築。余等在寺午膳，休息。十二時一刻卽行。得稍平坦之路里許；又復荆棘礙人，與前無異。山巒重疊，摩崖甚多；曰「妙從此始」，曰「通幽」，曰「醉吟」，忽有峭石立於道左，上鐫仙人榜三字，名仙榜峯。又登一嶺，高七百五十米突；頂有二石，夾立如門，鐫開門石三字。遙望九龍峯，巍然在目；未幾，九龍瀑之上源，如飛練一道，掛於林隙矣；源出於九龍峯；每節瀉爲潭，潭復益爲瀑，如有九疊，故名；是時山中苦旱已久，瀑流不大，瀉於黃石間，故遠望若黃色，而潭則碧色；九疊之瀑，不易全見，須舍通路下斜坡，始得見之。二時，至苦竹溪；有牌坊，額曰「黃山勝境」；自此路皆平坦。三時，逾芹菜嶺；嶺高四百米突；而長有三里餘。未幾，抵湯口；自獅子林

至此，三十里。醉愚步履最健；且冷不必添衣，熱不必脫衣；一路吟詩，從容自在；余與子美，足力已疲；在湯口雇肩輿，坐以待之；移時，輿至，即乘之行。五時，回紫雲庵。稍休，即再浴於湯泉；數日宿垢，爲之一清。心鏡和尚至，述及「觀瀾復三二君，尚在慈光，待余等同行；復三疾愈，亦曾一登文殊院。」是夕，醉愚仍上慈光寺，余與省軒、子美，則宿於紫雲庵；澗水聲喧，有如驟雨；枕畔聞之，殊有意味。

三十一日，晴，五時起，收拾行裝，準備下山。六時，觀瀾、醉愚、復三、自慈光寺下來，即與余及省軒、子美，同行，循原路回宏村。午後一時，在潘村午膳。六時到宏村，仍寓方君頌三家中；頌三先回，已兩日矣。晚膳後，洗浴更衣早睡。

九月一日，晴，是日完全休息。午後三時，往訪項君積餘。晚，頌三因明晨請觀瀾爲其考及兄題主，設席宴余等；徽俗視題主之典禮，較江浙更爲隆重。

二日，晴，上午，方家行題主禮；觀瀾爲大賓，余與醉愚爲左右襄題；禮畢，方君即率家屬，奉木主送入祠中。晚，項君積餘邀至其家便餐。此次在黃山，僅半日遇雨，晴霽時多；而歸途取道新安江（通稱徽河）則因近日水小無舟，問人頗以爲慮；乃晚間昏黑如墨，中夜而雨作，可謂巧遇。

三日，陰雨。汪君松濤本邀往城中遊覽，因雨未果行。午後，汪君攜所藏史可法家書墨迹來，請余等玩賞。晚，黃君栗莊送筵席至，宴敘甚歡。

四日，晴。六時起，預備進城。九時，乘肩輿行；松濤、栗莊、志三、陪同前往；省軒、積餘，皆來送別。頌三則因攜眷赴南潯；明日經赴魚亭，準備船隻，故不進城。十時，至北莊稍休。十一時，抵城外廣安寺。到此漸近平原，地勢較低，高二百四十米突。在寺午膳畢。二時，與汪君等同進城，訪程君夢餘；座中兼遇汪君季和，暢談頗久。二時，別歸；順道購零物。四時半，回寺。晚，程君在其寓招飲。八時後，回寺度宿。

五日，晴。七時起。汪、黃、金、三君來，復同進城遊覽，至學宮；泮池旁有魁星、文昌二樓，頗擅風景。途遇程君，則云：「至寺中答訪，未遇，尋蹤到此。」十時半，程君邀宴於市樓。別後，回寺。十二時，余等五人，即乘肩輿起身；汪、黃、金、三君，在寺前珍重揖別。向縣東南而行；未幾，抵石山，係一小山，石皆露骨，故名。自此循山麓行，皆鑿山根作磴道；右臨大澗，兩旁懸崖陡立，石層皆橫斷；樹木亦層層而上；余等五乘肩輿，聯屬而行，前後相望，儼如蜀中棧道。一時，過潯陽臺，相傳李白嘗釣於此；壁間鐫潯陽臺三大字。既而抵棧閣嶺，即石門，山勢壁立，下臨深溪；鑿石爲門，中開一徑；故稱石門，亦名小劍門；其險處昔時支

木以行，有似蜀之棧道，劍閣，故稱棧閣；今則皆築石道矣。又南行，上桃源洞，乃就山崖凸出處，鑿石爲門，稱之曰洞。洞下卽往來大道；其旁有紫竹庵；在此暇茗休息。午後三時半，抵魚亭；此處爲水陸通衢，市面熱鬧；有普濟橋，跨新安江上，長百四十步，下有七洞。方君頌三及其眷屬，已先至；雇定小篷船一艘；蓋江之上游，灘多水淺，祇有小船可行也。六時，下船。船雖小而極潔，飯食甚佳；同人皆席地橫臥。夜半開行。月色入艙，別饒趣味。

六日，晴，晨六時，舟抵宕脚，停齊雲山下。（卽白嶽）余等五人，步行登白嶽，一日游畢。頌三留船中未去。白嶽雖小，具有特色；與黃山面目，完全不同；另作記詳之。午後五時半，開行。經西館至藍渡。過夜，計行二十里。江中旣多灘，水急易瀉，故土人因灘作閘門，以巨木橫堵之，俾可容水；閘面之水，恆高出閘下丈餘；舟抵閘則啓門，自門趁水下駛，顛簸特甚；自魚亭至屯溪，所過之閘，不下十數。

七日，陰雨。前在宏村，雖得雨，尙嫌未足；然游山則必須暢晴，果也。昨日在山則晴，今日在船則雨，可謂如願以償矣。晨六時，開船。九時，至休寧縣之夢街（萬安街）停舟購食物卽行。過古城巖；巖在縣東七里，亦名萬歲山；麓有巨石，夾立如門；有亭，有榭，頗饒園林風景。斯時風雨甚大，小船兩頭洞然，

無有掩蔽，各人衣服多濕；然新安江自屯溪以下，尙嫌水小，有此大雨，方可暢行無阻。午後二時，到屯溪。今日自藍渡至屯溪，計行四十里。船抵埠，相偕登岸，改雇大船，艙中上下有十二鋪位，議價既定，頗三料理各人行李，由小舟搬至大舟。余等卽至華新池洗浴，浴畢，回船，整理臥榻，遂同赴市樓晚餐。屯溪爲交通孔道，故商務繁盛。其地高度僅二百四十米突；本日氣溫高至八十八度。八時半，回船。

八日，陰雨。晨，同人登岸購物，余在船休息。十二時半，開船；水大風順，行駛迅疾。一時，魚坑；入歙縣境。以下江面寬闊，所謂灘者，江底皆有暗礁阻礙，致水激如沸；與小舟所經之閘口不同，船行純恃船首掌頭篙者，熟諳水線，方不致誤事。五時，岑山；山在江中，四面皆水；上有觀音寺，故俗名小南海。六時半，朱家村；陣雨大至，雷聲殷然；乃停舟過夜。今日計行六十五里。此地高二百米突，氣溫八十三度。

九日，晴，晨，四時開船。行十五里，至梅灘；因天未大明，而灘險水溜，停槳以待；五時半，安然而過。八時，深渡；停舟一小時，購食物後，卽開。十時，十里長灘。十二時，山茶坪。以下橫石灘、美灘，接續而至；波濤洶湧，礁石矗立；舟循曲線，在石罅穿過；浪擊船底，拍拍作聲；舟子咸有戒心，望見來舟，逆水而上，以二十人併搥一棹，方過一灘；我船順流而下，爲幸多矣。十二時半，街口；入浙江界。午後一時，過梅花洪；此

灘之險，更甚於前；向例客人咸須登岸，減輕船之重量；舟人則用絳倒曳，俾舟下較遲，以免危險；今因水大，其右別有一道可行，亦得安過。復經滾灘。二時，抵威坪；停舟購物；余亦偕同人登岸；市面甚小，略覽即回。二時半，開船。此時氣溫八十三度；地高二百八十米突。三時，雲頭灘。五時，向山潭，俗稱獅子口；有圓巖突出江中，如獅子之首，故名。六時半，淳安縣過夜。今日計行一百八十里。晚間登岸游步；縣小無城郭，市街亦不繁盛；有微雨，即回船。

十日，晴晨，五時，開船。六時，港口。九時，藻河埠。十時半，茶園。今日所經險灘，不若昨日之多；然亦有一二大灘；因水漲石沒，故舟行不覺；所謂新安三十六灘，吾等所感覺爲險者，不及十處，皆因水漲之故。午後二時，洋溪。六時半，建德（嚴州）停船過夜。進城散步，市面之盛，亞於屯溪。

十一日，晴晨，五時半，開船。自此即行於桐江；蓋信安江（亦名衢港）之水，自蘭溪至此，與新安江合流；故名桐江；自桐廬以下至富春，又稱富春江；下流即入錢塘江矣。出嚴東關經烏石灘，十時遇胥口，進七里瀧；瀧中兩岸高山，水道狹而曲折；若有風時，瀧中更大，舟即不能進口；今日無風，而瀧中之風仍不小；我舟逆風而上，倍覺遲緩；諺云：「無風七里，有風七十里。」蓋言其難行也。泊舟嚴灘；同

登嚴子陵釣臺。(另詳嚴子陵釣臺記)十二時，回船。瀧內風大，出口尤難；眼見數船，守風不行；我舟獨鼓棹前進，波瀾壯闊，舟爲震動；舟子盡力，並加三絳；歷一時半，方出瀧。風息，舟行乃速。四時半，抵桐廬。此地高一百三十米突；氣溫八十四度。今日行九十三里。余等登岸，品茗於江樓。望見隔岸桐君山，山在縣東二里；一峯秀出，下瞰江流；上有塔，相傳昔有異人，結廬桐樹下，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因號其人爲桐君，山因以名焉。在市樓吃麵畢，至街中散步。六時半，回船。

十二日，晴，八時，我舟由振興輪船拖帶而行；共拖六艘，乘風破浪，行駛迅疾。九時，窄溪；入富春江。十時，新登。十一時，富陽；入錢塘江。午後一時，義橋，文家堰。二時半，到杭州閘口；輪船於此解纜，我舟仍鼓槳以行。自桐廬至此，行一百八十里。余與醉愚、子美、頌三三君，捨舟登岸；步行五里，至海月橋王雲五過塘行。四時，船抵行前碼頭，袁邢二君亦至。由行中代起行李上陸。頌三因率眷赴南潯，卽在此分別。余等五人，分乘人力車，赴湖邊清泰第二旅館；部署行李既畢，觀瀾留待其友，不出門；余卽偕沈周那三君，至明湖洗浴。浴畢，飯於功德林。九時，歸。

十三日，陰雨。上午九時，同人往二我軒攝影，以留紀念。事畢，觀瀾一人出外訪友；余則至湖濱公

園；既而沈周、邢三君亦至。十二時，同飯於三義樓。及回旅館，觀瀾已歸。於是五人同乘汽車，往靈隱遊玩。四時，乘人力車赴岳墳；途遇大雨，遂至李公祠、昆蟲局，訪鄒君樹文；參觀局中各種設備，登樓飽覽湖祠雨景。五時，雨尙未止，遂雇車歸，途中風狂雨急，六時回旅館。陳石珍、趙鐵玫夫婦二人來訪，邀往功德林晚餐。九時歸。夜間雨大，風勢尤狂。

十四日，陰雨。各人預備回里；觀瀾因須赴海寧，多留一日；醉愚、復三回南潯；余與子美回滬。六時半，四人同赴城站，趁火車；七時四十分，開行。車至嘉善；沈君思齊在此趁車，久別忽逢，暢談至快；沈君應松江佛學會之請，前往演講；故至松即別。十二時到滬；家人多在站迎接，乘汽車回家。

黃山之遊歸後，即經旬大雨；上海亦平地水深五六尺；浙東西即告水災；此淫霖若早降一二日，吾等在桐江遇之，則船不得行矣；此誠可慶幸者也。抑黃山路險，人人聞而生畏，今日情形，實已與昔日不同；不可不表而出之；蓋近年來修築道路，呈功頗速；山南慈光寺至文殊院，全路已成；山後之鱉魚洞一段，天海庵至獅子林一段；山北獅子林至松谷寺亦均新修；大概視捐款之多寡，次第興工；所未修者，惟蓮花溝及鱉魚洞至天海兩段，及山東南獅子林至雲谷寺一路而已；祇須蓮花溝及鱉魚

洞至天海庵兩段修好，則自文殊院至獅子林，已無危險，路工不過六七里耳。蓮花溝雖險，而路較短；惟獅子林至雲谷寺，路既長而難行，沿途又無風景；余意後之來遊者，可以避之。自北面入山者，第一日遊散花塢、石筍、而宿獅子林，順道覽始信峯之勝；第二日遊天海、鯊魚洞、蓮花峯而宿文殊院；第三日由文殊院至慈光寺、紫雲庵；第四日可乘肩輿自湯口至苦竹溪，步行觀九龍瀑而至雲谷寺；自南面入山者，則遊畢獅子林後，宜仍回慈光，亦取道湯口觀九龍瀑，不過多費一日耳；如此則可避免獅子林至雲谷寺難行之路，以其徒勞而無好景也。此余新約之經驗，後之遊者，可知所擇焉。

守歲

(秋山)

歲歲人人守。年年歲總逃。歲云余未改。汝自鬢先凋。對鏡何須歎。燒丹豈不勞。蠅
蛄睜兩眼。羨汝壽年高。

早春郊行

(秋山)

郊野有春意。柳條猶未青。日暄知鳥樂。風輕覺寒輕。亦有孤吟興。誰知獨往情。歸
來檢新曆。何日是清明。

小說世界叢刊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本館發行
小說世界，
刊載名家
小說，久已
膾炙人口。
茲將其中
重要作品
用叢書體
裁另印單
行小本，最
便攜帶。

- | | |
|---|---|
| 歐戰從軍記……………二冊 三角半
時代之花……………一冊 二角半
午夜角聲……………一冊 二角半
歐亨利短篇小說集一冊 二角半
戀愛與義務……………一冊 一角半
三靈……………一冊 二角
他與她……………一冊 二角半
佈雲作障……………一冊 三角
荒服鴻飛記……………二冊 五角半
荒服鴻飛記續編……………五冊 八角
黑白記……………二冊 三角
黑白記續編……………二冊 三角
月球歷險記……………二冊 三角半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一冊 三角
文藝叢說……………一冊 二角半
古畫徵……………一冊 一角半 | 野人記……………二冊 五角
還鄉記……………二冊 五角
猿虎記……………二冊 四角
弱歲投荒錄……………二冊 五角半
古城得寶錄……………二冊 四角半
獸王豪傑錄……………二冊 五角半
覆巢記……………三冊 七角
重圓記……………四冊 八角
寶窟生還記……………三冊 七角
倭城歷險記……………二冊 八角 |
|---|---|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撰小說

社會小說

- 俠義佳人……………初集五角中集七角
- 文明小史……………二册 一元五角
- 茶寮小史……………一册 二角五分
- 新舊家庭……………正續編各二册各四角
- 海上繁華夢……………初二集各五角
- 金陵秋……………後集七角五分
- 儂城奇案……………一册 四角
- 蠶尾毒……………二册 四角五分
- 黃海風濤……………二册 五角五分
- 市聲……………一册 五角五分
- 學究新談……………一册 五角五分
- 慘女界……………二册 六角
- 玉佛緣……………二册 八角
- 老殘遊記……………一册 一角五分
- 教育小說……………二册 小本三角
- 馨兒就學記……………一册 三角五分
- 女學生……………一册 二角五分
- 小學生旅行……………一册 二角五分
- 埋石棄石記……………一册 一角五分
- 孤雛感遇記……………大册 二角五分
- 醒世小說……………小本 一角五分
- 醒遊地獄記……………一册 一角五分
- 掃迷帚……………一册 二角五分
- 瞎騙奇聞……………大册 一角五分 小本 一角
- 二女懺情錄……………一册 二角五分

言情小說

- 飛絮欺花錄……………三册 七角
- 僑踪萍合記……………二册 四角五分
- 三人會……………三册 六角
- 碎琴樓……………二册 六角
- 綠波傳……………一册 二角五分
- 偵探小說……………小本 一角五分
- 中國女偵探……………一册 二角五分
- 冤海靈光……………一册 二角五分
- 歷史小說……………一册 三角
- 泰西歷史演義……………一册 三角
- 俄國立憲史演義……………二册 五角
- 鵝鰈姻緣……………三册 八角
- 其他小說……………四册 一元二角
- 鴻雪夢……………二册 六角
- 果報類編……………一册 二角
- 倭刀記……………一册 二角
- 玫瑰劫(政治)……………一册 二角
- 新舊英雄(軍事)袖珍本……………一册 一角五分
- 筠娘遺恨記(家庭)……………一册 二角
- 玉光傳(俠情)……………一册 一角
- 癡情淚(哀情)……………二册 六角
- 環瀛誌險(冒險)……………一册 二角
- 京華碧血錄(筆記)……………一册 三角五分
- 技擊餘聞(筆記)……………小本 一角



文學中的桃花和桃實

呂伯攸

昨夜偶開書廚，隨手取了一冊宋詞選，躺在沙發上曼聲浪誦起來，剛讀到陸游的「……桃花落，閒池閣……」忽然從書頁中簌簌地落下些雲錦一般的東西，仔細一瞧，才明白是今年春間，我們游龍華回來的那天，妻所收藏的幾朵零落的桃花；現在，却已乾枯憔悴，一片片都顯出了慘淡的過去的陳迹。

我頓時又回憶起那天游春的印象了：在那裏，有一片淡藍色的如紗一般的輕雲，籠罩了這春的田野在飄浮着，我們並肩站在這古舊的龍華塔上，遠遠地眺望着那一片桃林，如朝霞般地點綴在那新綠叢裏，配襯在那油碧堆中，真是何等使人留戀啊！

那時候，塔下面有幾個淡妝的女學生，正在殺粉調鉛，掀動她們的皓腕，輕輕地把那狡嬈的花兒，移植到她們的筆底下去。於是，我便隨口謔成了一首爛調：

灼灼桃花霧絳綃，輕舒素手細心描；攜歸且向鏡台比，花與儂顏若個嬌？
妻說：「爲甚麼自來文學中說到女性的美，總要拿桃花來做比喻呢？」

「這大概是因爲女性的容顏，正像桃花那般豔麗罷了！」我回答。

「哼，這還不是男子們的輕薄，不過把女性當做花草般地看待，想隨意供他們的狎玩！」妻有些憤憤地了。

真的，我也不能明白，到底文學中拿桃花來比女性，是不是輕薄，或是有別種意義；不過，像這一類的作品，自來文學中的確多得不可以勝計。現在，我們且不去翻開名人的著作來看罷，就祇隨手拿幾本近代刊物來抄抄：

一灣春水一條橋，嬌娜東風送畫橈；淡淡桃花阿儂面，輕輕楊柳阿儂腰——虞山豔景詩。

三雙紅繡鞋，桃花人人愛；相公作揖要想把花採，採奴花莫把花揉敗。——民間文學姑娘賣花

鞋。

我記得，小時讀唐詩三百首，也有一首崔護的桃花詩道：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他作這首詩，除了以桃花象徵女性以外，也許，其中有些本事，也論不定。然而，後人便借了這題材，捏造成一篇離奇而哀豔的故事出來。據說：博陵人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有一個清明日，他獨自在都城以南游玩。偶然經過一家村舍，裏面花木很是茂盛，他舉手叩了一會門，便有一個女子從門隙中問道：「是誰呀？」崔護便把姓名對答了她。並且說：「游春口渴，想討一點水喝。」那女子即刻拿了一杯水出來，開了門，請崔護到裏面略事休息。她自己却斜倚在一株桃樹上，儘望着他注視。後來崔護辭別回家，她還是依依不捨地送到門外，羞答答地彷彿不忍驟別一般。此後，崔護也並不再到這地方來。直到第二年清明日，忽然又記起這件事，便信步到那地方去訪問。可是，門牆依舊，人影杳然。崔護便來左扉上題了這一首詩。又過了幾天，他因事再過城南，重復跑去訪問，但聽得裏面一陣陣的哭聲，非常淒楚。崔護便叩門問詢，當即有一個老人走出來道：「你不就是崔護嗎？」崔

護點頭說：「是的。」老人便哭道：「那麼，你害死了我的女兒了。」崔護吃了一驚，忙問：「是甚麼緣故？」老人道：「我祇有這個女兒，一向知書識字，非常敏慧，可是從去年春季以來，不知道爲甚麼，常常恍恍惚惚地，好像有些癡呆一般了。前幾天，我偶然帶她到外面去走走，等我們回來的時候，她就聽見了左扉上題着的字。不知道怎樣，當天晚上她就病起來了，接連絕了幾天的食，剛才竟斷了氣了。這扉上的字既然寫着崔護的名字，還不是你害死了她嗎？」崔護一時很爲感動，便請求老人，允許他進屋子去哭悼一回。他到了靈床前，哭着祝告道：「崔護在這裏了，崔護在這裏了！」不久，那死了的女子，便張開眼睛來了，不到半天，居然復活。老人大喜，當面就將女兒許配給崔護了。

桃花開於春日，這季候自然是一年中最繁盛而最有希望的時期，因此，文學中也每每把女性的青春，比之爲桃花的。如詩經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就明言女性於青春的結婚，正如桃花的盛開，當然是最適當的時間。

還有，文學家說到流血的事——尤其是女性——也常常會連想到桃花上去；這便可以拿桃花扇傳奇來做一個例子。那故事是這樣的：候方域與名妓李香居相見。美人名士，一見傾心。那時適

阮大鍼當權，欲結納方域等諸公子，而諸公子却鄙薄大鍼，因此兩方仇恨愈釀愈深，不久，北京陷落，崇禎帝死之，大鍼乘亂逮捕諸公子入獄，惟方域倖得脫。同時，撫臣田仰欲以三百金買香君爲妾，香君不屈，倒地撞頭，血濺一把白紙扇上，後來楊龍友取了這扇，就血漬點綴起來，畫成一枝桃花於扇上，寄給方域。

我最不懂的，像桃花那樣的穠豔，正是一件俗不可耐的東西，如三柳軒雜識所說，「桃花如倚門市娼。」但是，那些隱逸或是避世的人，爲甚麼也要用桃花做標幟呢？現在，我們請一讀桃花源記，在他們這種「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的環境中，是何等地古樸，却也種了這些桃花做點綴。這樣看來，在文學裏的桃花，似乎已含着些飄逸的風味了。

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張旭。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李白。

蓬萊春訊我先知，鶴背乘風路不迷；開盡桃花三萬樹，莫教花笑世人癡。——張雲房。（清人）

這種詩句，在我們中國文學中，更是抄不勝抄了。從這裏面，我們不但可以看看隱逸避世的意思，簡

直已描繪出一個飄飄欲仙（非人間）的境界來了。不錯，像劉晨、阮肇的入天台山，不是我們文學中的神仙故事嗎？但是，你瞧，那王立程的天台山記中，又明明地這樣寫着：劉晨、阮肇遇仙處，澗之東塢，有桃花十畦，春時花發射目，紅雨點綴芳草，如踏錦茵。

說到神仙，又令人記起了「蟠桃會」的故事。那個，雖然不是桃花而是桃實，但是，既有了這些硬大的桃實，當然，在那神仙的洞府中，必定先已努力於栽植桃花的工作了。而桃實變成爲延年益壽的東西，也自此開始。

文學中對於這故事，用來做題材的很多，而最滑稽的，要算楊笠湖吟風閣中的偷桃一劇；且把他最有趣的一段抄下來瞧一瞧。

（丑）在她門下過，怎敢不低頭？東方朔見駕。

（旦）你怎敢到我仙園偷桃？

（丑）從來說，「偷花不爲賊；」花菓事同一例！

（旦）這廝是個慣賊，快拏下去，鞭殺了罷！

(丑)原來王母娘娘這般小器，倒像個富家婆！人家吃你一個果兒，也捨不得，直甚生氣！且問，這桃兒有甚好處？

(旦)我這蟠桃，非同小可！吃了是髮白變黑，返老爲童，長生不死。

(丑)果然如此？我已吃了二次，我就儘着你打，也打我不死！若打得死時，這桃可要吃牠作甚？不知打我爲甚來？

(旦)打你偷盜！

(丑)若講偷盜，就是你作神仙的慣會偷！世界上人，那一個沒有職事，偏你神仙，避世偷閑，避事偷懶，圖快活偷安，耍性命偷生——不好說得——還有仙女們，在人間偷情養漢，就是得道的，也是盜日月之精華，竊乾坤之祕奧；你神仙那一樣不是偷來的？還嘴巴說打我的偷盜，我倒要勸娘娘，不要小器；你們神仙，吃了蟠桃也生長，不吃蟠桃也生長，只管吃他作甚，不如將這一園的桃兒，盡行施捨凡間，教大千世界的人都得不老，豈不是個大慈悲，大方便？

(旦)你倒說得大方。

(丑)只是我還不信哩！你說，吃了髮白變黑，返老爲童，只看八洞神仙在瑤池會上，不知吃了幾遍，爲何李岳仍然拐腿，壽星依然白頭？可不是搗鬼哩！哄人哩！

此外，在文學上還有一段滑稽的逸話，大略是如此的：唐寅爲了愛慕華太史的婢女秋香，賣身入華府當書僮，更名華安。一天，華老夫人做壽，華太史便叫華安吟詩祝壽。他第一句便寫道，「這個夫人不是人，」太史心中很不高興；正想向他責問，他却已續上第二句道，「西池王母下凡塵，」於是，太史又喜悅起來。再看他寫的第三句，却是「生的兒子都是賊，」太史不覺又有些怒意了。但是他還沒有開口責問，華安又續上末句道，「偷得蟠桃獻母親。」太史便開顏一笑，着實獎勵了他一番。這逸話究竟有沒有這件實事，我們且不必管他，祇是他用了「蟠桃會」的故事，才蛻化成這詼諧作品的痕跡，我們是可以和那「偷桃」的趣劇，一樣看得出來的。

桃實不獨因了神仙而視爲壽物，且有用來象徵女子生殖器的；文學中最顯著的例，就像日本傳說中的桃太郎。（參看本誌第十五卷十六期）

現在，把我從前在某兒童刊物上登過的一首兒童詩，抄在這裏做一個結束：

園裏的桃花初開，

鮮豔美麗真可愛。

孩子們不知道，

小小的心裏都覺得很奇怪；

他們說：

「昨天樹上還是青青的，

怎麼忽然變得這般快？」

有的說：

「這一定是天上神仙打翻了梳妝台，

所以，把胭脂水洒了下來。」

一九七、十二。於品天寄廬燈下。

中國最早之國文教科書

(秋山)

中國第一部國文教科書。爲南洋公學所編之蒙學課本。余所見者。爲前清光緒己亥第二次排印本。其第一次不知印於何時。然決不能早於戊戌。卽就第二次排印而言。亦比澄衷學堂所出字課圖說。商務印書所出文學初階爲早。

蒙學課本之內容。每帙仍依舊書之例。稱卷。而每首又採新法稱課。每課之前。先生字。次爲課文。課文不斷句。第一卷共一百三十課。

第一卷第一課云。燕雀雞鵝之屬曰禽。牛羊犬豕之屬曰獸。禽善飛。獸善走。禽有二翼。故善飛。獸有四足。故善走。共計三十六字。若今日初級小學國語第一冊第一課。不過兩字。至多三字。其相差之程度。至於如此。而課文之長短。正與教育之進步與否。成爲反比例也。

附錄民國以前之兒童讀物。爾雅。凡將篇。急就篇。訓纂篇。蒼頡篇。千字文。蒙求。千家詩。百家姓。三字經。神童詩。小學紺珠。上大人。龍文鞭影。幼學瓊林。四言雜字。字課圖說。蒙學課本。訓蒙捷徑。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小學絃歌。文學初階。兒童教育畫。童話。國文教科書約八九種。



隱瞞
(獨幕劇)

登場人物

陸之良。

陳其芬，妻。

阿寶，僕；一個老媽子。

沈士俊，他們的朋友。

萬琪美，之良的朋友。

佈景——一個中等家庭的會客室。左右

小說世界 隱瞞

張舍我

有門，室的中央有小圓桌，四周有四隻西式椅桌，上有繡花十字布的檯罩，中間放着一個胆瓶，瓶中插着鮮花。面臺的壁下，放着一隻長沙發；臺的左面，並肩放着兩隻沙發椅；和一隻衣架；右面是一隻西式的搖椅，搖椅的後面，靠壁一隻長方桌子，上面有幾本雜誌小說等類的書籍。四周

牆壁上漆着淡黃的顏色，很整齊的挂着四五張西洋風景畫架。右首的門開着時，可以看出登樓的梯階；左首的門通連外室。本劇的劇情發生的地點——上海；時間現代。

幕啓時，沈士俊面臺下坐在搖椅中，兩手捧着一本書，一面默念，一面將椅搖動着。

阿寶從左首門裏出來，手裏拿着一杯茶，向士俊面前走去。

阿寶 沈少爺，你心焦了麼？再喝一杯茶罷。

（將茶杯放在長方桌上。）

沈士俊（將書放在桌上，停止搖擺，仰望着阿寶）

你一點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麼？她實在沒有告訴你麼？

阿寶 不，我實在一點不知道我們奶奶什麼時候纔可回家的？確，她沒有告訴我。我想——少爺——你還是耐心等一下子罷。

士俊（作沉思狀） 平常時候你們奶奶常常久出不歸麼？

阿寶（搖手） 不，她以前總是在家裏守着我們少爺回來。

士俊（拿杯子） 哦，近來纔出去嗎？（喝茶）

阿寶 正是，依我計算還不到二個月呢。

士俊 你們少爺曉得嗎？（又喝茶）

阿寶 不會曉得的！少爺每天要到晚上六點鐘左右纔歸家，奶奶總是先回來了，沒有人去告訴他，他怎會曉得呢？

士俊（將茶杯放回桌上，隨將身子向後一仰，又把椅子搖動起來了。）呀，呀！

「阿寶向他望了一眼，又向臺前無意識的看了一眼；似乎她的感覺上也起了一種微妙的反動。她回身欲走。」

士俊（停止搖擺，望着阿寶。）阿寶！別走！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問你。但你們倆的愛情，近來沒有變動麼？你看出有什麼破綻沒有？老實告訴我！

阿寶（站定，作疑惑不決狀。）啊，這個——我那裏知道呢？

士俊（自椅中立起；走近阿寶一步。）你別害怕，我不過問問罷了。你告訴了我，決不會使第三個人知道的。

阿寶（向後退一走，目光注視着他。）我看但你們倆的和好沒有變動過。少爺的待奶奶，真可說好到一百二十分；就是有時他回來了還不見她歸家，也從不疑心到歧路上去；奶奶對他，也是一片真心。不過近來我看她有點心神不定，好像天天在那裏打算什麼似的，有時我在她身邊呼她，好幾聲還不聽見；

有時我低喚一聲，她身子一聳，吃了一嚇，回頭見是我，也不覺好笑起來，說：『該死！我的腦筋怎會這樣昏亂？』阿寶，你看，我可不是變做了一個獸子嗎？』我當然不好說什麼，但是於不知不覺之間，竟回答道：『奶奶，你的心思，也太多煩慮了！』（不覺將食指，輕輕點觸她的下頷。）

士俊（非常注意的靜心聽完她的話，面上現着興高采烈的神情，很快悅地說。） 你可知道她爲着何事煩慮？』

阿寶（不覺微笑，頰上泛了紅暈。） 這個……：我不管……：那裏……：知道呢？少爺，你是佢

們倆的朋友，應該知道些罷！

士俊（作強制不住的短笑。） 哈哈！

阿寶（突然想到她的職務，回身向左首門走去。一面看着士俊，一面說。） 沈少爺，你再耐心等一會罷。

士俊看他的臂上的手表，揚手止住她。

士俊 不，你回來。我不能再等了，我還有旁的事。他到衣架旁，拿下大衣。阿寶也走來幫助他，給他披大衣，手裏拿了呢帽；一面兩人談話着。

士俊 等奶奶回家時，你對她說，我等得不耐煩，只能去了。

阿寶 你今天還來麼？

士俊 一小時後不來，叫她不必在家裏等我了。

士俊戴了呢帽，往下場門走去，阿寶也隨着走到台前。他忽回身又對她說。

士俊 別忘掉告訴她：『不必在家裏等我。』你

明白嗎？

阿寶（點點頭。）我曉得了。

士俊出去。阿寶的目光在後送他，不覺呆想了一會，纔返身走入右門。

隨着從上場門進來了這客室的女主人陳其芬。她是個二十三、四歲的美麗的婦人，裝束入時，舉動流利；因此把她的年紀減輕了。

四五歲，從台下望去，還好像不到二十歲。她是個性情簡直的婦人；但遇事多顧慮，胆小，容易受外界的驚恐和感動，這是她一生最大的毛病。

她急急地走進來，向室中望了一望，好似偵察有無客人來過。她把右手裏的皮手袋，和在左腋下，的往百貨商店裏光顧後的一個貨物包裹，放在室中的圓桌上，一面叫阿寶。陳其芬 阿寶，你在那裏？

阿寶的聲音（從右門後來。）是奶奶嗎？我來了。其芬（自言自語。）到這時還不來嗎？可不是他爲了……抬頭見阿寶從右門進來。）有

人來看我嗎？

阿寶 奶奶有的，就是常來的沈家少爺。你出門口，他就來了。他等了你一點半鐘纔不耐去了。

其芬 他說還要來嗎？

阿寶 他說你「不必在家裏等他。」一小時內不來是一定不來的了。

其芬 可恨那兩個惡朋友，定要叫我陪她們去買東西——阿寶，等一回我們少爺回家，你不要提起我出去過的，也不要說沈少爺來過的。千萬不要忘掉！少爺回到家裏只少還有三個鐘頭，看她的手表——正是，現在只

有三點零五分，到那時你別忘掉。

阿寶（點點頭。） 我曉得了。

其芬（往右首門走去。） 阿寶，你把我的東西拿到樓上來。

阿寶（拿了圓桌上的皮手袋和包裹，跟着她走。） 我曉得了。

她們進了右首門，繼續有談話的聲音，和登樓梯的脚步聲。

阿寶的聲音 今天很奇怪，那沈少爺打聽問訊的說了許多話。

其芬的聲音 可不是議論我嗎？

阿寶的聲音 正是，他說你近來心思不定，精神

恍惚，似乎在那裏憂慮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芬的聲音 該死，他竟這樣批評我嗎。

兩人談話的聲音聽不見了。一會，又聽得有人下樓的聲音。陸之良自上場門入。他的年紀在三十歲以外，容貌顯昂，足當「漂亮」兩字；衣飾整潔，合乎交際社會中所稱的上等人士的標準。他的性情堅毅爽直，歡喜以真誠不欺待人，故亦望人以真誠不欺待他。他手裏提着的一個皮篋，照例放在半桌上，從皮篋中拿出各種商業的文件，執在手中。陸之良 阿寶，在那裏？（她翻閱手中的文件。）

阿寶在右首門後的聲音 我曉得了，我就來了。

之良出懷裏的紙煙，燃火柴而吸。

阿寶的聲音 是少爺麼？

之良 是，

阿寶 推右首門進來，走到半桌旁。

之良（抬頭向她一看） 奶奶在家裏麼？

阿寶 是，今天下午她沒有出過大門呢。

之良 你去給我倒一杯茶來。他翻閱他的文件。

阿寶 我曉得了。

阿寶向左首的門走去。此時右首門後的樓

梯上有急促的脚步聲。

其芬的聲音 你回來——了……

她將門推開，見那坐着的背影是之良，不覺出乎不意的呆了一呆，之良聞門聲，回首向她注目時，她急改作沒事而喜悅的樣子。

其芬（走近之良。）今天怎麼這樣早就回家了？

之良（轉身向着她坐。）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放假，但是我的職務是非常繁忙的，公司中放假不放假與我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還是照例的辦事，直到公司裏的苦力要關門去了，我纔提着皮包回來。

其芬 那麼你今天不出去了麼？

之良（點頭）不。

其芬（微微呆了一呆，但沒有被之良察覺。）你可以陪着我出去玩麼？

之良（示以手中的文件。）現在還不能——等到五點一刻，我陪你去電影罷。

其芬 好——的。

阿寶拿了一杯茶進來，放在之良背後的桌子上。走開時，向她的女主人一看，其芬也回看她一下，她纔往右首的門走去。

之良喝茶時，向其芬瞧着，她藉故避去他的目光，他沒有覺得，將茶杯放在原處。

之良（一面翻閱手中的文件，一面很不經意地與其芬說話。）你可曉得沈士俊今天來做

什麼？

其芬（一呆）你說什麼？

之良 我說沈士俊來幹什麼？

其芬 我沒有看見他。

之良（仍俯首看文件）爲什麼？

其芬 他沒有來過！

之良（不覺抬頭望她，面上現出驚奇）呀！誰說

沒有來過？

其芬（故作很堅決的樣子）我！

之良（瞪眼向她注視着）你今天下午沒有

離家過嗎？這是阿寶告訴我的。這一定是不

會差的了？

其芬 一點也不差。

之良（放下手中的文件於桌子上，走近她一步）

這個奇怪了！我剛纔乘公共汽車回來，到貝

勒路口的車站下車時，遇見沈士俊，我問他

從那裏來，他答道：「我正從你府上出來」

我問他「你有什麼事要會見我嗎？」沒有

什麼要緊的事，我不過來……」他這樣回

答時，他已上了我乘來的那輛公共汽車，第

二句話還沒有說到半句，車子開了。所以他

到我們家裏來的目的，我不明白；你在家裏

他當然告訴你的。你怎說他沒有來過呢？

其芬（一面吞吐其詞，一面尋思適當的回答。）

這個……真奇怪之……極了，我——不知

道——

之良 不知道什麼？

其芬（他飄眼看見阿寶從左首的門進來，急生

一策。）阿寶，我剛纔在樓上時，沈先生來

看我們的嗎？

之良的眼光隨着他的妻子，向左首門的方

向瞧去。

阿寶（突然間不知所答。）那——個陳先生？

其芬（乘之良不對她注意時，向阿寶使一個眼

色。）啊，不是陳先生，是沈先生，就是常常

來看我們少爺的那個沈士俊少爺。他今天

到這裏來時，爲什麼沒有通知我？（又向她

做一個眼色。）

阿寶 嘎，我曉得了。我道是誰。就是沈少爺。今天

他來時，在大門口問我，少爺今天已回到家

裏嗎？我說「還沒有呢。」他就要走了，我道：

「等我去叫我們奶奶下來。」沒有什麼要

緊的事，不必去驚動她了，等一會有功夫我

再來。」他說着便走了。

其芬（故作微慍的樣子。）那麼你於事後爲

甚不來通知我？

阿寶 那時你在樓上亭子樓裏，我原想即來告

訴你的；不曉得一個轉身，就把這事忘了。

之良 阿寶，下回你當心一點纔好呢。

阿寶（點頭） 是，我曉得了。

阿寶正向右首的門走進去，一個老媽子從上場門進來，手裏執着一張字條。

老媽（走近之良，授以手中的字條。） 少爺，這

是一個車夫模樣的人送來的說，請少爺馬上就去，他的主人現正在那裏等候。

之良（讀字條。） 好，你去告訴他，我就來了。

老媽下。

之良（以字條示其芬。） 你看，振發公司裏的

王經理叫我去商量要事，今天下午恐怕不能陪你看電影了。

其芬（已讀完那張字條，隨手放在圓桌上。）

你不必爲了我們游玩的事，耽誤你的正經，（將放在衣架上的呢帽取下，授給她的丈夫。） 之良，你去罷，我等你回來用晚膳好嗎。

之良 不，不必。我恐怕不到八點鐘不能回家罷。

（向下場門走。）其芬，再會。

其芬 再會。

之良匆匆下。其芬目送她的丈夫去後，依舊立着呆想。沈士俊從上場門進來，見其芬在那裏出神，便故意輕輕地走到她背後，她還是不覺，他便舉手在她的肩上輕輕地拍了

一下她嚇了一跳，回頭看時，現出更驚奇的神情。

其芬 你——士俊，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我沒有看見你進來？

士俊（微笑，緩緩地答。） 我剛纔進來。你呆在那裏想什麼？——我（低聲）

其芬（向左右張望。） 別胡說亂道，之良聽見了不是玩的！

士俊（放聲笑。） 你還是執迷不醒麼？

其芬（離開他，走到面台壁下的長沙發上坐下。） 我不知與你講過好幾十回了，請求你別和我胡鬧。爲甚今天一見，又是這個樣子留心

些！良快要回家了。

士俊（跟着她到長沙發旁邊，坐在沙發的臂上。）

其芬，我敬謹告訴你的忠言，你竟沒有考量過嗎？我勸你別再隱瞞我，別再欺騙我——別騙我如一個小孩子；你說決計不欺瞞我了，但是今天爲甚又要欺瞞我了？

其芬（離開他一點，目光注着地板上。） 欺騙你什麼？隱瞞你什麼？

士俊 你說之良快要回家嗎？

其芬 今天下午他的公司中放假，他說三點鐘就可回來了，現在可不是已經三點鐘了嗎？士俊（走到沙發的前面，坐在她旁邊。） 說的

真好聽！他的確要回來的，不過他已回來過，有人來請他去，他自然放着你一個人在家裏走了。

其芬（依舊低着頭。）胡說！

士俊 我看他從門口出去的。

其芬（不覺回頭瞧着他。）真的？

士俊 我決不致像你的騙人。

其芬 那麼你計算怎樣？

士俊 要你覺悟！

其芬 我已覺悟了！

士俊（驕然而笑，徐徐以手撫她的肩背。）真

的！這一次不騙我了？那麼快跟着我——

其芬決然將他的手推開，急疾地站起來，向他搖手，禁止他往下說。士俊瞠目看着她的臉，惶惑無計，

其芬（走到室的中央。）士俊你別誤會，我說

的覺悟乃指着你对我百般的誘惑而言。近一個月來我日夜思慮，日夜考量，覺得你所恃為恐嚇我唯一的利器，和我自己所恐懼不安的；就不過你我年青，意志薄弱，不能抵抗人類惡根性的引誘時的一件勾當。這個勾當，在那時當然是視為少年人唯一的最有奇秘異趣的樂事。等到事過境遷，午夜回想，那麼懊惱，羞慚，悔恨，悲痛——都似利劍

猛箭般——其實比利劍猛箭要利害萬倍，——團結着像敢死軍士衝鋒般的攻上感覺靈敏的心坎。這時你悲痛也悲痛不了，悔恨也悔恨不了；羞慚還是羞慚，懊惱還是懊惱，永永地深深地鑄刻在脆薄的腦膜上；你的生命，在世界上多延長一日，那麼這慘厲的印象，也多延長一日，更深厚一層；直到你的軀殼蛻化了，葬埋於泥土裏了，也變成泥土的成分了，只賸下一具骷髏和骨幹了，你的一生的懊惱，羞慚，悔恨，悲痛，纔歸消滅！當初不是極細微的嗎？以為青年人常有的事，我們也不妨學時髦跟着佢們求快樂嗎？這

快樂到現在是怎樣了？但是我決定你從沒有一點懊惱，羞慚，悔恨，悲痛因為——

士俊（驚奇的呼聲。） 其芬！

士俊從沙發上立起來，也走到室的中央，面其芬而立。

其芬（不去理他，依舊繼續她沉着的語聲。）

是一點不差，因為你以為這是男子們應有的特權，而且看破女子有這個弱點，不但不去可憐她，還要將此挾制她，誘惑她，圖他個人的快慾。試問你現在可不是將我一生最悲慘的事作為挾制我誘惑我的工具嗎？我的——

士俊（打岔） 其芬，你瘋了嗎？我是真心愛你，

我是真心要救你——其芬，你的神經錯亂了嗎？我從沒聽過你這樣說！

其芬 我沒有瘋，神經也沒有錯亂。我此時心地

清明，正和你誘惑我的機警相同。你若當時

真心愛我，不是做倣時髦青年的盲行，爲什

麼不——（其芬見阿寶從左首門出來，）

呀，沈先生，你剛纔來看過我的麼？

突轉的語調，竟使「機警」的士俊一時疑

惑，回不出答語來。

阿寶（已看出是士俊了。） 沈少爺嗎？這回來

得巧了。真可說是「巧相逢」！

其芬（微怒向阿寶。） 別多說！

阿寶（點頭） 是，我曉得了。我去倒茶來給沈

少爺喝。

士俊（對阿寶。） 不，不必費心。

阿寶（點頭） 吓，我曉得了。我進去了。

阿寶向兩人看了一眼，纔往右首門走去，進

門時又回頭看佢們，不料佢們的目光，正直

射在她的臉上，嚇得回頭便跑。台上沉寂了

數秒鐘。

士俊（繼續剛纔的談話。） 你應知道那時我

處在何種環境之中；家庭裏的主張，是否能

容納我的要求？

其芬（冷笑。） 分得家產的重要，當然勝過於

一部份肉慾上的愛好。

士俊 你別冤枉我。試問你的環境怎樣？你那道

學式的父親也能聽從你這新式女子的女兒的要求嗎？試問你嫁給陸之良，是誰的命令？否——

其芬（揮手阻止他往下說。） 止別翻從前的

歷史了！今天我老實告訴你罷。我們以前的勾當，無論說牠是快活是悲痛；今天以前所說的所討論的，無論真假，無論是否：到此一筆勾消！你與我各自分疆劃界，各人走各人的途徑，各人尋各人的幸福！

士俊 你一天到晚在恐懼憂慮中尋生活還有

幸福可言嗎！

其芬 這都是你沈先生的恩賜！

士俊 你以為你我的勾當，決不致被之良發見嗎？你又以為你我的交誼斷絕了，就是後來被之良查知我們以前的關係，他能贊許你的改過自新——你說的覺悟——依舊愛你嗎？你須知道：男子的心腸是最容易受激刺而變動的；尤其是妬的激刺和妻子不名譽的風聲謠言，能使他拋棄一切所有的思想，觀念和主張；這是每個丈夫都是這樣的。你的丈夫能超越這個公例嗎？

其芬（猛受刺激；她堅持的主張似乎衰退了，頹然倒坐於後面的一隻沙發之中。） 這個公例？

士俊（走前一步，立於她的面前。） 正是這個公例！與其後日敗露，遭受侮辱而後去，豈不是先發制人來得乾淨？

其芬（目光注着地板。） 但是——之良很——愛我……

士俊 但是你能相信這是永久的麼？
其芬正欲舉頭開口，忽止而不言；她的目光注射到一個進來的女子身上，

這女子就是萬琪美，她的年紀大約二十六

七歲，服裝華貴，打扮豔麗；頸下掛珠項圈，手指上有金銅鑽的約指；珠光寶氣，耀人眼目。她珊瑚地從上場門入台，她的目光第一和其芬的目光接觸，再移到沈士俊的臉上；於是再回向其芬，微笑點首，其芬亦報以微笑與鞠躬。

其芬 琪美姊，你好。請坐。

琪美 其芬姊，你好。（就圓桌旁坐下。）你自己也坐了。

其芬也就她的對面坐下。於是相對無言，台上沉寂了一會。

其芬 琪美姊，你從什麼地方來？

琪美 我從家裏來，特地來拜訪姊姊。

其芬（微笑。） 不敢，不敢。

當兩人談話時，士俊退到面台壁下的長沙發上坐，靜觀他們的舉動。

琪美 之良可在樓上麼？今天下午洋行公司都

不是放假的麼？

其芬 你來找他麼？這個不巧了。他到這時還沒

回來過呢。

這位沈先生（她用手指着士俊。）也等得好久了。（士俊聞言起立，注視其芬。）呀，你們兩位不是會見過好幾次了？我怎麼糊塗沒有給你們介紹？（起立向士俊。）沈先生

（士俊走近二人。）這是萬琪美女士。（士俊鞠躬。）（向琪美。）這是沈士俊先生。（琪美起立答禮，情狀很淡漠不開口。）

士俊很想和其琪美親近，但觀她的冷淡的神情，把他的勇氣壓下去了。

其芬（借故調解。） 啊呀，我真糊塗，客人來了，

竟沒有茶喝。琪美姊要請你原諒我這個一點不懂世情的主人纔好呢。（向台後呼。）

阿寶！

琪美（搖手。） 不必客氣，我要走了。其芬姊，我們再會罷。（往下場門走。）

其芬（跟着她走出來。） 怎麼匆匆的就走了！

可有什麼話叫我轉達麼？

琪美（立定，阻止她送出來。）沒有什麼話，一點

點沒有什麼話，我們改日再會罷。（微微鞠躬。）

躬。）

其芬（鞠躬。）再會。走好，恕我不送了。

琪美 再會。（她珊瑚地下場。）

其芬目送她到不見了，回頭瞧士俊，他正向她呆呆地注視着，心中作沉思。四目的光線相值了，士俊作奇妙不測的笑容，其芬作遲疑狀。

士俊 你可明白這個女子的來意嗎？

其芬（緩緩地搖頭。）不——不！

士俊 這就是你吃虧的原因。她不是之良的總

角交嗎？他不是他的密友嗎？——

其芬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歡喜聽這種話！（她

走到右的搖椅上坐下，發狂似的搖擺着。

士俊（站着不動。）哈哈！你不歡喜聽這種話？

當然的！可惜將來還有難聽的話要吹到你的耳管裏。你自己豈不知道萬琪美到現在還不嫁人的緣故，到現在還不想到嫁人的問題？據我所知道的，當初她本已決定要嫁給之良的了，之良也決計非她不娶的了；無如她的父親竭力反對，不肯將養尊處優的獨生女兒給一個貧士之良負氣，纔和你結

婚。這個我不知告訴你幾十遍了；你也說之良曾經對你說過的。由「負氣」產生的婚姻，可是根據於「愛」的基礎上的嗎？你或者要說，他是真愛你的。但是你可知道他現在漸漸懊悔起來了麼？他愛琪美的心，又復熱熾起來了麼？她也竭力的使他愛她——引誘他麼？離開你們夫婦的愛麼？以金錢的勢力款動他麼？你應該完全明白之良近來的經濟情形怎樣？他經營的事業怎樣？萬琪美的贈嫁，有現款十幾萬房產若干起？

其芬（停止搖擺，） 請求你千萬別把這些話嚇我！

士俊（無意中拾起圓桌上的字條，走近她的面前。） 誰嚇你？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你竟一點不知道之良近來在外面的舉動麼？和萬女士的往來麼？

其芬（突然自搖椅上起立，神情嚴肅，語聲鄭重。） 你可有證據？

士俊（不覺突然被問，一時期期艾艾，說不出來。） 你說——什麼？你要……證……據？（故意低頭看那字條。）

其芬（益形嚴肅！） 正是，我要證據，纔能相信，不然你別開口！

士俊（靈敏的思想，忽得一計。） 你要證據？

不是麼？（揚他手中的字條。）

其芬 嘿！你騙誰？那明明是振發公司裏王經理寫給他的。

士俊（伸手到衣袋裏。）我的確知道這是之良公司裏的書記的筆跡。（取出一張舊字條。）

你不相信麼？這可明明是之良公司裏公用箋嗎？請你審查這兩張新舊字條的筆跡，是否一人所寫？

其芬（很驚奇的接了字條，翻覆核對，漸有怒容。）

你以為之良假造這個字條，出去和——呀！

士俊（很得意。）和萬琪美女士談情！

其芬（轉念。）不對！她剛纔來看過我。

士俊 這就是你被佢們隱瞞得一點不知道的

緣故！她是故意來走一回的，她不說「之良

不在家裏嗎？」她就去了嗎？

其芬默然不語，初則忿憤，繼則悲苦；回面向台裏，拿出懷中的絲帕，掩住兩目，從台上看她的背影，似在那裏拭淚。士俊站着，初則靜觀，繼則欲設法撫慰她。他慢慢地舉手撫摸她的肩背，將乘勢擁抱她的時候，她忽突然轉身向外，面色沉重嚴肅，表示她心中堅決的主意。士俊疑惑，以為她又變了，但仍靜待她的吩咐。

其芬 我的主意決定了！今天晚上，我就和之良

交涉，最遲於三天之內將我的問題解決，和平私了是上策，請律師證明是中策，不得已而訴之法庭是下策。我當然顧不得一切了；不得不犧牲一切了；不過你說的都是——

士俊 由衷之言，我敢對天立誓。

其芬 好好！那麼你不宜再在這裏留戀了，你快回去，到你認識的律師那裏去，告訴他我的情形與環境——你的關係當然也要告訴他詳細的——這是不得已的手段，但是不能不預備，你明白麼？

士俊（笑）明白，明白！

其芬 爲甚還不走？

士俊（奇妙的笑。） 須你好好地歡送我出去，

並給我一個——（以食指點自己的嘴唇。）

其芬（向他似怒非怒的一睨。） 胡說！快走。

其芬推士俊往下場門走。（二人下。）

阿寶在右門後的聲音 奶奶。（推門進來。）奶

奶，那裏去了？噫，那個客人——沈家少爺那裏去了？（走到左門口，推進去張望一下。）

奇怪！我曉得了。奶奶送沈少爺去了，這一個定是的。（舉目觀看室中各物。）我曉得了。

（點頭）

其芬回到台上，瞧着阿寶的舉動，心裏好笑；忽然轉念，佈置她進行的步驟。

其芬 阿寶，你瞧什麼？

阿寶（回頭想見。） 奶奶，沈家少爺去了麼？

其芬 他早已去了。（往右門走去。）我到樓上

去了，有什麼客人來，你回說我不在家裏就

是了。（走進門去。）

阿寶 是我曉得了；有人來看你時，回說你吃了

飯出去，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對麼？

其芬（回身探頭向阿寶。） 別太嚕囉！只說不

在家裏就好了。

阿寶 是我曉得了。（面向台下，作靜思一會狀，

於是自言自語。） 今天的事情真奇怪！沈

家少爺的言語，奇奇怪怪；比着他從前到這

裏的神情，大不相同。我家奶奶呢，心思不定，

更像換了一個人！人生這到底是什麼一個啞

謎兒？我真不懂噫！

萬琪美從上場門上。她走近台的中央時，纔

爲阿寶所覺。

阿寶 大小姐，你找我家奶奶嗎？她吃了飯出去，

到現在還沒回來呢。

琪美（呆了一呆。） 你弄錯了，我剛纔來過，還

和她說話的。你怎說她吃了飯出去——

阿寶（急插言。） 是我曉得了！我說她出去了

還沒回家呢。

琪美 那麼你的意思說，她又出去了嗎？

阿寶（屢屢點頭。）是，是大小姐。你爲甚不坐？

琪美 我要坐的。（走近圓桌旁的一椅。）

阿寶給她將椅子拉開，琪美坐下，面向台下。

琪美 你們少爺到這時還沒回家過麼？

阿寶 少爺回來過的，不過到了家裏就有人來

請他去了。

琪美 呀！回家過的什麼時候？十分鐘以前？

阿寶 不，半點鐘以前。

琪美靜默不語，臉上微露着快快之色，心中

似怪其芬的撒謊騙她。阿寶在旁見着，扮了

一回鬼臉。

阿寶 大小姐，你且坐一會，我去倒茶。（向左首

門走去。）

琪美此時正在沉思中，所以沒聽見她的話，沒有回答。

阿寶回頭向她的背後望了一望，纔走進左首門。

一個老媽匆匆從上場門出來，且跑且呼。

老媽 阿寶，阿寶，快去問奶奶拿三十五個銅板！

琪美 老媽，叫阿寶幹什麼？

老媽（喘息未止。）奶奶——呀，大小姐，老媽

真糊塗了！大小姐，什麼時候來的？我們少爺回家了，——坐着黃包車回來的，身上沒有

銅板——只有洋細——

琪美（從手袋中取出銀角子一枚。）老媽，你

們奶奶，不在家裏。你先把這角子拿去了罷。

（授給老媽。）

老媽 怎麼奶奶又出去了？我不明白。（受了銀

角子。）謝謝你大小姐。（往上場門下）

阿寶手裏捧着一杯茶，從左首門裏出來。

阿寶 大小姐，剛纔老媽應天價響的喚我幹什

麼？（將茶杯遞給她。）

琪美（目光注射着上場門。）她說少爺回來了

——你瞧，那不是他嗎？（臉上頓時現着無

限的歡悅，放下手中的茶杯，起身迎上去。）

之良！

阿寶 少爺。

之良欣然從上場門入。見了琪美，似乎微有

驚訝之意，但是沒有被熱忱歡迎他的琪美

所察覺。

之良（微笑走近她。）密司萬，你什麼時候到

的？

琪美 不到五分鐘罷。不過這是第二次拜訪了。

兩人就圓桌旁坐下。之良面外——而台下

坐；琪美坐在他的左首。

之良 不敢，不敢（極示謙遜。）

琪美（將桌上的茶杯遞給他，他很敬重的接受。）

多謝，多謝！你怎麼不喝？

阿寶（站在琪美的背後。）少爺，我再去倒一

杯來。

之良（向阿寶。）奶奶在樓上嗎？爲什麼不——

阿寶 奶奶麼？——他——出去了。——

之良（向琪美。）那麼你們沒有會見麼？

琪美 我第二次來時，她已出去了。（回頭向阿

寶。）你去料你的事情罷。我沒有意思喝茶。

阿寶（點頭。）是，我曉得了。（下。）

之良（十分持重。）今天晚上在卡爾登嗎？

琪美（十分柔和。）今天晚上，沒有舞伴。

之良聞言不語；他的目光，漸漸避開她的視線。她凝神注視他，心中似有深思。台上沉寂

了半分鐘。

琪美（突然發問。）之良，你爲甚怕我？

之良（鎮定。）別說笑話，我爲甚要怕你？

琪美（偃身近他。）那麼你爲甚十分的冷淡

對我？

之良 我們當然保持熱烈的友誼。

琪美（愠怒。）友誼，熱烈的友誼！（站起來，拿

了手袋欲走。）你還說友誼！

之良（仍安坐。）密司萬，請你息了怒，再去不

遲。

琪美（將椅子挪挪一旁。）這個稱呼好親密！

這是二十年來的友誼所應當有的！（回頭

向下場門走去，之良急起阻止。

之良 琪美，你怎麼不原諒我？

琪美（回身站立。） 你還說我不原諒你！你實

在沒有了解我的意思。我們二十年的交情，
從此割絕罷！

之良（走近她身旁。） 琪美，好妹妹，請你聽我

解釋了我的主張，也讓我得知了你的見解，
然後分手，也不爲遲。

琪美（怒氣漸息。） 之良，（同他走回到台的
中央。）我們爲什麼要「分手」？你十年前
的勇氣往那裏去了？

之良（扶她坐到圓桌旁，自己也拉了一隻椅子，

對着她的面坐下。） 琪美，你的憐見我，你

的愛我，我何嘗不知？你爲我犧牲了人生至
可愛的青春，爲我喪失了父親的寵愛，爲我
遭受了一般無情社會的冷諷熱嘲——這
種種的代價，豈是你一個微弱的女子所能
支付的，也豈是一個庸庸碌碌如我的男子
所應享受的；但是重大的代價，你到底繳付
了；凡俗的我始終沒有禱報你。這豈是出乎
我心之所安？花晨月夕，人家是賞心樂事。我
呢？悔恨，悲痛，苦惱，一齊奔上心頭，覺得我實
有負你很深的地方。不過我也自解自慰，我
的負你，乃是我們家庭制度的遺毒，社會的

勢力和種種強有力的環境造成的，所以牠們應負責任；我是被牠們處分的一份子，可以不負直接的責任。現在我欲戰勝強霸的環境，打破惡劣的社會的見解，寧擔負你一個人可以給我的種種罪名；使你的犧牲獲得最後的報酬，使那盲目的無情的人羣有無顏與你相見的日子。我下了這個決心，使漸漸與你疏遠，日求和其芬親近；我愛她的熱度增一分，她愛我的……

琪美（冷笑。）哈哈！她愛你？她可不是也有個十年的老友嗎？我說——我敢說，那個男子纔是她的真愛罷！

之良（正色。）別取笑，我相信她只愛我一人。

琪美（擊嘴。）愛是盲目的，你自然相信她的

騙你。

之良 我並不是左袒她。沒有結婚以前，她或者也許愛過別的男子，但這個我們可以不問，

致於——

琪美（忿然而怒，起立欲走。）你尚以為我妬

忌她，故意誣譏她，使你恨她而愛我嗎？

之良（急拉住她的手，溫色阻止她。）這豈是

你幹的？但是——不過——唉——你怎能

如此的肯定？

琪美（復坐下。）我留心其芬的舉動，因而察

到你們的——真是，你們的朋友的行徑。我敢說三天——最多三天之內，你一定要被他們賣掉！

之良（十分驚奇。） 啊，什麼？三天之內，你怎樣

知道？

琪美（柔聲。）之良，你別動怒，請你答應我。（舉一手撫摸之良，之良漠然不動，目光呆呆地注着圓桌。）什麼？你別不快活，不然，我要走了。

之良（舉頭視她。）不，不——請你老實告訴我，你怎樣知道的？

琪美 你這屋子的前後左右，每天有我的偵探，

偵察你們的進出的情形。偵探今天下午到現在的報告如下：「其芬出門後，你們的朋友沈士俊進門，大約一小時後出去。不到三分鐘其芬回家，隨着主人陸之良也回來，一刻鐘後主人出去了，那沈士俊又進去了；半小時內還不見他出來……」我覺得奇怪；便親來探視，偵探的記錄，一點沒有錯誤；女主人和士俊談得很——我不敢批評。五分鐘後我告辭出來，但並不回家，將汽車開到離開這屋子一百碼的地方停了，隱在車子內注意着。等到半小時後纔見士俊出來，好像其芬在後送他。我看不過，趕緊進來，你們

的阿寶說，「我們奶奶，到現在還沒回來呢。」大約她從後門走的——這裏沒有半句是虛偽的，要是……

之良（靜聽至此，不怒而悲痛。）別說了，我都明白了！隱瞞，欺騙，是夫婦間誤會的起始，這種誤會，就是家庭間發生慘劇，悲史，和種種痛苦的源泉。我沒有一件事隱瞞其芬，沒有一件事欺騙其芬，就是要竭力避免這種誤會。難道我的坦白的，真誠的，率直的思想，言論，態度，還不能得到她的諒解嗎；無論如何，我仍須以坦白的度懷，和她解決這件人生的大事。等她今天回來，我必直捷痛快的問

三十

她一個澈底的辦法。她若真的不再愛我了，不能再愛我了，那麼我便任她自由。勉強的，虛偽的，互相欺騙的結合，到底要達到悲慘的境地的！

琪美（立起來走到他身旁，兩手撫摸他的頭髮，俯首近他的額際。）之良，我曉得你心裏一定是很悲痛的。我願你享受家庭的樂趣，享受夫婦間愛情上應有的愉快。我老實說我妬忌其芬得你的愛，但是並不妬忌她享受你們家庭間應有的和悅與快活。我只恨她既得了你的愛，不肯以等量的愛還給你。我決不願為我個人的緣故，破壞你們的幸

福之良，你明白麼？請你別想我是個卑鄙的
妬忌的婦人！

之良搖頭不語；台上沉寂了一會。

琪美（走到他的右面，立着。）我希望我的猜

想不對，你們的愛情沒有破產！祝你的幸福

無量！（向下場門走去。）之良，再會罷。

之良（立起來。）琪美，你別恨我對你的薄情。

你知道——這都是爲着你（走向她。）你

了解我的意思嗎？

琪美（嫣然微笑。）好，我都明白了。請你明天

到我家裏來吃飯。你可再拒絕嗎？（之良搖

頭。）再會。（之良走近她。）之良，你不必送

我。（又嫣然一笑，翩然而下。）

之良正呆立台的台前，其芬推左首門探首

向室中察看，見琪美已去，則急奔而出，跑至

他的身邊。他出於不意的一驚，但立刻勉強

鎮定了心神。

其芬（急亢的聲調，）之良，你不愛我了麼？你

不愛我了麼？

之良（注視她的臉色，緩緩地搖頭。）不，我知

道你不愛我了！

其芬 你說什麼？我不明白你的話！你跟我來。

（牽了他的衣袖走到台的中央。）

之良（注視她的目光，作嚴肅的聲音。）其芬，

你不必再隱瞞我了，不必再欺騙我了。須知

來阻撓你，反對你！

要保持家庭間的和睦，堅固夫婦相互的愛

其芬（心靈上受了至深切的感動。）之良，之

情，第一條要件就是要避免隱瞞和欺騙；極

良！我的行爲，使你感受極大極深的悲痛麼？

細微的隱瞞，與不關重要的欺騙，就是家庭

（感極而涕，不敢仰視他，目光注着地；語聲

破裂，愛情破產的起點。我抱着這個見解，所

低緩，震顫中有鎮定。）今天我纔明白了。你

以我對於你，一點沒有隱瞞，更不必說到欺

怎樣的愛我？我誤會了你的寬大容恕的精

騙兩字了。但是我現在明白我這種坦白率

神，聽信了自私自利以他人爲犧牲者的誘

直的態度，還不能使你相信我的人格。但是

惑，幾乎背叛你，攻擊你，痛恨你終至於離開

我並不責怪你。——聽說你的趨向，決計變

你，破壞你的名譽，打碎你的心靈——

更了，請你老實對我說，倘然你決計離開我，

之良（強作苦笑。）祇要於你有益，我都願犧

以爲非離開我不能得到真的快活，那麼我

牲——

是以使你快活爲唯一的願望的，我決計不

其芬（舉手撫他的心胸，但仍不敢看他的臉。）

你的犧牲已經足夠我一生悲痛的憶念了

——你和萬琪美的一席話，我都聽見了，——

——之良，你能原諒我麼？你肯原諒我麼？

之良 你不必爲了我，改變你決定的主張，放棄

你將來的真幸福！

其芬（仰首注視他，目中含着淚影；兩手放在他

的肩上。語聲激越，摯情流露。）你真的不

愛我了麼？之良，我是不許悔改的了麼。（俯

蚌埠的金龍四大王

（楊叔和自蚌埠寄）

這一篇是我看了「中國神話專號」（即小說世界十六卷十四期）寄塵編輯完了以後的話而寫的，是預備寄給先生做參考的，我想，胡先生一定歡迎罷？

我在民國九年，到蚌埠。在蚌埠西邊三四里路的地方有一所大王廟，裏面供着金龍四大王；香火很興旺，裏面很有幾個和尚住着。

伏在他的胸懷裏，嚶嚶而哭。）

之良感極，將她緊緊擁抱，一隻手輕輕地撫

拍她的肩背。

阿寶推右首門進來，看見主人夫婦的互抱

親愛狀，不覺驚呼。

阿寶 呀！我曉得了！他們夫婦倆今天更親愛了！

（幕下。）

據說，金龍四大王是一條像蛇的東西——實在不是蛇。終年的在淮河中住着，有左右船戶生命財產的能力，所以船戶都恭敬牠，都認識牠，如果看見牠的時候，用一件很潔淨的東西，將牠接了上來，將牠放在預備好了的玻璃盒裏面。說也奇怪，牠不怕人，在盒裏的時候，蜷伏一隅，不動。航商便訂日醮資演戲，說做神戲。牠走的時候，別人也不知道，就不見了。

我聽到了這話，不多幾時，果然他就來了，我去看了一趟，同他們傳說的很像。後來因為大王廟太小，移供到倪公祠內。並且降乩，所言有不可解者。整整鬧了幾天，名伶孫菊仙，都請來唱戲，熱鬧極了！

大王以外，有的叫做將軍，說是大王的手下的人——有的說是大王的先鋒的。民國十一二年時候，船塘傍邊，發現一個很大，很美麗的綠蝴蝶，有多少人拿了扇子，棒子，四邊的撲，總撲不着。後來有人說：「這是金龍四大王的將軍。」我的哥哥，那時正在那裏做監工，因為修築船塘，常期的住在那裏，這天也在傍邊，當時就有人跑到廟裏，將玻璃盒送來，我哥哥兩手將盒捧住，不一時，那美麗且大的綠蝴蝶，從上一直飛到盒裏。這一次又唱了幾天戲，我天天去看牠，伏在盒裏一動也不動。

去年的上半年，金龍四大王，又來過一次，唱了二天戲，沒有前兩回熱鬧，人們也好像沒有以前的一般重視，後來，一直到今天，都沒聽說來。大王廟的房屋，也塌壞了不少。大王的威靈，也受時局的影響，降下去許多。

換巢鸞鳳記卷下

天游

第三十一回 官書旁午會少離多 國步艱難心長髮短

古瑪碧新聞紙上載着倪古壘同蟬妮結婚的消息。倪古壘譯成英文，讀給蟬妮聽道：

倪古壘王儲，與一英籍女子締婚。最奇者女子之貌，與前羅思瑪克公主史天芬相似。公主因爲王儲殿下訂爲正妃，未及畢姻而香銷玉殞者。

蟬妮聽了，有些慘然。微微一笑道：「倪古壘與論界上這般說，使我聽了有些惶恐，我怎樣比得上公

主呢？他們這般說，我倒有些冒充的嫌疑呢。」倪古壘道：「這也是實話。莫統那人人都是這般說，不必睬他。」說着，輕輕撫摩着蟬妮的霧鬢雲鬟。蟬妮受着撫摩，覺得身登天國，彷彿已經不在塵世似的。莫統那是古瑪磐國都。上面所講譯讀新聞之事，是在他們度蜜月時發生的。他們在法國訂婚以後，原定一月中舉行婚禮。馬克士十二月中去世了，未死之前，把那枚珍珠項圈，贈送蟬妮，作為結婚記念。去世後，宣讀遺囑，又重重贈送一部份遺產，每年蟬妮可得一萬鎊純息。他那座全球馳名在波克磐地方有花園的別墅，也贈了蟬妮。蟬妮同倪古壘在莫統那結婚的典禮，非常簡單。結婚之後，就到古瑪磐南部，倪古壘心愛的一個別業中度蜜月。這座別業，高踞山頂，四周都是大山。從窗中望出去，萬壑千巖，奔赴足底。泉聲樹影，處處移人。雖在冬季，只因地鄰熱帶，並不很冷。六個月後，蟬妮已經遷入離莫統那二十里一所倪古壘特地替他建築的住宅中。這所住宅，在一個村邊。宅前也有花園。適值長夏，蟬妮在園中等候倪古壘回來。村外都是不毛之地，給日光一照，整人眼光。遠遠地平線上，却有一縷蔚藍山色。蟬妮因為這所宅子是倪古壘給他的，他當作自己的家。自從度了蜜月之後，就到此地。到了此地，並沒有上別處去過。雖然過這種單調生活，心中却非常快樂。從他目看上去，倪古

墨是人中鸞鳳。夫婦二人，既是純粹從愛情上結合的，一些障礙沒有，當然都是很快樂的。王后同兩位公主，來看過蟬妮兩次。却沒有親見過王上。新聞紙上雖正式宣佈過他們結婚之事，蟬妮從未到過公衆場所。有時上鎮上去，鎮上人都以笑顏相向，不過言語不通，有時還有些孩子氣。蟬妮知道這些人都是忠心王室的，所以並不去同他們較量。所苦就是沒有伴侶。倪古墨王事棘手，常自他出。這一次因為接待外賓，校閱軍隊，出門已有四個星期。附近住的兩個夫人，蟬妮悶得無聊，也常去訪問。只苦於他們的英語非常不完備。蟬妮又不懂得他們的話。社交上不免發生扞格。倪古墨在家之時，也帶許多朋友來玩。他們一到，宴會哩，野飲哩，跳舞哩，很是熱鬧。不過是不常有之事。倪古墨爲愛惜蟬妮，國中有什麼事，知道蟬妮不能參預，也不同他講。蟬妮是個機警之人，因爲不同他講，也不去問訊。其實他對於倪古墨休戚相關，覺得古瑪砦的安寧，就是他的幸福。終日蒙在鼓中，一些消息得不到，方寸之中，不免有些戚戚。外貌雖然沒有什麼表現，玉容却有些寂寞。不過想到受倪古墨的鍾愛，心中已非常滿意。一些沒有怨言。所稍爲不足的就是這幾天接到倪古墨的兩封信。很使蟬妮坐在涼亭中，望着黃月季同莫統那一種特有的紅花，在那裏出神。並不是倪古墨信中寫着什麼使人

懷疑的話。只因他未出門以前，本來打算等他回來，立刻帶蟬妮上海上逛一兩星期，再上馬克士傳給蟬妮的英國波克峇別墅，盤桓幾時。這是他們預定的計畫。不料他的信中，一句都沒有提起。只是叨叨絮絮的抱怨官書的旁午，極希望王上不要這般驅使他，現在忙得同普通牛馬一般，日日希望跑回這個小家庭來，休息幾天。好讓他同他的最親愛最可疼的青年妻子，盤桓幾天。近來思慕之殷，積久成痼。國中之人，都說他近來遠不如以前英明，都在那裏議論他，說他愚蠢。莫統那的人民，據他說都在那裏想望蟬妮。個個都想瞻仰瞻仰蟬妮的丰采。據他看來，若是見了蟬妮，一定是崇拜的。這兩封信雖是寫得非常誠懇，蟬妮反覆環誦，想起他說打算回來休息幾天，這樣看來，以前預定的計畫，一定要變更了。海上之遊，同上波克峇別墅去的事，都要作罷。並且休息幾天之後，又要告別了。不覺冷了半截。他爲什麼這般忙，內幕中有無別種變化。有形的恐怖，還可預防。這無形的恐怖，怎樣防備得來。想到這裏，不覺有些坐立不甯，放下手中做的活計，站起來到園中去，走着散悶。這座花園，同英國花園不同。到處都有大理石的水溝，溝中流水涓涓，清可見底。四周圍着冬青短垣。各處通道，都是用鵝卵石築成的。道傍栽着熱帶中花卉，同彩色斑斕的藤蘿。蟬妮穿一套純白的衣裙，頸上

挂著羅思瑪克王后贈他那串珍珠，同倪古壘在結婚時給他一枚項圈。驟然看去，他自己就像一枝能言解語的名花。走了一回，在正午萬籟無聲時候，聽見一種異響。聽見之後，一顆心頓時跳躍起來。知道是倪古壘來了。這是他的汽車之聲。那個聲音，愈來愈近。蟬妮把手按住了心。怕在僕人前有失禮之處，貽人口實。只不敢出外迎接。不多一回，果然倪古壘大踏步走進花園門來。那時蟬妮還站在涼亭前。倪古壘上前攙住他，一同走進涼亭，像飢渴已久。乍遇見飲食似的，接了不少吻。兩個人緊緊攙住，低聲講了不少思慕的話。坐有半小時光景，手挽手回住宅。僕人呈上午膳來。膳罷，又到園中散步。這一次倪古壘是單身來的。進膳之地，蟬妮留心看他面上神色，覺得有些可疑。暗暗擔心。到了園中，倪古壘道：「娘教我問候你，不久他還要來看你哩。」蟬妮喃喃的道：「娘真也是待我好。」倪古壘道：「他們正在商量要封你一個爵。這件事早該辦。不知爲什麼這般延遲。我也知道你不愛這種虛名，不過制度如此，卻也不能避免。他們目前爭辯的是男爵，或是伯爵。這種事，辦就是了，何必爭辯，真是胡鬧。」蟬妮聽了，只是微笑，並不作聲。目光中微有異色。倪古壘講了些京城中最近的新聞，同宮廷中瑣事。忽地攙住蟬妮不作聲了。蟬妮掙脫了身子，很迫切的望着倪古壘道：「倪古壘！一定有

什麼不好消息。快同我講。」倪古墨把眼睛望着別處答道：「不好消息是常有，何必談他。」蟬妮道：「一定有一種特殊的，你同我講便了。」倪古墨道：「請你許我坐在此地望着你，再聽你親口同我說一遍，你是愛我的。」蟬妮道：「既如此，你爲什麼不望着我呢？我知道你一定有什麼要瞞着我。我見了你給我的信，已經有些覺得。究竟我們英國去不去？」倪古墨道：「我不知道。現在我覺着彷彿都想避開他哩。」他說這兩句話，很有些憤激神色。蟬妮舉起他的手來。親了一下。慨然道：「你萬萬不可如此。我只想幫助你，決不願妨礙你。」倪古墨道：「他們儘是同我胡鬧，明知沒有善果，還是不肯任我自由。」蟬妮恍然大悟。靜靜坐着，顏色已經灰白了。低聲道：「我明白了。他們勸你另娶呢。」倪古墨狂笑道：「他們決沒有這種幸福。」蟬妮道：「他們希望你娶一個貴主。」倪古墨道：「我是決不受人逼迫的。」蟬妮道：「他們要你娶誰呢？」倪古墨道：「茫丹奴羅國公主。啊，親愛的！不必挂懷。我決不答應他們的。所以不告訴你。你苦苦追問，給你猜到了。真是不幸。」蟬妮道：「他們爲什麼要你娶他呢？」倪古墨道：「他們新內閣總理，是個海軍中人。他想擴充海軍。同茫丹奴羅締結密約。這個可厭的總理，上了個和親條陳。自以爲是一個萬全政策。不過我決不睬他。你也不必挂懷。你

是我的妻子，我只要你一個，不要別人。」蟬妮道：「娘怎樣說呢？」倪古壘道：「他是明白的。」蟬妮道：「王上呢？」倪古壘！我知道王上是很不贊成我，很不贊成我們這樁親事的。」倪古壘道：「親愛的！他是完全給政黨中人包圍住了。自己也沒有主意。」蟬妮道：「這件事，很使你擔憂。」倪古壘道：「我給他們氣瘋了。」蟬妮道：「但是國步艱難，你應當以國家爲重。」倪古壘道：「蟬妮！你不要胡說。我們早就說過。你是我妻子。爲了我，已經犧牲了不少幸福了。」蟬妮道：「我早就擔心這件事。」妮古壘道：「你何必擔心，我必不負你。」蟬妮道：「我從你目光中看來，知道還有什麼事，在你胸中梗着。爲什麼不對我講呢？」妮古壘道：「說起來，真是可厭。日本國邀我上他國中游玩。他們要強迫我上日本去。」蟬妮道：「這個你是不能不去的。」倪古壘道：「若是去，時間很長。要我同你久別，是不願的。沒有你在一起，我決不願去。我們的計畫，是要我先上日本，再上美國。至少也得走六個月。這個怎樣可以答應呢？」蟬妮聽見倪古壘要同他有六個月分別，驚得呼吸都停住了。也明白古瑪的朝臣，要拆開他們的夫婦。所以想出這個主意。打算把倪古壘調出國去，日子一久，可以教倪古壘忘記蟬妮。再回來可以勸他娶茫丹奴羅國公主。到了此刻，又記起馬克士的警告來。從前不覺得，現在纔

知道確有卓識。目前倪古壘的愛情雖沒有減輕，若是常常有人在耳邊提醒他，要他注意國事。常常給那些開員逼迫他，要他盡職。常常受他父王的敦促。日子一久，也決計難保。心中雖是寒心，只因自己曾經宣誓過，必不願妨礙倪古壘進行，所以咬緊牙齒，玉成此事。靜靜的勸道：「親愛的！我們雖是恩愛。國事也不能不顧。你又不是平民，既經負有使命，是不能不去的。」倪古壘道：「不能同去怎樣呢？日本是貴族世界，很講究閱閱，你斷不能去。美國卻是不然，我希望你上美國等我。這一來也使我快樂些。你不能不答應。我同你別離時間，也可以縮短些。」蟬妮低聲道：「倪古壘！我的一顆心，永遠在你身上。無論在那裏，我總是守着你便了。你放心。」談了一回，一同進宅子去。上樓時候，倪古壘低聲道：「蟬妮我心窩中的女子，只有你一人，永遠不會再戀他人。這個我可以宣誓的。你應當見信。你快樂嗎？」蟬妮道：「我真也快樂。」口中雖是如此說，身子也給倪古壘摟住。心中卻在那裏微歎。因為他們快樂上已經生了一些疑雲。這一些疑雲雖小，料不定將來要擴大起來的。雖有疑雲，還自己寬慰自己道：「無論如何，我是極快樂的。」



黃山僧（另外一欄）

雪林女士

余舅午嵐先生，業商。往來大江南北數十年，見聞廣博。每來余家，酒酣耳熱，解衣磅礴，暢談平生所歷之奇聞異事。歷歷如數家珍。余兄弟時在童年，聞之輒爲神往。今日回憶舅之所言，猶若有餘味焉。

某年夏月，舅來視吾母。炎景已沒，涼颼漸生，列坐瓜棚豆架之下。牆角余手植之玫瑰新開，蕪蕪作香氣。河邊柳下，流螢閃爍。河水在夜色中，沈沈一碧，映螢翅細碎作光，如睡中美人，閃其星眸。少焉，新月娟娟，自山缺處上。流輝四射，羣峯爛然化爲融銀。松林鬱鬱，受月作寒黛。望之暑意自消，夏月景物靈妙含詩趣，然如此夕風月之佳，亦不常有也。

草間蛙聲斷續，與余輩談笑相間。余父偶話日間報章所載盜案事，深慨於人心之陷溺，及教化之不良。舅曰：「盜亦不盡爲莠民，余嘗遇一人，其事跡至奇，請爲述之。」

「數年前，余販茶於徽州，過黃山，耳其勝，心嚮慕之。裹糧往遊，凡三日，窮林巒澗壑之美。一夕，忽失道墮大谷中，暮靄蒼茫，山風峭料，林深箐密，虎嘯猿啼，心大危懼。蓋黃山深處，樹木蔚鬱，恆數百里無人煙。嘗聞有西人挾策來遊，誤入林中，竟不出。月餘，有樵者得其骨於樹間，蓋餓死矣。余今者亦陷歧途，庸有幸乎？傍徨間，遙見半里外，露一破屋，若有人居。疾趨之，則一蘭若，頹敗過半。景象荒涼，叩其扉，一僧拔關出，詢客所自來。余告以失路，且求寄宿。僧慨然引余入，至殿上，爲余設坐，供以清茗。日已昏，僧出瓦檠燃之。燈光射僧面，余乃得細辨其儀容。僧年六十以來，偉丈夫也。貌黔黑而癯，兩目耿耿作光，襲壞色衣，以殷勤爲余設置故，倒挽其袖，及於肩際，兩膊皆露，肉突兀，筋絡滿之。年雖老，而背項挺然，如經霜老幹，屹立風雪中，不爲嚴寒屈也。僧沈默不多言，與之語，唯唯否否而已。然余心竊異之，知其非常僧矣。」

明旦，大雨如注，余不得行，止宿庵中。

夕，僧爲余設食；一肉二蔬，僧亦來與余同飯。余問和尚亦食肉耶？僧曰：「吾從不持齋戒，杯中物則更未常一日斷也。」

飯訖，僧引余入其禪房，屋小而陋。而灑掃至嚴潔。榻畔懸一長劍，鏤金嵌玉，裝飾奇麗。拔而視之，寒光射眼，血花斑斑然，滿著刃際，知此劍殺人多矣。與劍並懸者，爲一地圖。大書「安南輿圖」四字。餘無他物。

僧移矮足几於窗前，出酒一尊，果數事，與余共飲。夜靜山深，萬籟皆寂，而細雨打窗，瀟瀟作響，助人清興。僧時已微醺，不復緘默，引觴而談，議論多豪邁可喜，不類出家人。余詢其身世。僧曰：「言之勿驚，吾實一盜也！厭世出家，於今四十年。三載前，行腳來此山，愛其幽靜，因止焉。」余曰：「乍覩師狀，卽知其異於常人，今幸告我，以爲盜之事跡，遣此良夜何如？」

僧曰：「苟居士願聞，吾亦何惜詞費。余粵人，太平天國興，余亦在軍中，轉戰數千里。金陵陷，大勢去。吾渠劉永福者，率兵數千，遁入安南之天府，聚居爲盜，殺人越貨無虛日。安南王不能制，乃與我曹和。割天府一帶地使屯墾。於是我曹益購槍械，勤訓練，屹然成勁旅。我軍軍旗尙黑，卽所謂黑旗軍者。」

是也。」

「清光緒八年，法海軍提督佛朗西甲尼爾，涎中國南方各省之富，思染指。乃先以威力迫安南王開紅河爲通商口岸。旋率師犯安南首都東京。安南王乞援於中朝，又以同仇之義說黑旗軍，使助戰。吾輩亦深惡法人之無理，欣然率隊往。然戰不利，吾渠劉永福殲焉。永福有弟，曰永祿。時年二十四，英毅饒膽略，號令有大將風。衆愛戴之。至是代爲渠，日以大義激士卒，誓逐法人於海外；報兄仇，而救安南。」

「九年，清援師約黑旗軍猛撲東京。時東京已爲法下，守兵數千，扼我於諒山。於是大戰起矣！侵晨，天色作魚肚白，大風陡起，黑雲簇簇，隨風奔騰，如萬馬之赴戰場。飢鷹千百成羣，盤旋空際，引吭作淒厲聲，若結伴來赴盛筵者。蓋戰後殘燬，足以果其腹也。太陽自東方上升，明霞萬片，如火鍊突發。平原百里，映陽光般紅作血色。景象慘憺可怖！法兵列隊於土坡之上，槍末刀鋒，閃閃可觀。俄兩軍交綏，巨礮互轟，如霹靂震地，訇然作大聲。一彈落地，則火屑迸濺，遇物卽燃，數里內人家廬舍盡炬。我軍冒礮火奮勇前攻。距敵僅半里許，法軍面目辨之甚清晰。此輩皆著白衣，戴軟帽，藍帶飄揚腦後，

睛作蔚藍色，而髮則黃。執槍，體皆魁梧壯實。此皆法蘭西海軍，越萬里之重洋，來蠶食人國者也。

「我軍大呼前撲。顧敵軍槍械精良倍於我，且彈皆不虛發。我軍死傷過半，士氣沮喪，將潰矣。忽見渠帥劉永祿，手執長劍，驟馬出陣前，大呼曰：「兒郎毋退！今日須與碧眼鬼子，決一死戰！」我軍聞此，氣復振，返旆回攻，勢如怒潮。人人憤怒如虓虎，沫沸於吻，睛赤如火，其撲敵之怒猛，如飢狼之攫食者焉！」

「兩軍既近，以刺刀互刺。耳際但聞錚錚鏖鏖之金鐵聲，狂喊聲，受傷者倒地聲，肉薄聲，此戰之激烈，爲余畢生所未經。今年鬢已殘，念之猶魂悸也！」

「是役也，法大將奈格利中敵殞。法軍半陣亡。其擲械揚手示願降者，我軍亦力斫之死。東京卒以恢復。聞法人本不主戰，而內閣總理斐利堅持之，及敗耗傳來，朝野大震，斐利卒解職。然清庭憤憤，猶未知諒山之捷報也。竟與法和，訂立天津條約，讓東京，且承認安南爲法之保護國焉。」

「諒山之捷，我黑旗軍死者數千人，清援師死者亦千數。黑旗殘部復回天府爲盜以終，竟不復爲國宣力。健兒身手，長埋沒於輪埋椎戮間，亦可惜哉！」

言至此，僧唏噓久之，若不勝感傷者。余問曰：「爾渠劉永祿者，後歸何處？」僧曰：「彼人結局，與老衲等耳。嗟呼！神鷹已倦於搏擊，則棲息於危巖峭壁間，靜以待死，寧復訴其不平於世人哉！」言已微哂。

余知僧所言之指，遂亦默然。嗚呼！諒山之戰，清庭大老，昧於外政，竟於戰勝之餘，與法訂立辱國之條約，安南從此淪於萬劫不復之地位。而我邊陲亦從此多事。至今過諒山戰場，徒見荒煙蔓草，朽骨縱橫，野花淒豔，作胭脂紅，猶疑爲英雄之血。然若問當時戰跡，則父老已無復能詳言之者。蓋承平已久，民無故國之思矣，且世知黑旗軍有劉永福其人者，而不知尙有其弟。余亦寧知於此荒山破寺中，竟遇一英雄，當日曾引數千綠林，力戰紅河之畔，使碧眼兒破膽者耶！

想當日戰酣時，砲火交飛，彈落如雨，而此少年將軍劉永祿者，長劍指天，怒馬陷陣，黑旗飄揚其後；何其壯也！嗚呼！英雄老矣！殘火星星，日漸灰燼。然當時烈焰固曾熊熊燭天耳！

「翌日雨止，余謝老僧而行，後此卽不相聞問，意已死矣！」

勇言訖，余父呼曰：「異哉！此僧，此吾華之洛濱荷德也。惜乎我之不能與斯人遇也！」



換巢鸞鳳記卷下（續）

天游

第三十二回 幸翠華謀鏡破釵分 蹈白刃慶珠聯璧合

倪古壘蟬妮這一對少年夫婦，整整過五天快樂光陰。這五天快樂得彷彿在樂園一般。每天夫婦兩個，不是散步，就是騎馬。那時的蟬妮已經精於騎術。差不多可以同已經去世的史天芬公主並駕齊驅。所以在早晨傍晚涼爽時候，倪古壘常常同他聯轡而出，一試身手。有時同駕着一輛小小的汽車，上崇山峻嶺中去。帶着食品，在森林裏歡飲。一壁談笑，一壁賞玩風景。有時在野花遍地的高原

牧場上進膳。在這種時候，他們夫婦的伴侶，只有幾頭乳色毛片目光慈善的牛，同一兩個牧童。其餘的光陰，都是在花園中過的。因為從他們看來，這座花園，是他們自己的安樂家庭。光陰迅速，五天將次過去。蟬妮爲倪古壘計，力勸他服從王上的命令，同內閣的決議。拋棄原有計畫，把海上之游，同波克別墅去的兩件事擱置。勸倪古壘回京城預備赴日本之事。倪古壘經不起蟬妮的婉轉進言。只得答應。收拾回京。恨恨的道：「天潢貴胄，簡實是一國中最苦的奴隸。比較起來還不如山中那些貧苦的牧人，來得自由。他們倒不致受人擺弄，可以鎮日價同家人聚首哩。」倪古壘動身那天，蟬妮親自送他上車，依依不捨，還是蟬妮催他走的。車輪一動，蟬妮目送征塵。眼看着那輛汽車，載着倪古壘奔雷掣電似的遠去。慢慢給無情雲樹遮住了。淒淒涼涼折身進去。這一次覺得比以前更形岑寂了。不過纔同倪古壘歡聚了五天，彷彿這一處地方，比較上同自己格外親密些。無論走到何處，都留着倪古壘的影像。他是個聰明人，早知這五天的快樂，是塵世上不應當有的，是不能持久的。樂極悲生，說不完已到末日。想到這裏，不免有些戰慄。倪古壘走了三天，有一輛御用汽車，向宅前停下。蟬妮在樓窗中，望見王后一個人從汽車上下來。趕忙下樓迎接。倪古壘雖然說過王后要來看他，不知怎樣，

看見他來，有些惴惴自危，彷彿腦筋中受着一種特殊報告，王后此番之來，負着重大使命，說不定自己一生幸福，都要由這一天解決下來。心中雖是這般發愁，面上一些不露出來。見了王后，王后輕輕將他摟住，叫道：「好孩子！我們都知道你一個人住在此地，寂寞得很。都很挂念你。快來坐下，坐在我身邊，把近來情形，講給我聽聽。但是孩子們因為你是倪古壘最親愛的人，都央我替他們捎口信來，向你問好。他們原打算同我一起來的。只苦於蘭琳娜有公衆宴會之約；猴子那可憐孩子，又犯了熱病，不能起牀，只得罷了。」蟬妮聽見丈夫的家屬，相待這般周摯，似已承認他也是家中人，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兩位公主，都是很可愛的。長公主蘭琳娜是個美人。他的容貌，同倪古壘有些相像。次公主蔓陀蘭，家中人都呼他爲猴子。舉止有些像男孩子。生得豐容盛鬋，有他母親的風度。他兩人因為蟬妮訂婚，很有些浪漫式，所以很是讚美蟬妮。一見如故，同蟬妮都非常要好。王后仔細打量蟬妮面色，慨然道：「孩子！我看你微含戚容，莫不是倪古壘已經告訴你要上日本去了嗎？」蟬妮道：「正是。當然我也明白他所處的地位，非常重要，負着國家重任，我也萬不敢希望他能夠同我常在一處。」王后望着蟬妮出了一回神。和藹態度中，透出一絲煩悶神色。頓了一頓，遲疑疑的道：「他愛你愛得

像發了狂似的。他是我的愛子，很知道他的性情。有什麼思想，也可以猜度得出來。我知道他的心，無論日夜，只在你的身上。這也是伉儷間應有之事。論理只能讚許，不能加以批評。不過——」說到這裏，微歎一聲，頓住了。蟬妮心知就裏，冒着一股勇氣問道：「從娘看來，媳婦是不是給丈夫什麼爲難了嗎？」他明知說的違心之論，卻不能不問。王后道：「論理我也不應說，不過這件事，確有使他有些爲難。因爲他無論如何，對於國家職務上，有應盡之責。不能爲了他種緣由，不去做他。」蟬妮問道：「從娘看來，要不要教媳婦高飛遠走，躲避開來呢？」蟬妮講這幾句話，聲音有些發抖，連自己都聽不出他自己的口音。王后吃了一驚，問道：「好孩子！你爲什麼說起這句話來？」蟬妮道：「媳婦——他告訴媳婦說，是京中人都要他娶茫丹奴羅國公主哩。」王后吃驚道：「他怎樣把這件事都告訴了你呢？」蟬妮道：「娘誤會了。並不是他告訴媳婦。是媳婦猜想出來的。娘知道媳婦也會揣摩別人心理的。他回來，媳婦看他面色很不自然，知道必有什麼爲難之事發生。再三問他，他同媳婦講了。娘對於他娶貴主的事，意見怎樣？」王后給蟬妮這一問，莊容道：「好孩子！這句話，論理也不能說。不過既是身爲一國之母，當然以國家爲重。第一件——」蟬妮搶着問道：「王上要他辦這件事嗎？」王后道：

「我怕他一定有這種思想。他同你從來沒有見過。男子的目光，同我們完全不同的。」蟬妮道：「媳婦的目光，卻只注意在求倪古壘得益。這件事，娘究竟抱着怎樣的思想？請娘明白見示。」王后遲遲疑疑的道：「我想——不錯，講實在話，我想倪古壘應當娶那位貴主的。」蟬妮道：「既是這般，娘想起來，媳婦最好是他避了。」王后道：「好孩子！這卻我還沒有想到。我知道他是非你不歡的。」蟬妮道：「雖是如此，卻不能再顧這個的了。他說此番出外，大概要耽擱六個月，纔能回來。分別了六個月，或者可以把媳婦忘懷了。即不然，也可以把愛情減輕，不至於同目前這般迷戀。」王后道：「你打算高飛遠走，避到隱僻處去。同他永不相見嗎？」蟬妮道：「現在不妨稍待，等他走後，再說。媳婦走的時候，一定詳詳細細告訴他，教他以國事爲重，勿以媳婦爲念。他是個明白人，一定可以俯允的。」王后道：「你打算這樣辦嗎？」蟬妮道：「不——媳婦現在還沒有有一定目的。不過纔想了這個主意。從娘看來，若是這般做去，於他究竟有絕大利益沒有？」王后慢慢的答道：「國家有益，就是他有益。他既是王儲，與國家有密切關係，當然是有莫大利益的。」蟬妮道：「媳婦雖有這種思想，還不知道能實行不能。有這種毅力實行沒有。但是爲他利益計，一定仔細考慮一下。」王后道：「你既有這種志願，

我替全國之人向你致謝。不過你千萬要審慎從事，不可操切。若是立刻實行起來，他一定要把一切重要政事，悉數扔下，前來找你。你不可不防。」蟬妮道：「這個媳婦也知道。媳婦一定要找一個最妥當的路走。決不致決撒。娘儘可放心。」王后點頭嘉許道：「好孩子！這真出於我們意料之外。萬萬想不到你肯這樣辦的。」蟬妮很坦率的道：「媳婦也因他相待甚好，結婚之後，使媳婦非常快樂，所以不能不替他謀將來的幸福。」王后失聲叫道：「你真是奇女子！」蟬妮很溫存的道：「媳婦算什麼。倪古壘總是個奇男子哩。」王后又盤桓了幾小時，臨走之時，很親熱的摟住蟬妮，珠淚盈睫低聲道：「若不是爲了這個國，各件事就好辦了。」那天晚上，蟬妮睡得很遲。他教那些僕人都去安睡，好讓他靜靜打算進行他的計畫。僕人退去，宅中異常岑寂。想起那些政治家，爲實行自己政策，不恤犧牲他人情愛。他們要打算強迫倪古壘同一國貴主重婚，怕他反對，纔定下派遣倪古壘赴日本同美國聘問之事。爲免除倪古壘左右爲難。蟬妮所以有遁跡他邦之想。這是他自願同倪古壘脫離關係。雖有此志，究竟有這種毅力實行沒有。倪古壘得了消息，要發生別的問題不要仔細推測，或者還不至於怎樣。因爲瞑目一想，還記得以前在倫敦京城俱樂部，同屈葛茜跳舞時候的情形。覺得倪古壘

沒有了他，一般也會尋樂的。常聽見人說，男子們都是薄倖的。倪古壘決不會發生別的問題。想到這裏，又記起馬克士那句「倪古壘娶了公主，他一定還要拈花惹草，同別的女子勾搭的。」話來。暗想我若走了，他縱然不願，也不能不同那位茫丹奴羅國的公主結婚。煩悶時候，還可以同屈葛茜一類女子散悶。不過轉念一想，又記起以前同他說明已經許配馬克士的時候，他目光中吐出來的那種悲憤之色。同平時閑談時候，他的溫存憐惜神色。頓時又把心腸暖了過來。拿不定主意。究竟到了那個時候，硬得起這條心腸來不能？若是於倪古壘實在有利益，倒也罷了。王后人很和氣，待我又好，又爲我悲傷，據他說這件事於倪古壘很有利益。只怕自己沒有這種毅力。不過按照王室典範，我同倪古壘雖已結婚，不能作爲正式夫婦。倪古壘同我住在一起，只能作爲特沛殊恩，並不能作準。只用看他國中大臣們，替他還在那裏留心嘉耦，足見他們認定我同他，不是正式夫婦。這個就是馬克士以前所說的，可以隨時拋棄的那句話了。並且王室典範，爲便利王子們起見，也沒有明白規定，一個王子，同時不能有兩個妻子的話。我目前所處的地位，大概同他住在一起之時，名分上作爲他妻子。等他無論幾時生了嫌惡之心，或者爲政治上關係，要他另覓鴛鴦。只用隨便賞我一個爵位，退隱別處。

讓那新人來享受富貴。他的恩義，既是拿不定到這個樣子，爲免除他的爲難，同受人家薄倖之誚，不如趁他恩情未經輕減以前，自己自動退隱，省得將來受人捐棄，反爲不美。何況這般一走，還可以使倪古壘得到利益呢？既是決心要走，卻要走得乾淨。那種無謂的爵位，決計辭掉。教他們不必浪費心機。我是不稀罕的。到了適當時機，給他飄然一走，到也乾淨。世界很大，隨處可以藏身。存心要走，只要有那個決心，那有走不了之理。既走之後，也決不讓倪古壘再來相找，主意已定，收拾就寢。次日接到倪古壘的來電，邀他立刻上莫統那去。蟬妮不能不去。想不到相見如此之速，心房跳躍得非常利害。收拾了幾件最華美的衣服，十一點坐自己的汽車走了。坐在車中，非常悲楚。因爲早晨纔接到杜蕾的信。從信上看來，杜蕾近狀很爲愁慘。他說賈伯萊親王病勢已近彌留，他同莫天史大將還有幾個忠於羅思瑪克王室的舊臣，還在稚犛離宮侍奉親王。信中詳述宮中度日狀況，說得同住在城墓中一般。蟬妮打算等倪古壘走後，無論如何，在未經隱遁以前，一定要上英國去望一望杜蕾。寬慰寬慰他。午後一點鐘，蟬妮已到倪古壘住的宮前。車子一停，倪古壘到雲母石築成的大門邊相迎。邀蟬妮在宮中同住。行期已定一星期後，只因處理的事太多，不能回去同蟬妮歡聚，所以特地接他出來住

幾天。這座宮，建築同陳設，都是非常華美。寢宮卻很樸素，完全是英國式。午膳時分，只有他們兩個人。倪古壘告訴蟬妮，據他們意思，要催他從速首途。蟬妮見他有些不快之色，問起來，纔知道他新近同王上爭吵了一回。完全反對另娶問題。他親口同王上說，不論是茫丹奴羅國公主，或是別人，他一概不要。蟬妮聽了，又驚又喜，止不住要垂下淚來。暗想這都是有了我，所以妨礙他的婚姻，使他受王上詰責，大臣們的譏非，設或因此國中起了焚亂，我如何對得起他。他既是這般愛我，忠心於我，我何忍只顧個人榮譽，不事犧牲呢？午後倪古壘帶了蟬妮坐着一輛車，出外閑逛。車子雖是簾幕四垂，鬧市上那些人民，似乎已經知道同王儲同車坐着的是誰。一路上很受人民的歡呼祝頌。倪古壘很是得意，時時向人民招呼答禮。蟬妮見自己給人民覺察出來，略爲有些驚慌。縮在車隅，不敢作聲。不料車子開到一條極大的街上，馬龍車水，擠住了不能轉動。那些人民都圍上來，到車邊瞻仰蟬妮。見了蟬妮的國色天姿，都同聲祝頌起來。他們知道王室中並未正式承認這段婚姻，很有些人，喃喃替他們不平的。倪古壘教蟬妮向大衆行禮，很快樂的道：「親愛的！我常同你說，若是他們見了你，一定是愛戴你。看他們現在這種情形，應該知道我不是哄你。」這一天真使蟬妮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不過

想起倪古壘將次遠行，自己負着重任，不能不走，見了目前人民歡呼景象，心中分外難受。那天晚上，兩個人同上劇場，完全是私人娛樂，並不會驚動大眾。所以劇場中人，一些不知場中有王儲在內。不過座客中卻有人認識。所以他們在閉幕之後，從劇場側門出去，座客們在街上，舉行了一個歡迎儀式。把蟬妮窘得幾乎哭將出來。他受了特殊刺戟，那種小心翼翼神色，越發增添了不少斌媚。倪古壘道：「親愛的！你看見沒有。我們的人民，決不願我再同他人訂婚的了。」回到宮前，宮中那些侍從，雁翅般鵠立雲母石大門邊階下。他們手縮手走上臺階去。倪古壘那天邀了幾個至友，在宮中晚餐。蟬妮因為不小心，自己蹣了自己銀色長袍的衣邊，站住脚，推開倪古壘的手，教他先走。自己迴身去拔他起來。就在那個時候，有一身材瘦小的人，穿着一件很黯淡的大氅，從階下直搶上來。蟬妮見了，猛地一驚，那時他同倪古壘已到大門邊，看見那些站着的侍從，也從他後面追上來，想抓他。知道是個刺客，想謀害倪古壘的。正待叫喚，那人脚步迅速得同山羊一般，一轉眼，已到身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賺的一聲，從懷中拔出一柄利刃，舉起來，瞄定準頭，覷準倪古壘背心刺去。蟬妮見倪古壘還沒，有知覺，刺客已在他背後，也不及叫喚。一聲不響，搶過去用自己身子把倪古壘攔住，直撲那個刺客。

不過他身子太輕，刺客沒有撲倒，他卻給刺客的刀刺中了。覺得喉間一痛，侍從們見了，狂呼起來。蟬妮還怕他去刺倪古壘，忍住痛，把那刺客抱住。刺客恨極，一把將他抱起，用力向階下一擲。蟬妮被擲，暈了過去，倒在階下。他那件銀色長袍，給咽喉上流下來的鮮血，染成絳袍。侍從們吃了一驚。等他們鼓足勇氣，第二次追上階來，刺客已經給倪古壘奪去了。倪古壘因為蟬妮遇害，急得臉都白了。目光中也彷彿有火光吐出。刺客還想掙扎，卻給倪古壘鋼鈎似的手抓住，掙扎不來。幾分鐘後，侍從已經將刺客綁住。傳出警信，警察們已經趕到。一切停妥，倪古壘自己親自下階，抱起蟬妮。蟬妮身子雖輕，倪古壘悲慟已極，彷彿醉人似的，兩條脚有些搖晃不定。臉色也改變。口中只是抱怨那些侍從，責備他們救護不力。嚇得那些侍從們不敢抬頭。倪古壘一壁走，一壁招呼女侍。女侍們戰戰兢兢跟着，倪古壘把蟬妮抱入自己室中。據女侍們後來出外報告，說王儲以為蟬妮已經死了，像發了狂似的，跪在他身畔。一壁接吻，一壁悲呼。只是嘆，若是蟬妮不幸身死，他一點鐘都不願獨自偷生的。這出事的那天晚上，全城都知道有一個癡狂的無政府黨，打算行刺倪古壘殿下。虧得殿下的少年妻子，在邊頭見了，挺身而前，擋住刺客。殿下沒有受傷，他卻中了一刀。現在宮中傷勢頗重。

這個消息傳佈出去，頓時人民都知道了。簇擁着上宮門邊，探問消息。國王同王后，也到倪古壘宮中問候。直到醫生宣佈王儲的妻子，尚有希望，不致有性命之憂，他們纔走。蟬妮所受之傷，第一星期，出生入死，非常危險。以後兩星期，還是人事不省。受的刀傷還容易診療，內部所受的損傷，醫生很費躊躇。給刺客擲下階去，臂骨已斷。心臟同腦神經，受着極猛烈的震動，也受重傷。若非寬以時日，好好調理，是不易復原的。直到過了三星期，纔有些知覺。伉儷情深，蘇醒過來，第一句問的是倪古壘受傷沒有？現在怎樣了？倪古壘是終日衣不解帶，陪着他，坐在牀前。聽見蟬妮輕輕講話，問起他。他看着蟬妮病得那樣，還一心一意記念他，感激得說不出話來。俯身下去，目中噙着淚，給蟬妮看。蟬妮見了，微微一笑，掙扎着抬起手來，握住倪古壘又睡着了。又將養了一個月，纔能够多講幾句話。有一天八月中，天氣很熱，他身上裹着的綳帶，解掉了不少。看護婦把他扶上一張病人用的有輪牀上，輕輕推入園中，樹蔭下。倪古壘站在牀邊。倪古壘自從蟬妮受傷以後，把他抱入自己房中。自己終日在房中親手侍奉湯藥。一步不肯離開左右。侍從們見他終日愁急的樣子，也都淒然淚下。倪古壘常常對大眾道：「他捨身救護我，幾乎送了自己的命。他這般待我，病到這般，我還有心腸去幹別的事嗎？」有了

這個宣言，日本美國都沒有去。大家也知道他既經有這個決心，就用野馬來拽，也決計拽他不動，所以索性不去勸他。今天卻是他最快樂的日子，因為蟬妮又可以到花園中來了。倪古壘自己扶着輪牀，看護婦把牀推到樹下，同侍從退下去。倪古壘跪在牀邊，向蟬妮道：「親愛的！我告訴你一段新聞。從前我同你說過，我們是永遠不願分離的，現在果然可以不分離了。並且不但如此，我們那些親愛的子民，都愛戴你，都要你。他們都說我的性命，是你救的。你爲着救我，幾乎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們都要你做他們王儲的王妃，不要別人。」蟬妮聽了微笑道：「啊！倪古壘！他們的盛意，確是可感。但是辦不到的。」倪古壘道：「辦得到。爲什麼辦不到呢？並且是已經辦妥的了。蟬妮你不知道，今天我父親得全體閣員，同兩院議員，全國人民的同意，冊封你爲我的王妃。現在你不但不是我親愛的妻子，還是正式妃子了。」蟬妮聽着，真是快樂。把星眸闔上，歡呼一聲。纔知道病愈之後，不必再行設法，脫身遠颺。可以同倪古壘偕老了。倪古壘見他快樂，也是歡喜。輕輕把他摟入懷中。摟得雖鬆，蟬妮卻覺得同到了天國似的，身心都異常舒服。反而有些淚下。倪古壘用嘴唇親着他，啜乾了。又隔了兩星期，蟬妮已可行動。給人民打聽到這個消息，選了一個日子，召集全國代表，到宮前舉行歡迎王妃大典。

全國之人，得到消息，都爭先恐後，無論遠近，派遣代表，來參預這個盛會。到了那天，倪古壘笑吟吟，扶着蟬妮並肩站在宮中廊外。向宮前一望，人聲鼎沸，都是各處來赴會的代表。一見他們夫婦二人出來，軍樂大作，人聲頓時寂靜。肅然而立，三呼萬歲。萬歲之聲剛絕，各處火樹銀花，放起烟火來。這一天莫統那整整熱鬧一天一夜。慶祝之時，國王同王后，因為這一天是人民替倪古壘同蟬妮慶祝，是倪古壘的好日子，所以他們反而站在倪古壘夫婦背後。其實與其說是倪古壘的好日子，實在是蟬妮的好日子。因為若是不為蟬妮也不會舉國若狂到這般。蟬妮聽見人民在那裏喊：「我們的王儲同我們的王妃，萬歲。」心中異常感動。憑着青年精力強壯，就是受些苦楚，也不覺得逾分的快樂，卻有些受不住。玉體站在那裏，有些打戰，話既說不出，笑容也有些勉強。倪古壘怕他倒下去，失了禮。用一只手臂，緊緊將他勾住，方纔可以成禮。歡迎之禮告成，夫婦二人，退入私室。蟬妮彷彿小孩似的，伏在倪古壘懷中，感激涕零的嗚咽道：「我有了什麼功勳，受人民這般愛戴呢？」倪古壘正色道：「蟬妮！你的好處，只有我個人知道。因為你愛我之心，甚於愛你自己。你這般待我，我希望上天垂佑，助我勳力，向上，酬答你。」

贈與尊夫人即清導丸是也因婦人所常患者便秘也而清導丸即係療治便秘之和平良藥便秘去斯頭痛胃呆神疲肝旺亦愈矣

四川秀山郵局王君北雄來書云「鄙人久患便秘以致肝火上升頭痛時發遍嘗各藥殊無效驗後服清導丸便



最佳之禮物

後服清導丸便順神清諸症悉愈一清最妥穩之微利良劑男

女適用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取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剃鬚而得良匠猶覺膚革易傷至若劣匠或則破損容顏或則播傳疾病尤可畏也

如意膏清涼解毒匪特可作剃後香膏而使皮膚舒適且可免除皮膚之播傳舉凡割破燙傷 癩瘡 疔癬 以及其他一切外症均奏



剃鬚瑣語

療治奇功上海大通路東新康里一千一

百六十五號張永華君來書云如意膏已收到適患皮膚發紅塗之甚有效力此藥功效神速予殊欽佩無既凡經售西藥者均有代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盒可也郵力在內

各 大 雜 誌

△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自然 界	英語 週刊	小說 世界	小說 月報	婦女 雜誌	兒童 畫報	兒童 世界	少年 雜誌	學生 雜誌	教育 雜誌	東方 雜誌
介紹科學新知並關於 國內的自然現象自然 物農工調查等的記載	學生界及一般社會補 習英語及自修英語用 之定期刊物	是通俗的小說季刊	為純粹文藝的雜誌	討論婦女問題介紹婦 女常識	文字活潑圖畫優美是 小朋友的恩物是小學 生的益友	是中小學生最好的課外 讀物	換智識的機關	為中等以上學生界交 換智識的機關	供給教育界研究材料 紀述國內外教育消息	評述內外時事介紹最 新學術
每年 出十 冊二 角	每週 一冊 三分	每年 出四 冊	每月 一冊	每月 一冊	每年 出十 冊	每週 一冊	每月 一冊	每月 一冊	每月 一冊	每月 二冊
全年 二元 五分	全年 廿五 冊八 元五 角	不 預 定	全年 一元 九角 五分	全年 二元 四角	全年 六 角	全年 廿五 冊八 元五 角	全年 一元 五角 五分	全年 一元 二角	全年 六角 五分	全年 廿四 冊三 元五 角

載 備 及 不 誌 雜 辦 代 * 費 寄 收 另 不 定 預

THE STORY WORLD

(Issued Season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投寄之稿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三 投寄之稿請附原稿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四 將原稿請附原稿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六 署名之稿在五千元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概
 七 不退還稿惟長篇在五千元以上者如不登載得
 八 因登先聲明致函郵資寄還原稿
 九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十一 酬報之稿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
 十二 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一并聲明
 十三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四 有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五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六 投寄者請選寄上海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小
 十七 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印刷所 小 說 世 界 社
 分售處 上海開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及商務印書館

廣 告 價 目 表

價 目 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 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郵章如有改動得照隨時增減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新彊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費每冊 國 內 二 分 國 外 八 分	每年四冊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正	正	及底面之內面	之底	等第			
	文	圖	而正文首篇對面	外	位			
	後	前	面	面	全			
	二十八元	四十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面半			
	十六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八元		面四分之一			
	十元	十四元						

商務
印書館
影印

同 時 發 售 預 約

陽 曆 六 月 底 截 止

元至治本全相平話三國志
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小說本爲藝文之一，近人認爲於通俗教育，至有關係，尤重視之。吾國通俗小說流行最廣者，當首推三國志演義，世人但讀金聖嘆評點一百二十回之本，僅知爲羅貫中所著，而無由見其真面。明季有李贄音釋圈點三國志演義，爲今本所從出，近時已極罕見。然李氏圈點本，實出於羅貫中之通俗演義，羅氏之通俗本，又出於元代之平話，敝館先收得明弘治通俗演義殘本，訪求二十餘年，今始配成全部。同時又收得元至治建安陳氏刊本全相平話三國志，平話開篇，假託司馬仲相陰間斷獄，而以孔明將星墜管結局，演義則刪去斷獄一段，而增入司馬懿魏各節，源遠流長，具堪徵信。元本流傳海外，吾國且不見箸錄，而弘治本或稱爲經廠所刻，或指爲都察院所刊，亦僅於劉若愚酌中志周弘祖古今書刻見之，哈同祕笈，今敝館同時覓得兩書，影印流通，想研究舊小說者，必以先觀爲快也。

樣 本 索 閱 卽 寄

期 出 書	郵 費	價 約 預	定 價	紙 張	版 式	數 冊	名 書
十八年九月	各行書六角	共十二元	三元	海月二層	華裝六開本	一三全	志三平全
			元十五	連史上等		二四全	義俗志三